秦始皇帝

[illegible]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第一章 落魄(1)
- 第2节：第一章 落魄(2)
- 第3节：第一章 落魄(3)
- 第4节：第一章 落魄(4)
- 第5节：第二章 拉拉(1)
- 第6节：第二章 拉拉(2)
- 第7节：第二章 拉拉(3)
- 第8节：第三章 相逢不相识(1)
- 第9节：第三章 相逢不相识(2)
- 第10节：第三章 相逢不相识(3)
- 第11节：第三章 相逢不相识(4)
- 第12节：第三章 相逢不相识(5)
- 第13节：第四章 秘密的来访者(1)
- 第14节：第四章 秘密的来访者(2)
- 第15节：第四章 秘密的来访者(3)
- 第16节：第五章 亚述王的阴谋(1)
- 第17节：第五章 亚述王的阴谋(2)
- 第18节：第五章 亚述王的阴谋(3)
- 第19节：第五章 亚述王的阴谋(4)
- 第20节：第六章 鲁纳斯的失算(1)
- 第21节：第六章 鲁纳斯的失算(2)
- 第22节：第六章 鲁纳斯的失算(3)
- 第23节：第六章 鲁纳斯的失算(4)
- 第24节：第七章 毒杀之谜(1)
- 第25节：第七章 毒杀之谜(2)
- 第26节：第七章 毒杀之谜(3)
- 第27节：第七章 毒杀之谜(4)
- 第28节：第七章 毒杀之谜(5)
- 第29节：第七章 毒杀之谜(6)
- 第30节：第八章 阴谋下的合作(1)

- 第31节：第八章 阴谋下的合作(2)
- 第32节：第八章 阴谋下的合作(3)
- 第33节：第九章 露娜的棋语(1)
- 第34节：第九章 露娜的棋语(2)
- 第35节：第九章 露娜的棋语(3)
- 第36节：第九章 露娜的棋语(4)
- 第37节：第十章 摊牌(1)
- 第38节：第十章 摊牌(2)
- 第39节：第十章 摊牌(3)
- 第40节：第十章 摊牌(4)
- 第41节：第一章 统一阵线(1)
- 第42节：第一章 统一阵线(2)
- 第43节：第一章 统一阵线(3)
- 第44节：第一章 统一阵线(4)
- 第45节：第一章 统一阵线(5)
- 第46节：第二章 离别赠言(1)
- 第47节：第二章 离别赠言(2)
- 第48节：第二章 离别赠言(3)
- 第49节：第二章 离别赠言(4)
- 第50节：第二章 离别赠言(5)

第1节：第一章 落魄(1)

卷一沙漠囚月篇

第一章落魄

他们从未见过这么美丽的男人，因而忽略了他此刻的落魄和衣衫褴褛。

公元前1325年11月。

沙漠帝国——埃勃拉为皇帝鲁纳斯·尤拉三世迎娶皇妃而举国欢腾，全国上下洋溢着热火朝天的欢庆气氛，整整三日三夜，喧闹声都未曾停歇过。

婚礼大典结束后，埃勃拉城的街市里依然残留着些许余热，小贩们热情高涨，笑颜久久未去，好似娶老婆的是他们，整个街道上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好不热闹。

突然，这热闹非凡的场面却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而停止了，不管男女老幼都为他的出现而屏住了呼吸。

神啊，是欧福里翁（Euphorion）①出现了吗？又或者说是恩底弥翁（Ensymion）②降临人间了？

他及肩的长发就像皎洁的月光，紫色的眸子像最清澈的水晶，白皙的皮肤上透着粉嫩的色泽，全身上下都散发着洁净的气质，就像刚从天上下凡的神，不染一丝的凡尘味儿。

他们从未见过这么美丽的男人，因而忽略了他此刻的落魄和衣衫褴褛。

他挺拔地站在人群中，人们自动分别立在他的两侧，像是要给他让路，紧接着，人群里有一些少女开始尖叫，有一些则呼吸困难，更有一些直接晕倒。

场面一下子混乱起来。

因为他真的太美丽，美丽得都有些罪过了。

不是吧，又来了？

美丽的男人——阿尔玛蹙眉看着眼前混乱的场面，嘴角在抽搐，第101次为自己的长相感到苦恼，仅仅0?1秒后，他就被站在前方45°角处的某个人手上的食物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

咕噜噜……他的肚子因为饥饿而吟唱。

呃……他好饿，真的好饿！

咕噜噜……咕噜噜……

他就快饿昏了。

正这么想着，他一直注视着的食物突然出现在了他的眼皮子底下，诱人的香味直蹿入他的鼻子，他抬起头，看着拿着食物的人。

“吃吧！”拿着食物的当然是个女性，正眼冒桃心地看着他。

他第N次考虑要不要接过食物的时候，眼前的场面又混乱起来，人群里但凡女性都不约而同地冲向卖食物的摊贩，几乎将小摊上的食物一扫而空。

“吃我的！”

“不，吃我的！”

“滚开，别挡道，你这个丑八怪。”

“你才是丑八怪，你这头母猪！”

场面更混乱了，不，应该是彻底乱了。

姑娘们、妇女们打成了一团，互相推搡，扯头发，抠眼睛。在叫骂声中，好多好多食物在阿尔玛面前空降下来。

阿尔玛赶紧盘腿坐在地上，开始大快朵颐——填饱肚子要紧。

该死的神眼，光让他长大，又不准他告诉任何人他的真实身份，以至于他身上半毛钱都没有，就这样从赫梯来到埃勃拉。

亏了他有这张美丽的脸孔。

母后，长得像你，真是太好了！

等他吃饱喝足了，眼前的混乱仍在持续升温中，他不得不暗叹，美丽是种罪恶，但可以利用它免费填饱肚子。

他是不是该上前去制止？呃，还是不要了，女人真的很恐怖。

像上次在坷垃玛，有个女人为了要嫁给他，拿着菜刀追着他跑。还有上上次，在埃勃拉的边境城市齐卢鲁，一群女人为了他打群架，连头发都被对方给拔光了。

还有很多事，想起来他的背脊就发凉。还是赶紧离开比较好，他已经来到埃勃拉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怎么混进皇宫。

他刚想提脚离开，暴乱中的女性们似乎留意到了，齐刷刷地用眼睛盯着他。

他顿时冷汗直冒，她们野兽般的眼睛让他汗毛直竖起来，下一秒钟，他拔腿就跑。

“不要走！”

刚才还在打群架的女人们立刻追了上去。

救命啊！

阿尔玛边跑边在心里哀叫，为什么女人都喜欢这样追着他跑呢?

讨厌啦，他发誓等找到了母后，他就再也不要长大了。还有，除了母后，他再也不要接近任何女人了。

或许是吃饱了，他有了体力，跑得飞快，渐渐地与身后追着他跑的女人们拉开了距离。他找了一个空当，转了个弯，躲进某个阴暗的角落里，而那群女人却没有发现他，直直地往前面跑了过去。

第2节：第一章 落魄(2)

安全了！他捂着胸口松了一口气。

他探出脑袋察看四周，发现没有女人了，才敢露出半边脸，但很快又缩了回来，因为他美丽的脸实在是太显眼的目标，难保不会再遭受到一次追击。

他打算到天黑时再出去，看了看周边，他发现不知不觉已经离埃勃拉的皇宫很近了，不禁思索着要怎么进去，总不可能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进去吧。

他之所以认为母后会在埃勃拉，是因为那个假扮母后的女人出现之前，他曾听过一个传闻——埃勃拉里有一个女人让干旱了几个月的城市下了雨。后来奥利将军和卡鲁伊将军也因为这个传闻赶往埃勃拉打听母后的消息，却没想到在半路上让人给转移了视线，将假的母后带回了赫梯。这个传闻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他笃定那个让埃勃拉下雨的女人就是母后，因为只有他的母后才可以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再次探出脑袋，他看着眼前雄伟的皇宫，那绵长的城墙少说也有十四五米高，翻墙进去是不可能的。原以为那个什么神眼会给他一点儿有用的东西，哪知道除了自己长大以外，至今他都没发现有什么其他的能力，害得他这一路上受了不少的苦——又没钱，还被女人追，幸亏他聪明，要不然死在半路上都没人知道，真是气死人了。

看来，要想进皇宫，就只有想其他办法了。

“听说了吗？拉拉小姐又发脾气了，把拉曼神殿的小神官给鞭责致死了。”

皇宫的侧门处，侍卫们刚巧换班，准备去休息的两个侍卫经过阿尔玛躲藏的角落，边走边说起了今天听到的一些八卦。

“我也听说了。小神官说了几句新皇妃有多美丽之类的话，刚巧被拉拉小姐听到，就被……”走在左边的侍卫哆嗦了一下，似乎对这位名

叫拉拉的小姐心有余悸。

“那是当然的，拉拉小姐自小就爱慕陛下，谁知这次为了帕卡拉祭典去玛拿斋戒的时候，皇帝陛下竟然纳妃了，她还能不生气？”

侍卫们口里的拉拉小姐，全名为拉拉·摩纳，是埃勃拉主神——九头巨蟒拉曼的神殿大祭司辛克斯·摩纳的女儿。她不仅是贵族之女，同时也是位女祭司，有着尊贵的地位。她自小就爱慕着埃勃拉皇帝，期盼有一日能成为他的皇妃，为其诞下子嗣。

帕卡拉祭典是为了国家能在来年谷物丰收、和平富饶而举办的大型酬神祭典。帕卡拉是埃勃拉唯一的女神，象征着富饶与和平，主持祭典的拉拉便是帕卡拉女神的代言者，因此她会在祭典前斋戒六个月，以此表达对神的尊敬，却没想到此次斋戒回来，她的美梦被打碎了。

埃勃拉皇帝不仅迎娶了皇妃，而且那个女人即将诞下子嗣。

在此双重打击之下，向来坏脾气的拉拉更是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只因为拉曼神殿里的小神官对新皇妃赞美了几句，就被她用莫须有的罪名给鞭责致死。谁都知道她这是在发泄，但没人敢站出来将她定罪，因为她身后还有一个在埃勃拉的地位仅次于皇帝的大祭司父亲，而且她心高气傲，除了正妃的位子，对侧妃的身份完全不屑一顾。

“缺了一个小神官，那下个月的拉曼神祭典要怎么办？”

“听说拉拉小姐正在找人来代替。”

“代替？那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找得到人的，谁不知道拉拉小姐的眼光挑剔得很，能入她法眼的美男子可不多。”

每年十二月，埃勃拉便会举行拉曼神祭典，因为拉曼神不仅是埃勃拉的主神，也是守护神，这个祭典可以说比帕卡拉祭典还要重要。本来死了一个小神官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问题是死掉的小神官刚巧被选为这次祭典的神言者③。而被选为神言者的神官，必须是要让女神都赞叹的美男子。

“我跟你说，很多拉曼神殿的神官都和拉拉小姐有暧昧。”看门的工作做久了，难免乏味，时不时地会说些八卦。

“我也听说了，嘿嘿……”另一个侍卫淫笑道。

两人渐渐走远，直到听不见声音了，躲在暗处的阿尔玛才走了出来。

美男？神官？神殿？

第3节：第一章 落魄(3)

他眼里流露出狡黠的光芒。呵呵……美男！

有办法进皇宫了！

对于阿尔玛来说，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埃勃拉，要见到一个有女神般地位的女人可不简单。不要说见到她人了，他没迷路就已经很不错了。

呵呵，谁让他是阿尔缇妮斯的儿子呢，不但继承了她的美丽，连那股聪明劲儿也是百分之百地遗传了。如果当一条路走不通的时候，自己再开掘一条路不就行了。

试问他现在全身上下最有利的武器是什么？答案就是这张让女人疯狂的脸。

一个微笑，一个飞吻，就能把两个专门负责出宫采购食物的侍女迷得连她们的老妈姓什么都忘记了，因此，想要知道拉拉·摩纳经常在哪儿出入又有何难？不难，真的一点儿都不难！他不仅得到了答案，还附带获得了三天三夜都吃不完的食物。

只是……

阿尔玛躲在埃勃拉四大贵族之一——犹塔家族府邸前的拐角处，正努力擦拭着脸上的口红印记。

恶心！他脸上的表情充分地表达了这两个字。但是值得！

他紫色的眸子骨碌碌地转着，一眨不眨地盯着犹塔家的府邸。从先前的美男计中他了解到，自从拉拉·摩纳得知埃勃拉皇帝娶了皇妃后，就时常来犹塔家串门子。

这个犹塔家族，在埃勃拉算是赫赫有名的，连着三代都出了近卫长官（武官的最高军衔）。这一代的当家人名叫比萨亚·犹塔，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二十五岁就当上了近卫长官，并娶了同是埃勃拉四大贵族之一的米玛家的长女为妻。这位近卫长官夫人和拉拉·摩纳是从小一

起长大的闺中密友，关系好得不得了，因此拉拉·摩纳来这儿不只是串门子如此简单，而是借着看望好友来大吐心中的闷气的。

算算时间，拉拉·摩纳也该出来了。

阿尔玛正想着，犹塔家族府邸的巨大石门被打开来，先走出两个侍女打扮的年轻女子，跟着走出来的是一个个子很娇小的女人，她似乎正在和门里的人说话。她背对着阿尔玛，因此无法看清她的容貌，倒是那头长及小腿的头发格外引人注意，乌黑如墨，光泽如缎，随风舞动，那发丝是何等的柔软。

侍女们曾说过拉拉·摩纳有一头美丽的黑发，个子也很娇小。

不会错，一定是她。

问题是要怎么让她注意到他的存在呢？而且绝不能让她看出自己是刻意的，否则很容易就会被怀疑，毕竟神官可以自由出入皇宫，只要稍有被怀疑，就会前功尽弃。

阿尔玛脑中灵光一现。

有了！只要偶遇就可以了。

比如……

正当拉拉·摩纳走出石门，步上大街时，眼前突然一黑，接着被猛地一撞击，她飞了出去。

“小姐！”两名侍女急忙跑过去，将被撞得七荤八素的拉拉扶起来。见她无事，两个侍女才松了口气，立马转头怒视着始作俑者，但当看到那张比天神还要俊美的脸孔时，她们的怒视变成了惊艳，怒骂变成了抽气声。

这个世上竟有如此容貌出尘和气质洁净的男人。

鲜红色的桃心从她们的眼眶里弹跳而出，彻底陷入痴迷境界。

哈哈哈……阿尔玛幼小的心中升起了一股身为美男子的优越感。

果然，没有女人能抵抗得了他的魅力。

“谁竟然如此大胆！”一声娇叱打断了阿尔玛亢奋的情绪。

拉拉·摩纳双目怒气逼人地扫向阿尔玛。

同一时刻，阿尔玛闪着小鹿班比似的双眼——当然是故意的，水汪汪地、略带点儿无辜地看向拉拉。

这一下，他愣住了。

咦？这就是恶名昭著的拉拉·摩纳？！

不是吧！阿尔玛的眼睛瞪着前方娇小无比的少女，她圆圆的脸粉嫩粉嫩的，又圆又大的黑色眼睛，晶亮得像上等的黑曜石，秀气小巧的鼻子下是一张粉嘟嘟的小嘴。她正鼓着腮帮子，模样可爱极了，让人忍不住想要捏捏她。

恶名昭著？尖酸刻薄？任性跋扈？她吗？完全不搭边嘛！

呃，他会不会认错人了？

至于拉拉·摩纳，当她看清楚阿尔玛的长相时，又大又圆的眼睛变得更大更圆了。

第4节：第一章 落魄(4)

她第一次看到美得如此与众不同的男人。皇帝陛下也很美，但美得妖冶，美得让人窒息，是一种致命的美丽。可是眼前的这个男子美得很纯净，就像水晶一般，她似乎能看到无数的白色羽毛在他周围飞舞，有种神圣的美。

等阿尔玛反应过来时，她已经走到了他的面前。她的身高还未及他的胸，此刻正抬起头仰视着他。

“你叫什么名字？”

名字？惨了，完全忘记要给自己取个名字了。

“阿……阿鲁！”阿尔玛说完就后悔了，干吗要叫狗的名字？唉，算了，随便啦，只要不叫阿尔玛就行。

“好吧，阿鲁！”拉拉·摩纳展开无比可爱的笑容，“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人了。”

阿尔玛显得措手不及。不是吧，她这么快就上钩了？

注释：

①欧福里翁（Euphorion）：希腊神话中阿喀琉斯和海伦的儿子，俊美绝伦的少年，为宙斯所喜爱。

②恩底弥翁（Ensymion）：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塞勒涅使他长眠于山洞中，以便经常去吻这个熟睡的俊美青年。

③古代埃勃拉会由神官假扮拉曼神的九个蛇头，说出吉祥的话，以此祝福国家昌盛繁荣。

第5节：第二章 拉拉(1)

第二章拉拉

阿尔玛额际渗出一滴豆大的汗珠，看着她自顾自地傻笑，这女人是太蠢，还是太善良了呢?

辛克斯·摩纳也就是拉拉的父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大祭司，在埃勃拉的声望极高，却有着一张与大祭司这个职位完全不相符的脸——娃娃脸。他白白的皮肤，圆圆的脸，总是笑呵呵的。一双圆圆的眼睛，若不仔细看，还真难觉出其中饱含的睿智。更滑稽的是，他有一张比女人还女人的樱桃小口。因为娃娃脸的关系，虽然他头发已经花白，但看起来总是比实际年龄小很多，怎么看都像个三十几岁的男人，但其实他已经是奔六十的人了。

当他看到最宠爱的小女儿带着一个男人大摇大摆地走进拉曼神殿时，娃娃般的脸孔瞬间挤成了一团。

“父亲大人，我找到代替布拉卡的人了。”一见到父亲，拉拉·摩纳欢快地跑向他，她嘴里的布拉卡就是那个死掉的小神官。

说着，拉拉娇小的身子快速扑向辛克斯，两张可爱的娃娃脸瞬间碰撞在了一起，那情景就像两只长着五官的包子在互相揉挤对方。

“这个男人是谁？”辛克斯的右手食指指向阿尔玛。

“阿鲁，我捡来的。”拉拉可爱的小脸磨蹭着辛克斯同样可爱的脸。

捡来的？！这下阿尔玛的脸也挤成了一团，他又不是被遗弃的小狗。

辛克斯板起脸来，“我不是说过不准你再随便和男人接近吗？”

“为什么不可以？反正我的名声已经那样了，我又不打算嫁人。”她似乎知道自己的名声很臭。

“胡说！我辛克斯的女儿一定能出嫁，而且必须嫁得风风光光。”辛克斯很努力地纠正她消极的态度。

“除了陛下，我谁也不嫁。”拉拉嘟起嘴，神情却显得有些沮丧，“陛下已经娶了皇妃了，所以我终身不嫁。”

“拉拉，你怎么这么固执？”辛克斯白胖胖的脸上有着心疼，也有着无奈。他知道女儿自小就爱慕着皇帝陛下，却不屑于做侧室，她已经十八岁了，她的姐姐们都已经是好几个孩子的母亲了。

“像父亲您啊。”拉拉露出笑脸，“您不就是最喜欢我这点吗？”

辛克斯虽然张着一张娃娃脸，可年轻的时候也颇为风流倜傥，可爱到让女人趋之若鹜。他总共有十三个老婆，育有九个女儿，拉拉是最小的，其他女儿都长得像母亲，就拉拉继承了他的娃娃脸，可爱得让他当成了宝，不仅如此，她连他的牛脾气也一并继承了，就是认死理。

辛克斯被她堵得没话可说，只好瞪着阿尔玛。

被他这么一瞪，阿尔玛觉得很想笑，本来就很圆的眼睛，瞪大的时候更圆了，一点儿威慑力都没有，只会让人觉得很逗。

辛克斯细细打量阿尔玛，突然觉得他有些眼熟，“我是不是哪里见过你？”

阿尔玛心里咯噔了一下，“没有，我第一次来埃勃拉。”他这才想到自己的这张脸有利也有弊，最大的坏处就是太像母后了，身为大祭司的辛克斯经常出入皇宫，一定见过母后。

“他是不是长得很漂亮？”拉拉像献宝似的说道。

辛克斯上上下下来回地打量着阿尔玛，他虽然长着娃娃脸，可脑子不属于娃娃级别，对于一个陌生人，他自然需要警惕一些。

“你是哪里人？来埃勃拉干什么？”

这些问题阿尔玛倒是都有准备过，很快回答道：“米特人，来经商的。”

“你可不像一个生意人。”这孩子虽然衣衫褴褛，可全身上下都有一种很尊贵的气质，一点儿也没有身为商人该有的市侩。

“很多人都这么说，所以……”他耸了耸肩，然后比了比自己身上的破烂衣裳，“所以才会如此落魄。”

“既然经商失败，为什么不回到自己的国家？”

阿尔玛本来想说自己父母双亡，一来可以博取同情，二来可以表示他无处可去，但这样说实在有违他对母亲的感情，只好换一种说法，“我只有母亲，父亲在我出生时就去世了。”父皇就无所谓了。

呵呵，单亲家庭，也很可怜，尤其在这种男尊女卑的时代。

他垂下眼帘继续说道：“经商是为了能让母亲过更好的生活，可是现在……我不想让母亲失望。”他语气悲哀，谁听了都会认为他是个大孝子。

“真可怜。”拉拉都快哭了，扯着辛克斯的衣袖，“父亲，留下他吧，反正我们正缺一个小神官。”

听闻，阿尔玛更是趁热打铁，“我很需要钱，请大祭司留下我吧。”他言辞热忱，就差没下跪磕头了。

“父亲……”拉拉央求着。

“拉拉，他是个陌生人，神官是可以随时出入皇宫的，万一……他要是敌国的奸细怎么办？”辛克斯还没打消对阿尔玛的顾虑。

拉拉辩驳道：“怎么会！你看他哪里像奸细？他只是长得漂亮了点儿。可是，父亲，你仔细看他，能找出一点儿男人的味道吗？完全没有嘛！”

□天霹雳！

完全没有男人味儿这句话，好似一块巨大的石头砸在了阿尔玛的脑袋上。

谁说他没有男人味儿了？

虽然他本质上只有三岁半，好歹也是个男生，被一个女人说他长大后的模样没有男人味儿，这……这太伤人自尊心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没有男人味儿和是不是奸细有什么关系？

阿尔玛来回打量着正和辛克斯据理力争的拉拉，这女人与外界的传言真是完全两样嘛。

似乎是被拉拉的“缠功”弄得头疼了，辛克斯很想就此妥协，但身为大祭司，绝不可以让自己的国家陷入任何危机之中，他思考着要如何打消宝贝女儿的决定。

想了想，他突然说：“拉拉，他也不一定可以做小神官。”

“为什么？”拉拉眨巴着眼睛看着父亲。

“你确定他是个处男吗？”

“咦？”拉拉愣住了。

至于阿尔玛，听见两人的对话后也傻了。

处……处男？！

“拉拉，身为阿曼神的代言者，为了表示尊敬，新入的小神官都必须是纯洁的。”

古时候的埃勃拉，为表达对阿曼神的崇敬，新入的神官都必须是处男，意为全心全意地奉献。满三年后，小神官便可不用守戒条，甚至可以婚配，其意是为了能够诞下子孙，永远地侍奉阿曼神。

拉拉愣了一会儿，然后蹙眉看向阿尔玛，回答道：“那检验一下不就可以了。”

辛克斯欣然说道：“那好，如果他不是处男，你就必须让他离开埃勃拉。”

拉拉点头。

辛克斯似乎笃定阿尔玛不会是处男。为什么呢？因为这小子长得太漂亮了，连男人都会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这样漂亮的成年男人，一定会吸引很多女人，就像年轻时候的他一样，一次把持不住，就会……更何况，他左耳际的口红印还没擦干净呢。

“为了表示公正，我亲自来检验。”拉拉说道。

阿尔玛听后下巴都快掉下来了，满头的冷汗。处男的意思，他还是了解的。他看起来有二十来岁，可是实际上才三岁半，当然是个童

子，但是检验……

怎么检验？扒了他的裤子吗？还是由一个女人亲自操刀！

第6节：第二章 拉拉(2)

“阿鲁，你过来。”拉拉向他勾勾手指。

阿尔玛有些却步，可是想到母后……他一咬牙，为了母后，什么都是值得的！他重重地往前跨了一步。

来吧，来吧，我不怕。为了母后，我什么都不怕！

55555……

“你干什么一副苦瓜脸？”拉拉莫名其妙地看着阿尔玛紧闭双眼，一副随便你蹂躏的模样。

阿尔玛睁开眼睛，便看见拉拉吩咐侍女取来一只盛满白色羽毛的篮子。

“这是……”

“检验你是不是纯洁的工具。”

接着，拉拉让他坐在一张椅子上，再由侍女捧着盛满羽毛的篮子，半跪在他面前。篮子距离他只有半寸，到达他的鼻尖处。

正当阿尔玛更觉得疑惑时，拉拉拿起一根羽毛，在他的鼻孔处来回搔痒。

阿尔玛只觉得鼻子好痒，反射性地打出一个喷嚏。

“阿嚏——”

等他连打了三个喷嚏，连眼泪都流出来时，只见拉拉看着篮子里的羽毛，那些羽毛只是抖了抖，其他什么反应都没有，她随即兴高采烈地叫道：“父亲，这家伙是纯洁的。”

辛克斯早已瞪大了眼睛，一脸的不可置信。

拉拉正色道：“凡是处子必定气轻，反之气浊。你看，阿鲁打喷嚏的时候，连羽毛都吹不起来，很显然他还是纯洁的。”

阿尔玛轻拭鼻尖，终于明白检验的方式是怎么回事了。

虚惊一场！

倒是辛克斯还是那副难以置信的表情。但是话已经说出口了，他不能反悔，面对兴高采烈的女儿，他只能怒视着阿尔玛。

阿尔玛从他的眼睛中好像看到了“鄙视”二字。

辛克斯似乎在用眼神很鄙视地说着：你是所有男人的耻辱。

呃，但不管怎么说，阿尔玛的计划彻底成功，他当上了埃勃拉阿曼神殿的小神官！

当上小神官后，阿尔玛并没有直接进宫，可能是辛克斯还没有完全相信他。他被派遣到神殿里做杂役，连着两日擦拭着神殿里的每一尊神像。

他有些着急了，因为时间就这样一点点过去，他要何时才能进宫啊？

“阿鲁，你专心一点儿。”和他同样是小神官的莫沙督促道。

“好，我知道。”阿尔玛很用力地擦拭着神像，恨不得连金色的漆都能擦掉。

莫沙是辛克斯派来教导他礼仪的，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是监视也未尝不可。莫沙的资历已经很老了，为人很热情，对他很礼遇，并不是趾高气扬的态度，否则他日子肯定不好过。

“你今天怎么了？唉声叹气的，枉费了你有张美丽的脸孔。”既然是小神官，莫沙当然也是个美男子，唇红齿白，相当秀气，但是和阿尔玛一比较，还是差了一大截，不过他也不嫉妒，男人可不是用美貌来衡量的。

“没什么，只是觉得每天擦神像，有点儿无聊。”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呢。

“这是对神的敬意，你不可以这样说。你现在是神官，要饱含对神的敬仰，这是你的工作。”

“是，是。”破神像！他在心里骂道。

“你应该感到骄傲，你可是拉拉小姐亲自选上的。”莫沙的口气似乎有些羡慕。

“你不也是吗？”

莫沙摇头，“那不一样，我本来就是神官的后代。以往的小神官都是俊美的男人，其后代自然继承了优良的基因，能被选上自是情理之中，可是你不一样，你又不是神官的后代。”

“噢！”阿尔玛可没有半点儿欣喜，倒是听出莫沙对拉拉似乎很崇敬，这就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不是说她任性又跋扈、尖酸又刻薄吗？还将一个小神官鞭责致死，怎么这些人还对她如此崇敬？

不只是莫沙，这两天在神殿接触到的侍女和侍卫似乎对拉拉都很尊敬。

“你对拉拉小姐看起来很尊敬。”

“那是当然的。”莫沙显得理所当然，但见到阿尔玛一副无法苟同的模样，便有些生气，“你一定是听了外头那些传言是吧？我跟你说，那些都是假的。”

“假的？”阿尔玛愕然道。

“没错。拉拉小姐可不像外界传言的那样，她是个好姑娘。”莫沙像是最忠诚的仆人，无法容忍别人对主人一丁点儿的侮辱，语气充满了愤愤不平。

第7节：第二章 拉拉(3)

“可我听说她打死了一个小神官。”要不小神官的位子还轮不到他呢！

“这个啊，我跟你说……”莫沙放下手里的抹布，拉着阿尔玛坐到一旁，“那天我也在场，当时布拉卡说了几句赞美新皇妃的话，拉拉小姐气疯了，但只打了他一下，事后就后悔了，赶忙找了御医来看布拉卡。其实本来一点儿事情都没有，可是那天晚上，布拉卡和……”莫沙顿了一下，“他和别人偷情，结果被那女人的丈夫知道了，遭到了一顿毒打，结果伤重不治就死了。”

“那为什么后来会被传言成是拉拉小姐打死了布拉卡？”

莫沙叹了一口气，“布拉卡有个一岁大的儿子，你知道神官的位子是可以世袭的，如果这件丑事被人知道了，那么布拉卡的神官位子就会被剔除，到时他的儿子也会被牵连，不要说做神官了，可能还会因为父亲的罪责而沦为奴隶。”

在古代，再婚是可以的，但是绝对不允许偷情，尤其是神官，如果被发现偷情，那就是侮辱了神，祸及家族。

“拉拉小姐不想那个孩子受苦，所以就让我们说是她打死的。”莫沙的口气充满了感激。

“哎？那……那个……”阿尔玛想起看门侍卫说拉拉和每个神官都有暧昧的事情，但是看着莫沙又很难说出口。

莫沙了然地说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说我们是不是都和拉拉小姐上过床。”

阿尔玛干笑道：“抱歉，我只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莫沙白了他一眼，随即叹道：“这个是拉拉小姐自己传出去的。”

“什么？”阿尔玛惊叫道，有哪个女人会这样诋毁自己的贞洁？虽然他不太明白女人的贞洁到底有多重要，但是听母后说很重要就是了。

莫沙示意他少安毋躁，“拉拉小姐很爱陛下，从小就发誓非陛下不嫁，但陛下却当拉拉小姐是妹妹。拉拉小姐满十二岁的时候，她的地位和身份让众多贵族趋之若鹜，纷纷前来求亲，辛克斯大人也打算在这些贵族里选择一个良婿，可是拉拉小姐怎么也不同意，就想了个办法——逼迫我们这些神官假装和她相好，让别人以为她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时间一长，果然那些贵族都不再来了。”

“难道她就没想过皇帝陛下也会以为她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吗？”所谓“一犬吠人，百犬吠日”，假的都能变成真的。

莫沙苦笑道：“这就是拉拉小姐。”

“什么意思？”

“她很单纯，而且迷糊，有时候往往为了一件事情，而完全忽略了更重要的事情。你见过她的，你应该知道。”莫沙又把问题丢回给他。

阿尔玛眨巴着眼睛，也就是说，这个女人和她的长相一样——脑子也是娃娃级的。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阿尔玛也更多地了解了拉拉是什么样的女人。她虽然任性，但不会伤害人，只是刀子嘴豆腐心；水性杨花，那就更谈不上了，她除了皇帝之外，对其他男人一概不屑；喜欢美男，纯粹是作为女神的职责；冲动的时候会不计较后果，而且感情丰沛，很容易相信人，也容易上当受骗。

正聊着，拉拉就像火车头一样冲了进来。

“阿鲁，快跟我进宫，有活干了！”

第8节：第三章 相逢不相识(1)

第三章相逢不相识

母后就近在咫尺，可是……他偷偷抬眼，那层碍眼的纱幔阻挡了他的视线，只能隐约看到她的轮廓。

埃勃拉的皇宫就像一个巨大的迷宫，如果没有人带路，进入者绝对会迷路，运气好的可能是饿死，运气差的就被逮个正着，直接被杀。

跟在拉拉身后的阿尔玛已经穿上了十分正统的埃勃拉神官服饰——铜制的蛇面头盔将他整个脑袋都包裹住，只露出一对灵活的紫眸，宽大的、直筒式的白色长衫，脚上是新编的咖啡色草履，每走一步，他都觉得脖子疼，就快支撑不住脑袋上那沉甸甸的东西了。

他不得不停下来歇一下，将脑袋瓜子上的铜制头盔取下来，十分怨怼地看着这个少说也有二十来斤的蛇面头盔。这副头盔制作精细，上面的蛇栩栩如生，看着就让人心头发寒，感觉像是一个活生生的蛇头似的。

转了转脖子，他看着眼前这七拐八绕的殿廊，总觉得走来走去的都像是在原地打转，一样的摆设，一样的景物，像是不断地重复着先前走过的路，而每一次转弯，都会出现岔路，如果没有拉拉在前头带路，他根本不知道该走哪条。

拉拉回头见到阿尔玛拉下了一大截，还在东张西望的，便催促道：“你干什么呢？赶快跟上。”

被拉拉这么一催促，阿尔玛又忘记刚才是左转弯还是右转弯了。看来如果不是长期在皇宫里走动的人，要在这里穿梭自如，是绝对不可能的。

想到此，他垮下了双肩。

“你精神一点儿，快跟我走。”拉拉自然不知道阿尔玛脑袋瓜子里正在思考的事情，带他进宫是为了让他尽快学会要在祭典上做的事

情，可他一副愁苦的脸孔，哪像是个干活的人。

“是！”阿尔玛赶忙将头盔戴上，立马觉得头重脚轻，差点儿站不稳，“好重……”他不禁咕哝道。

拉拉耳尖地听到了，瞪了他一眼，“你该觉得高兴才对，这个头盔，你以为是谁都能戴的吗？”

这样的头盔一共有九个，是仿造拉曼神的九个蛇头制造的，只有被选出的代表这九个蛇头的小神官才能佩戴，是身份的象征。

“机灵点儿，这里是皇宫，稍有不慎，就会有人找你的碴，特别是那些老神官，就喜欢欺负你这种新人。他们个个都是老狐狸，如果觉得你不讨喜，便会想尽办法地欺负你。”

“那小姐还让我进宫？”这不是害他吗。

“因为你是我选上的人，我当然要多照顾你一些。”拉拉正色道，“让你做事，就是给你机会出人头地，难道你不想吗？难道还想让你在家乡的母亲过苦日子？”

看来拉拉是完全相信了他说的那些谎话。

“谢谢拉拉小姐。”现在他只能这么说。

“明白就好，你放心，我会好好保护你的，只要你好好做，就一定能出人头地，你母亲一定会为有你这样的好儿子而感到欣慰。到时候你发达了，可以把你的母亲接到埃勃拉来，你们就可以继续母慈子孝了。”

拉拉的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芒，双手捧着自己的脸，甚是感动，那样子仿佛进入了某种虚拟的境界，她自我陶醉地说道：“噢，那会是多好的一幅画面，我又做了一件好事。”

阿尔玛额际渗出一滴豆大的汗珠，看着她自顾自地傻笑，这女人是太蠢，还是太善良了呢？

不过，若非她，他也无法如此安全又轻松地进入皇宫。接下来，他先要设法找到母后。

可惜，还没等他想办法找到阿尔缇妮斯，他就已经累得够戗了。

那些皇宫里的大神官个个趾高气扬，指手画脚地编派事情给他做，一会儿搬神像，一会儿擦地板，一会儿又要送吃的和喝的。他还戴着沉重的蛇头头盔，累得像只老牛一样直喘气。而那个说要好好照顾他的拉拉，带他到神殿后，就把他给撇下了，害他只好拼命地隐忍。

等他救出母后，非把这些老家伙给灭了！

累了一个下午，他腰酸背疼，趁着用晚膳的时候，悄悄地溜出神殿，准备找个隐蔽的地方，好好躺一会儿，否则他铁定会废掉。

东转一下，西转一下，他也不知道自己走到哪儿了，只见不远的转角处有一排整齐的灌木丛。

咦？沙漠里能长出这么翠绿的灌木丛，还真是不容易啊！

那些灌木丛的高度大概到成年男子的胸部，被修剪得十分整齐，密布得像一堵矮墙，将另一头的一座宫殿包围，隔出了一份幽静和隐秘。

阿尔玛四处张望，没发现什么人，不由得贼笑了一下。

看来这里正是一个休息的好地方！

正想走过去，他眼角的余光瞥见拉拉正从另一头的转角处走来，并鬼鬼祟祟地来回张望。

阿尔玛的脑子里闪出了一个问号：这女人干什么呢？

只见她在觉得没人的情况下，走到那片灌木丛边，扒开些许树枝，像是在偷看什么。

她在看什么？阿尔玛甚是疑惑，不由得走近她。他的脚步声惊动了正在偷窥的拉拉，她吓了一跳，没想到还有其他人，一见是他，便松了一口气。

第9节：第三章 相逢不相识(2)

“拉拉小姐，您在干什么？”

“嘘！”拉拉的食指放在唇上，拉着他蹲下。

“拉……”阿尔玛蹲下后刚想询问，便听到了熟悉得令他心灵都颤动的声音。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能不能不要跟着我？”有些冷清的声音中不难听出夹杂着一丝不耐烦。

阿尔玛不说话，心却澎湃不已，这是……这是母后的声音！

“我怕你累着了。”回话的是一个成年男子的声音，感性而温柔。

“你很讨厌。”冷清的声音转为愤怒。

“要喝些葡萄汁吗？”男人似乎故意忽略对方的愤怒，将话题转移。

“……”

两人没了声音，阿尔玛却焦急难耐，慌忙扒开些许灌木丛的枝叶，和拉拉先前一样，将整个脑袋都伸了进去。隔着翠绿的灌木枝叶，他看到了最熟悉的身影——那绾起来的银色发丝，婀娜的背影，是那么的熟悉。他的眼眶逐渐湿润，视线变得模糊起来。

是母后，真的是母后！

这一边，鲁纳斯和阿尔缇妮斯都没发现阿尔玛和拉拉在偷窥。身着白色纱裙的阿尔缇妮斯，除了有些黑眼圈以外，依然美得惊人。白皙得没有任何瑕疵的脸颊因为愤怒而微微泛红，就像是抹了一层胭脂，娇艳动人。水晶般澄清的紫眸也因为愤怒而显得格外的晶亮。她一手握拳，另一只手不得不撑着自己的腰，因为她隆起的肚子分量十足，沉甸甸的，压得她直不起腰来。

“累的话，就不要死撑了。”鲁纳斯像是没看到她眼里的怒火，径自环住她的腰，来帮她减少负荷。

阿尔缇妮斯的挣扎刚起了个头，身子就突然僵直不动了。她知道，这个该死的男人再次使用了他的魔力，如同被定身了一样，她只能任由他为所欲为。

鲁纳斯让她坐在一旁有顶棚的椅榻上，放下了挡风的帘子，阻隔了阿尔缇妮斯和他的身影。

“布玛，去厨房拿些皇妃爱吃的点心来。”他招来一名表情冷漠的侍女。

从光滑无皱纹的皮肤来看，侍女应该很年轻，但冷漠令她的脸显得异常死板，身上那一袭包裹得密不透风的灰色裙装，更让她冷硬得像块石头，如果再加一副黑框眼镜，就像是老姑婆级别的教导主任了。

“是。”名叫布玛的侍女应道，行礼后便离去。

鲁纳斯斟了一杯葡萄汁，凑到阿尔缇妮斯的唇边，“乖，喝一点儿，你一天都没喝水了。”

不能动弹的阿尔缇妮斯只能用眼睛瞪着他，拒绝饮用。

鲁纳斯弯起嘴角，“明白了，你是要我喂你！”说罢，他将杯子凑到自己嘴边，很明显打算用嘴来喂。

“我自己喝。”她急忙出声制止。

鲁纳斯嘴角的弧度扩大，笑得极为奸诈，“那真是太可惜了。”

“你先放开我。”她指的是解除禁锢在她身上的魔力。

“保证会乖乖听话？”

她不得不点头。

鲁纳斯金色的眼睛闪了闪，当下阿尔缇妮斯的身体又恢复了自由。

她愤恨地夺过他手里的杯子，一饮而尽。

“还要吗？”鲁纳斯端起装满葡萄汁的水壶。

阿尔缇妮斯不理他，将头别开。

鲁纳斯提醒道：“你说过会乖乖的，不然……”

阿尔缇妮斯转过头正视他，咬牙怒道：“你好卑鄙。”

对于她的辱骂，鲁纳斯一点儿生气的迹象都没有，反倒笑开了怀，将她拥在怀里，“你生气的时候真可爱。”

阿尔缇妮斯想挣扎，却对他随时随地都能定身的魔力十分忌惮，只能任由他折腾，反正挣扎与不挣扎，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她实在没必要去浪费力气。

突兀地，腹中的小家伙踢了她一脚，她不禁哀叫了一声。

“又踢你了，真是个活泼的小子。”鲁纳斯似乎习以为常了，大手覆在她隆起的肚子上，在他温柔的抚摸下，腹中的小家伙安分下来。

阿尔缇妮斯舒展开眉头，想要推开鲁纳斯的手，却被他反握住。她挣脱不开，除了用眼睛瞪他，别无他法，再这样下去，她怀疑自己的眼珠子早晚会掉出来。

第10节：第三章 相逢不相识(3)

面对她的怒视，鲁纳斯眼里只有她美丽的眼睛和姣好的面容，这一切都是他看不厌的，不管她如何拒绝他、漠视他，他的心依然为她澎湃。

“你的父母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他有感而发。

“什么意思？”为何无故提起她的父母，他们早已离开人世了，而他根本不可能认得他们。

“他们创造出了这个世上唯一能令我动心的女人，还不伟大？”

“这种甜言蜜语，你该对其他女人去说。”她敬谢不敏。

“可我只想说给你听。”

“那谢了，我已经听过了，你现在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我就那么让你讨厌？”鲁纳斯不免有点儿失落，似乎无论他如何努力，她都不会为之动容。

“对！”阿尔缇妮斯一点儿好脸色都不给他。

先是绑架，让她失去自由；后是强娶，伤了她的自尊——这个男人所做的一切，没有一件不让她厌恶的。

鲁纳斯冷下双眸，“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时间，一辈子够长了。”

阿尔缇妮斯无法反驳。的确，只要逃离不了他的身边，那么他们有的是时间可以耗。

鲁纳斯抚向她高高隆起的肚子，“还有一个月，你就快生了吧？”他的话提醒着她某些事情——她不会永远是有名无实的皇妃。

他想要她，无时无刻不想。他说过，在她诞下孩子后，为了得到她，即使强占也无所谓。

怕吗？自然是怕的，但是她依然有机会。

鲁纳斯察觉得出她沉静的表象下想的是什么，怒火瞬间燃起，直接发泄在她柔软的唇上。

他会让她忘了另一个男人的。

她只能是他的女人。

灌木丛里突然传来枝叶断裂的声音，不大，但足够引起鲁纳斯的注意，他意犹未尽地结束亲吻。

“谁？出来！”

躲在灌木丛里的拉拉和阿尔玛只得狼狈地现身。

“皇帝陛下……”拉拉跪在地上行礼。

一旁的阿尔玛也不得不跟着行礼。

“拉拉？你在这儿干什么？”鲁纳斯将帘子掀起，走了出来。

“我……”拉拉低垂着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鲁纳斯又将视线转移到戴着蛇头头盔、看不见容貌的阿尔玛身上，“你又是谁？”不像对拉拉那般温和，言辞充满了阴冷和狠厉。

阿尔玛死死地捏紧手中的灌木枝叶，死命压抑着冲上前的冲动。因为有帘子阻隔，他看得不真切，听得也不是很清楚，但感觉得到母后的无奈与憎恶以及那个男人赤裸裸的欲望。身为儿子知道自己的母亲被父亲以外的男人轻薄，怎是愤怒就能了的，但理智让他无法前进，也无法在此刻表达出来，他只能隐忍，将思念往心里压，将怒气硬生生地吞下。

母后就近在咫尺，可是……他偷偷抬眼，那层碍眼的纱幔阻挡了他的视线，只能隐约看到她的轮廓。

他愤怒得颤抖，在拉拉和鲁纳斯眼里只觉得他十分害怕。见他迟迟不回话，拉拉抢话道：“他是新进来的小神官，叫阿鲁，刚才我和他……我和他……”

阿鲁？

帘子后的阿尔缇妮斯不由得多看了一眼戴着蛇形头盔的阿尔玛，愣了片刻，然后摇摇头，认为自己太荒谬了，只是同名而已，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何止千万，更何况她认识的叫阿鲁的可是条狗。

“偷窥？”鲁纳斯替拉拉接了下文。

“不是……我们……我们……”拉拉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焦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是拉拉小姐的手镯掉了，我们刚才在灌木丛边寻找。”阿尔玛终于压下了心中的愤怒，冷静地替拉拉接话。

拉拉听闻，赶忙应道：“没错，没错，刚才我不小心把手镯弄掉了，就叫他和我一起找，没想到……没想到……”拉拉看向纱帘后的阿尔缇妮斯，眼里闪过苦涩。

“起来吧。”

“谢陛下。”拉拉起身，但头还是垂得低低的。

“你都十八岁了，怎么性子还是没变，还是那么毛毛躁躁的。”鲁纳斯走到她跟前，像宠爱妹妹一样揉着她的头发。

第11节：第三章 相逢不相识(4)

拉拉抬起头，眼里抑制不住地闪着泪花。

“怎么哭了？”鲁纳斯蹙起眉头，“我刚才把话说重了？”

“不是，没有……”拉拉慌忙拭泪。

“那就好，我也很久没见你了，今天见着了，就留下来一起用晚膳。”

“不了，神殿那儿还有事情要做，我……我先走了。”

她扯了扯阿尔玛的衣袖。

阿尔玛根本不想走，他还想……他看向帘子后那熟悉的身影。不舍，还有思念在心里翻滚。

拉拉可不知道他的心思，只想赶快离开，用力扯了他一下，“阿鲁，我们走。”

阿尔玛恋恋不舍地看着帘子后的阿尔缇妮斯，咬了咬牙，恭敬地行了礼，只得跟着拉拉离开。

待拉拉消失在视线里，鲁纳斯摇头无奈地说：“这小家伙，还是那么毛躁。”

“我第一次看到你对人那么温和。”以往看到他待人的态度像魔王一样，所以这次让她有点儿好奇。

“吃醋了？”鲁纳斯转头，玩味地说道。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当我没问。”

“真容易生气。好吧，我就告诉你，拉拉是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就像我妹妹一样。她是帕卡拉的代言女神，前些日子去了神庙净身，所以你从未见过她。辛克斯你应该见过吧，拉拉就是他的小女儿。”鲁纳斯重新回到阿尔缇妮斯身边，将拉拉的身份说明，“小家伙很可爱，如果你喜欢，可以让她来和你做伴。”

“免了！”阿尔缇妮斯立即拒绝。她不是傻子，刚才拉拉看她的时候，她很清楚地看到了拉拉眼里的苦涩。这种苦涩很揪心，她是女

人，明白那意味着什么。

真是讽刺，她不要的，别人想要，偏偏她又逃不了，而她也看出鲁纳斯未必不知道拉拉的心思。

“你很残忍。”明明知道，还装作若无其事，可怜的女孩儿。

“我不爱她，我爱的是你。”

“可我不爱你。”

“别惹我生气。”鲁纳斯板着脸，她的直白，让他连最后的一点儿好心情都没了。

阿尔缇妮斯识时务地转移话题：“你似乎对摩纳一族十分信任。”不管是辛克斯，还是拉拉，都被委以重任，听说在埃勃拉，担任高官的大多也是摩纳一族。

这个男人可不像是随便相信人的人。

“因为摩纳家族的人永远都不会背叛我。”明知道她在转移话题，但他没有揭穿，反正也不是什么秘密。

“噢……”她随口应了声，脑中却开始盘算起什么来。

另一头，回到神殿的拉拉像是变了一个样，对着一干小神官又叫又骂，歇斯底里的程度让人看了以为她是个疯子，人人都躲得远远的，唯有阿尔玛还留在她身边。

等她哭够了，闹够了，冷静了，阿尔玛才开口：“既然喜欢，干吗不去争？”

拉拉眼眶红红的，看着阿尔玛，先是诧异他没有避之唯恐不及，而后才答道：“你也看到了，他从来没有如此温柔地对待一个女人，从来没有过！”

在她的记忆里，鲁纳斯除了她之外，对任何女人都很冷漠，侍寝的女人虽然有，但是每次都不会是同一个，何曾看到他对一个女人如此费心，如此温柔。

“所以你就自认为输了？”

“我根本没机会去赢。”她嘶叫。这次进宫，本不想去见鲁纳斯的，可她实在忍不住，费了好大的工夫，才从侍女那儿打听到他的去处，本来只想偷偷看他一眼，慰藉一下思念的心，却没想到会看到让自己心碎的画面。

“愚蠢，没去争过，怎么知道自己不能赢？”阿尔玛和她相反，两人虽然看到的是同样的一幕，她是心碎痛苦，他可是愤怒不已。

他绝不容许任何男人碰触他的母后！当然父皇例外，其他男人一律不许！

来之前，他就知道埃勃拉的皇帝已经成婚，对象是谁，很容易就能猜到。既然他的母后在埃勃拉，再冷酷的男人也会被她吸引。

他疑惑的是母后为什么会嫁给他？

强迫，一定是强迫。

这种想法一定论，他胸中的怒火就更旺盛。

第12节：第三章 相逢不相识(5)

杀千刀的男人！

此次偶遇，他更是看出了拉拉的痴情，某种想法开始在他脑海里凝聚——拉拉或许就是救出母后的关键人物。

但是，首先就是激发她的嫉妒。

女人都爱争，不管在哪里都一样。为了爱情，为了权力，为了地位，有时候争起来比男人更恐怖。所以，他不得不刺激她。

“我不想争。”眼泪还在眼眶里打转，拉拉眨着眼睛努力不让它掉落。

“为什么？”他诧异。

“因为他看起来好开心，我从没看到他如此开心过。”拉拉破涕为笑，笑里还有泪，却发自内心。

“不明白！”阿尔玛不解她此刻脸上的笑容是为何。

“你不会明白。以前，即使笑，他的眼里也没有暖意，可是今天我看到了。”拉拉吸了吸鼻子，“所以我不想争，只要他开心，我就满足了。”

阿尔玛看着她含着泪的笑，却比哭更难看，心里也涌起一股不忍。

她真是善良得近乎愚蠢。

同样是女人，面对爱情，她和在赫梯的亚莉侧妃还真是完全不一样，明明都是代言女神啊。

阿尔玛走了过去，安慰地拍拍她的肩，“我把肩膀借给你。”

拉拉抬头看他，有点儿不明所以。

“让你哭啊！你不要就算了。”

刚想离开，他的袖子就被拉拉扯住。

还没等他转头，就被拉拉“熊抱”住了。

“哇——”

好大的哭声，哭得好不凄惨，连神殿里的神像都禁不住颤动了一下。

这种哭声更是一种宣泄。

她的爱很无私，也就加倍了她的痛苦。

女人永远都逃不脱爱情的折磨……

哎，可怜他的衣服了……

第13节：第四章 秘密的来访者(1)

第四章秘密的来访者

议事殿里，除了乌克，还有一个神秘人，鲁纳斯的到来，使得这位神秘人揭下遮盖住脸的斗篷帽子。

要问阿尔玛在这个世界最讨厌什么？答案是女人，除了他母后之外。

最恨什么？愚蠢的女人。

而眼前就有这么一个。

真是恨铁不成钢啊！

盘腿坐在地上，他看着拉拉，语气几近发飙，“你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会回答，这是三岁小孩子都会做的！”

的确是三岁小孩子会做的，那是指他这个三岁的小孩子，可不是普通的小孩子。

拉拉脸上有点儿挂不住了。瞧瞧他这是什么态度？自打她借他的肩膀大哭之后，他的态度就开始嚣张起来。

“我干吗要做这些……这些题目？”她完全不懂。

“你连这点儿都不会，怎么赢过母……呃……赢过那个皇妃。”

“我说了我不要争，是你一个人在瞎起哄。”她恼怒地瞪他。

“小姐，我在帮你耶！”帮是帮，可是也是有私心的，为了母后必须这么做。

“才不要你帮呢。”拉拉嘟起嘴，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

阿尔玛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但是又有苦难言。自打那天偶遇母后之后，他的心早就飞到母后的怀抱里去了。但是凭他现在一个小小的神官身份，要见皇妃殿下，谈何容易？更何况那个埃勃拉皇帝每时每刻都在母后身边，就算见着了，他也无法单独和母后说话，更妄论救母后了。

因此，他想到了拉拉，想到了一个目前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他要帮助拉拉获得埃勃拉皇帝的青睐。等到埃勃拉皇帝将注意力转移在拉拉身上时，母后就会失宠。一个失宠的女人，相信皇帝不会再有兴趣每时每刻都黏着她。这样一来，他就有机会见到母后，救出母后了。

多完美的计划！既能救出母后，又可以让拉拉如愿以偿，一举两得啊！可是呢，这个小妮子一点儿都不合作。更重要的是，接连几天下来，他非常认命地察觉到了一件事情——她很蠢，真的很蠢。

他非常了解母后，更明白母后的魅力所在。但凡男人，或许一开始都会惊艳于母后的美貌，但美貌是不会长久的，他的母后能够让男人死心塌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头脑！想必埃勃拉皇帝也不例外，否则他不可能在手里握有母后这张王牌的情况下，而不去要挟父皇。

这里他不得不小小地自豪一下，他的母后真是很棒很棒的女人！

既然埃勃拉皇帝中意母后，那就明白他对女人的喜好了。如果只论美貌，拉拉也不差。但是谈到头脑，拉拉的愚蠢绝对可以让他吐血。

他不得不亲自上阵，给她助长一下智力，好让她成为一个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女人，这样才有可能吸引到埃勃拉皇帝。

“就算我求你好不好，你能不能用点儿心？”阿尔玛美丽的脸孔上充满了哀求。

“我知道你想帮我，可是我不想争。”尽管在爱情路上她尝到了苦涩，可是她依然无私地奉行只要爱人幸福，自己就幸福的原则。

阿尔玛拼命隐忍满肚子的火气，不得不再次给拉拉洗脑，“你从小就爱着他，爱了十多年了，就这么放弃，你甘心吗？你想一想，皇妃的宝座本来应该是你的，能享有他疼爱的也应该是你。想想你的眼泪，想想你的心，为什么不努力一把，扭转一切。”

他就不相信，每日这样在她耳边重复，她会没感觉。

拉拉不耐烦地捂住耳朵，“你不要说了。”她又想哭了。

阿尔玛再接再厉道：“就算你真不想争，那你也不想想，那个皇妃来历不明，也可能不是个好女人。”母后，原谅我，我不是要说您坏话。

这句话倒让拉拉有点儿想听了，“你怎么知道她不是好女人？”

“眼睛看到的。”他用手指撑开眼眶，做着张望的动作。

拉拉歪着头，不明白他的意思。

阿尔玛继续说道：“你不是说你的皇帝陛下以前除了你之外都不会对任何女人有好脸色看吗？”

“没错！”拉拉傻傻地点头。

“那不就对了！你去神殿净身才几个月，回来他就变了，难道你就不怀疑？”

拉拉蹙眉，开始思索起来。

阿尔玛知道自己还得加一把力，“我听说在某个国家有一种妖女。”

“妖女！”拉拉惊呼。

“对，听说她们都会妖术，专门用来蛊惑男人，然后夺取他们的金银财宝，更甚者有些还喜欢夺取他们的生命，尤其是漂亮的男人。”阿尔玛阴森森地说道。

拉拉脸色惨白，极为惊恐，“你是说那个皇妃很可能是妖女？”不知道是不是被阿尔玛的语气感染了，单纯的她越想越有可能，要不皇帝陛下怎么会突然迎娶皇妃了呢？

“大……大概吧……”他眼神忽闪，心里在哀号：原谅我，母后，我也不想的。

“那怎么办？”?拉光想着爱人的安危，完全信以为真了，焦急地扯着他的袖子。

虽然和阿尔玛相处的日子很短，但是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相信他，相信这个名叫阿鲁的美男子。可能他是唯一一个在她强忍眼泪时，愿意将肩膀借给她，还安慰她的人吧。

“那就得看你的了！”

“什么？”拉拉眨巴着美目。

“把他抢回来啊！”阿尔玛不遗余力地怂恿道。

“可是……”她向来不喜欢与人争，如今真要争，她有点儿怯场了。

“他可能会死哦。”阿尔玛狠狠地给她下了一剂猛药。

这对拉拉很受用，她敌不过心里的那份爱。

“好！”她豁出去了。

阿尔玛咧开了嘴。

很好，计划成功！

接下来就是……

“为了保证我们的计划顺利，你得和那个皇妃打个照面。”他继续给拉拉下套。

如果说现在自己以一个小神官的身份无法晋见皇妃殿下，那么拉拉呢，她这个代言女神呢？

“咦？”拉拉脸上很清楚地浮现出“为什么”三个字。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说完他还补充了一句，“最好要选皇帝陛下不在她身边的时候。”

“我一个人？”她有些怕，万一对方真是妖女怎么办？

阿尔玛眼里满是笑意，他就知道她会这么说。

“我陪你啊。”

拉拉看着阿尔玛，感激得热泪盈眶，“阿鲁，你真好。”

面对拉拉的完全信任，阿尔玛心里涌上了说不出的罪恶感，下意识地避开她充满感激的眼神，“没……没什么啦……”

第14节：第四章 秘密的来访者(2)

“可是陛下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她身边，想要单独见她，我想没那么容易。”拉拉沉吟着，话里还藏着一丝落寞。

这点阿尔玛当然也知道。之前他是一个人，当然没办法，可是现在有了拉拉，情况就不同了。

“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办法！”

拉拉眼睛一亮，“你说，你说！”

阿尔玛神秘地一笑，“让帕卡拉女神来帮我们。”

落日余晖散落了一地的金黄色光子，把眼前的沙漠点缀得格外迷人，可是阿尔缇妮斯却没有那份闲情逸致去欣赏良辰美景，因为她能感受到背后的那双眸子有多么灼热。

忍无可忍之下，她回头，“你看够了没有？！”

斜躺在椅榻上，鲁纳斯的眼神像燃烧的火焰，危险，却也诱人。

“不够！”恐怕这辈子都不够。

他起身，走近她，习惯性地想要将她搂入怀中，可惜扑了个空，眉宇上顿时染上一层不悦之色。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脑袋里在想什么！”她想离开，从未打消过这个念头。

阿尔缇妮斯懒得理他，只想找个没有他的地方。刚转身，就被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速度擒获了。

“你永远都不会有离开的机会！”低沉浑厚的嗓音响起，尽管有难以言喻的权威和压迫感，但仍是泄露了他的挫败。

她心里依然没有他。

这个认知让他全身散发出野兽发狂般的危险气息，一个箭步跨到她身前，蛮横地吻着她的唇，并在她的颈上烙下一块红色的印记。

他强行抬起她的下巴，让她不得不与他对视，然后用拇指磨蹭着她柔腻的雪肤。

“你到现在都没认清自己的立场。”

“不需要！”逃不开，她只能用眼睛咒骂他。

“你从来都没想过吗？即便你逃回去了，你就不怕我让天下人都知道你已经是我的妃子了吗？到时候赫梯皇帝会怎么想？对于一个男人而言，这是奇耻大辱。你认为他还会宠爱你吗？你的境遇可想而知。”

皇妃的身份一如国体，不容一丝玷污，这是这个世界的法则，即使他未曾占有过她，但是又有谁会相信。

阿尔缇妮斯鄙夷地一笑。

“你笑什么？”

“我笑你迂腐。”

鲁纳斯看得出她眼里闪烁的波光是什么——那是信任。

“你那么相信他？”他嫉妒这份信任。

阿尔缇妮斯毫不掩饰地说道：“你尽可以让天下人都知道，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如果你这么做了，只会更加激怒萨鲁，他会将你碎尸万段。”没有恐吓的意思，纯属实话。

她的无惧更加深了他的怒气。他抚上她隆起的肚子，笑得鬼魅，“他并不知道你怀孕吧？”

“孩子不是你的！”她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有谁能证明？”他用力捏住她的下巴，冷目以对，“还是你想说可以计算孩子的出生日期？聪明如你不可能不知道，为了能让这个孩子名正言顺地成为我的子嗣，我大可以说是早产。”

“你卑鄙！”好阴毒的男人！

鲁纳斯厉声喝道：“是你逼我的！”

阿尔缇妮斯冷笑，“好啊，你大可以去说。”她晶亮的眸子清澄无比，没有一丝害怕，与其被他威胁逼迫，她宁愿选择相信萨鲁。

她再次的无惧，让他恼怒，更让他嫉妒，“你该死！”捏住她下巴的手下意识地用劲儿。

阿尔缇妮斯觉得下颚就快碎了，可她不愿就此屈服，无惧地瞪着他。

鲁纳斯在心底号叫：为什么她不肯求饶，为什么那么固执？为什么她可以如此无畏，如此坦然，难道她不知道“人言可畏”这四个字吗？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了，她的未来只有两种结果：第一种就如她所言，赫梯皇帝完全不在意，她依旧身份高贵，荣享专宠；而第二种结果，就是她会活得生不如死。

如果是后者，他忍心吗？真的要毁了她，对于现在的他来说，下不了手啊！

这种纠结的苦涩刺得他千疮百孔，对她，放与不放都是痛。

“你最好认命！”他说不出实话，只能用恐吓来伪装自己。松开手，他看到了她下颚处的猩红指印，明明在乎得要紧，却不得不硬下心肠，不去理睬。

第15节：第四章 秘密的来访者(3)

阿尔缇妮斯忍着痛，坚强地忍住，不去呼痛。

鲁纳斯的心情恶劣到了极点，她的隐忍，他看在眼里，却逼迫自己忽视。

该死的！

“陛下……”布玛从殿外走了进来。

像是找到了发泄口，鲁纳斯狠戾的视线射向她。

布玛一阵惶恐，急忙跪下，“陛下……乌克大人有急事求见。”乌克是埃勃拉的宰相。

“滚！”他大喝。

布玛吓得花容失色，连滚带爬地离开。

鲁纳斯看向阿尔缇妮斯，她仍笔直地站在那儿，毫无退却之意。他暴怒的拳头挥向寝殿里的桌子，刹那间，那做工精良的桌子变得四分五裂。

他握紧拳头，气还没消，见她依然像个木头人，愤恨地扭头就走。

走出寝殿，他却不放心她下颚的伤，布玛战战兢兢地跪在门外守候。

“去找御医，要是敢留下一丝疤痕，你和他都要死！”

“是！”布玛领命，急忙去找御医。

鲁纳斯深吸一口气，步向议事殿。

议事殿里，除了乌克，还有一个神秘人，鲁纳斯的到来，使得这位神秘人揭下遮盖住脸的斗篷帽子。

“是你！”鲁纳斯显得诧异万分。

宰相乌克走了过来，在鲁纳斯耳边嘀咕了几句。

听闻，鲁纳斯暗下眼神，深沉得有些骇人。

神秘人目露精光，知道是时候了，“这笔交易你不吃亏！”

抬起头，鲁纳斯锐利的视线像是带着杀伤力，让神秘人犯憷。

“两座，不，四座城池，如何？”神秘人比出四个手指。

“六座！”鲁纳斯开出自己的价码。

“你……这是得寸进尺！”

鲁纳斯冷哼，“你可以另找他人！”

“你……”神秘人气得牙齿咯咯响，但是转念一想，自己都来了，就这样回去，要是他把自己来过的事情告知那个人，那后果……

他恐惧地一颤，害怕之下，只好咬牙道：“成交！”

而另一边，在离埃勃拉边境五十里的沃伦纳山脉，三万赫梯军驻扎在此。

夜色深沉，唯有天上的月，遥望似一团银。

萨鲁伸出手，张开的五指遮住了月光，他紧紧握拳，好似想要将银月牢牢地握在手中，可是银月离他何止千里，岂是他伸手就能虏获的。

看着什么都没握住的拳头，他冰冷的绿色眸子闪出阴郁的光芒，寒冷得可怕，让站在他身后的梅诺和卡鲁伊大气都不敢喘。

“陛下……”默布轻轻步入营帐。

萨鲁大手一挥，将厚厚的帐帘放下，走回椅榻边坐下，“奥利有消息了吗？”

半个月前一封写有阿尔缇妮斯下落的匿名信，再加上伊斯的预言，让他知道了阿尔缇妮斯就在埃勃拉。暴怒之下，他亲率军队准备讨伐埃勃拉，欲将她夺回。

如果开战，这次可谓是他登基以来最大的一场战事。尽管迫切，但他很清楚兵家最忌讳的就是焦躁，因此行事上，他万分谨慎。这场仗，他只能赢，不能输。三日前，他先将军队驻扎在这离埃勃拉边境五十里远的地方，然后派遣奥利和卡布斯带着十人的小队化装成商人，先行进入埃勃拉城，打探阿尔缇妮斯的消息。

“皇妃殿下目前就在埃勃拉皇宫，一切安好……”

萨鲁狭长的绿眸瞬间闪过一丝欣喜，又瞬间消逝，他发现默布似乎还没有把话说完。

默布咽了咽口水，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

萨鲁不动声色，眼中却闪着致命威胁的光芒，等着他的下文。

他身后的梅诺和卡鲁伊也极为疑惑地看着默布，很少看到默布大人如此紧张。

“陛下……皇妃她……”

“说下去！”冷漠低沉的嗓音透出不容拒绝的霸气和威严。

默布一颤，只得将奥利传回的消息据实以告：“十日前，埃勃拉皇帝大婚，迎娶了一位异国女子为皇妃，她……”他说不下去了，怕说出来会要了自己的命。

萨鲁的眼神瞬间冷凝，“是露娜？”

听闻，默布急忙下跪俯首。而梅诺和卡鲁伊倒抽一口凉气后，也急忙跟着跪下。他们认为接下来等着自己的绝对是场致命的风暴，只能将头压得低低的，冷汗淋漓，连呼吸都停滞了。但是出乎他们的意料，萨鲁没有狂怒，他静静地坐在那儿，依然维持原先的坐姿。

他们抬首，偷偷地看萨鲁一眼，当触及他那双深邃有神的绿眸时，刹那间，他们的心内就像发生了十级地震，一阵猛颤。

那双眼睛里的杀气，足以让人瞬间毙命，“恐怖”二字都不足以形容这万分之一。

好半晌，萨鲁才冷冽地开口：“默布！”

“在……臣在……”默布的脸几乎贴在了地上。

“下令，除了我，不准任何人动埃勃拉皇帝，我要活的。”

默布错愕地猛然抬头。

萨鲁眼里闪着浓烈的、猩红的杀气，“我要亲自将他碎尸万段！！！”

这是他对这场战争的宣言——不仅要赢，更要彻底毁灭整个埃勃拉。

第16节：第五章 亚述王的阴谋(1)

第五章亚述王的阴谋

他黑眸一闪，流露出阴鸷之色，唇角的那抹弧线代表着——杀戮！

谁都不能否认，世人最爱两样东西——钱与权。

钱，不用说，是指挥霍不尽的庞大资金。

权嘛，通常是由金钱和武力结合所创造出来的东西。

换句话说，只要拥有庞大的金钱和武力，就等于拥有了钱与权。而拥有了钱与权后，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实现野心。

因此，世人莫不对钱与权趋之若鹜。

而在公元前十四世纪，这种未开化的封建时代，钱与权的最佳代名词自然是——一国的皇帝。

那么那些做不成皇帝，又极为渴求钱与权的人呢？谋逆便成了他们夺取钱与权的唯一手段。

父子之间如此，兄弟之间也是如此。

只要与钱和权沾上边，伦理、亲情、道德就是一堆垃圾。

亚述帝国的二皇子——沙龙就是这类人。但他又和这类人有一点儿区别：他想要钱和权的目的并非为了什么野心，他对于钱和权的势在必得只是因为他想日日高床软枕，出门可以前呼后拥，有吃不尽的珍馐美味，喝不尽的美酒以及如云的美女。

但他的皇兄——亚述帝国现任皇帝夏尔曼·阿达德尼拉里一世，却偏偏要与他的梦想作对。

事实上一开始，亚述由谁做皇帝，沙龙根本不在乎。只要能保证他吃得好、睡得好，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谁当皇帝都一样，但自从他的皇兄夏尔曼登基后，他的好日子就彻底到头了。

也不知道沙龙上辈子是积了什么福，他吃喝嫖赌样样在行，却偏偏让一干亚述的老臣想拥护他做皇帝。

皇帝耶，对于沙龙来说这是多么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他宁愿每日每夜在温柔乡里温存，也不愿意天天和国事打交道。

他对皇帝之位根本不感兴趣，但是有谁信?

他的皇兄夏尔曼第一个就不信。

或许沙龙只是个上不了台面的皇家子孙，但一旦牵扯到皇位，生性多疑且残暴的夏尔曼又怎会让他有好日子过？即便沙龙是个对他没有威胁的人，但其底下的那些臣子，他就不得不防了。沙龙是一根卡在他喉咙里的刺，不拔不行。

最快的解决办法就是杀了沙龙，一了百了。

沙龙虽然好逸恶劳，但他不蠢，不会傻傻地等着被人杀。既然不想被人杀，那么他必须起来反抗。但他知道，仅靠自己，是对付不了夏尔曼的。

因此，他必须找一个合作伙伴。

于是，就有了之前他和埃勃拉皇帝秘密会面的一幕。

为了签订合作协议，他暂时留在了埃勃拉，因为动脑子的事情，他向来不是很擅长。

不过，在埃勃拉，他又过上了睽违已久的奢侈生活，美酒佳肴，美女如云，好不快活。只要再过一些时日，等埃勃拉的皇帝和他签订联盟协议，他的日子又会回到从前。

他光想着，就笑得合不拢嘴。

“皇子殿下，您都不专心。”沙龙怀里的妖娆女子用手指轻轻戳一下他的胸膛，控诉他的神游太虚。

“好，好，小美人，我这就宠你。”他淫笑，觉得这才是人过的日子。

“喝酒！”美人奉酒给他。

“我喝，我喝。”他仰头饮尽，然后掏出手帕轻拭嘴角。

“皇子，吃水果。”美人往他张开的嘴里喂葡萄。

他囫囵吞下，再用手帕擦拭嘴唇。这是他的习惯，他有点儿洁癖，不管吃什么东西，哪怕只是浅尝，吃完后总习惯用手帕拭唇。

第17节：第五章 亚述王的阴谋(2)

他正想一亲芳泽，余光瞥见不远处的一个人影，霎时像看到了宝似的，眼睛狂放光芒。

美！太美了，他还从没见过这样的美女。

他一把推开身边的女人，猴急地跑了过去。

不远处的阿尔缇妮斯并没有发现沙龙，整个心思都集中于紧跟在身后的布玛身上。她只不过想出来走走，散散心，静一静，但是布玛就是不让她如意。偏偏布玛是她最不擅长对付的人，因为这类人通常只有一根脑筋——对自己的主人死忠。就算她气得七窍生烟也没用，布玛根本不会听进脑子里去，就像刚才一样，完全没用。

她深呼吸，再深呼吸，努力冷静下来，以免气得让自己早产。

“皇妃殿下还需要葡萄汁吗？”又是那种冷静得让人发飙的声音。

阿尔缇妮斯刚刚抚平的怒气又缓缓地上升了，她咬着牙，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不——需——要！”

“那么请皇妃殿下回寝殿休息。”

阿尔缇妮斯已经忍得牙齿都在发颤了。

布玛简直就是一个机器人，只听鲁纳斯·尤拉三世命令的机器人。

再忍下去，她的肺都要气炸了。

刚想出口反驳，她就被灌木丛另一边突然蹿出的黑影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发现是个男人。

沙龙两眼放光地看着她，当他看到阿尔缇妮斯隆起的腹部时，愣了一下。

之前因为灌木丛遮挡的关系，他只看见她胸部以上。但是美人始终是美人，或许等她生产之后……

阿尔缇妮斯皱起眉头，十分厌恶沙龙看她的眼神。

他一副阴柔的长相，奶油色的皮肤，比女人还像女人。如果单凭长相，他的确算是上等的美男子，但他眼里流露出的淫欲，她只能评

价两个字——下流！

“你叫什么名字？”沙龙眼里只有她的美色，脑海里已经开始幻想她美丽的身体了。他用手帕轻掩着咧着痴笑的嘴，充满淫欲的眼睛不停地上下打量她。

对于沙龙这类“食色性也”的人来说，有过经验的女人更让他觉得销魂，因为那会更衬托出他的精力与技巧，她们欢愉的声音比她们痛苦的呻吟更能表现出他的征服力，一种真正的征服，完美实在的征服。

如果这个女人还有上等的美貌，那就更完美了。

因此，对于阿尔缇妮斯的肚子，他根本没去理会，更忽略了她能出现在这里的原因——她的身份。

见阿尔缇妮斯没有回应，沙龙渴切地上前两步，想要抓住她，顺便揩点儿油。但油没揩着，他倒被吓着了。

“皇子殿下，我的妃子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吗？”

刺刀般的声音，扎得沙龙的背生疼，他回过头，就看到鲁纳斯不知何时来到自己身后。

他脸上带着笑，笑里却藏着让沙龙感到汗毛直竖起来的阴风。

“没……没有。”沙龙冷汗都滑下来了，不由自主地用手帕擦了又擦。擦完汗，他又擦嘴。看来用手帕擦嘴也是他表达情绪的一种习惯。

“没什么就好！”鲁纳斯走到阿尔缇妮斯身边，对她耳语，“谁让你出来的！”

阿尔缇妮斯不理他，扭头就走。

布玛急忙跟上。

既然知晓了美人的身份，沙龙自然不敢再起色心，心里不住地羡慕鲁纳斯，竟然有个这么漂亮的妃子，想起她的美貌，眼珠子就忍不住多瞧了她几眼，即便她只留下个背影。美人还是美人，真是摇曳生姿，动人心魂啊。

“皇子殿下？”鲁纳斯隐忍着怒气，不动声色地挡住沙龙张望的视线。

“啊？”沙龙回过神来。

“不知道皇子殿下还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命人安排。”

“不……不用了……”沙龙很识时务，他还需要仰仗鲁纳斯帮他夺得帝位，万万不能惹怒他。

“那就好！如果皇子殿下有什么需要，不妨直说。”鲁纳斯说着客套话，心里却很想将沙龙的眼珠子挖出来。

“我回去了。”沙龙觉得眼前这个人只让自己觉得发毛，还是赶紧离开比较好。

鲁纳斯招来侍卫，送沙龙回他下榻的寝殿。等沙龙一离开，鲁纳斯脸上的笑容消失，换上一副狠戾之色，如果不是他还有利用的价值，自己断不会如此轻易放过他。

第18节：第五章 亚述王的阴谋(3)

而回到寝殿的阿尔缇妮斯，立刻猜测起沙龙的身份。从鲁纳斯的称呼来看，他不是一个普通人。

皇子？哪国的皇子？来埃勃拉又是什么目的？

“又在想什么？”鲁纳斯回到寝殿，就看到她一副思考的模样。

“他是谁？”阿尔缇妮斯劈头就问，她预感沙龙来到埃勃拉绝不会简单。

“怎么，你想知道？”鲁纳斯走近她，“是以什么身份想知道？”

如果是以埃勃拉皇妃的身份，他一定会据实以告；如果不是，那他也就没有必要告诉她。

阿尔缇妮斯明白他话里的意思——想让她承认埃勃拉皇妃的身份。

休想！

“哑巴了？”她的无声，给了他答案，“如果我说，他的出现是和对付赫梯有关，你会如何？”他故意刺激她。

果然，阿尔缇妮斯有了反应，“你要对付萨鲁？”终于到时候了吗？到他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鲁纳斯眼神一暗，凝聚着风暴，“急了？”

她的确急了，尤其是自己还在他手中的情况下，怎可能不焦急。

如果只是打仗，她相信萨鲁的能力。但，埃勃拉有三个神力超群的契约者，这就不得不让她担忧萨鲁的安危了。

“你想怎么做？”她声音颤抖地问。

“你认为我会告诉你？”她因焦急而苍白的脸色，让他觉得刺眼，更是让他怒火熊熊。

“如果你伤害萨鲁半分，我会……”

会怎样？

她能如何？

她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从她被迫成为埃勃拉的皇妃开始，就完全失去了自主的权利，什么也做不了，根本帮不了萨鲁分毫，她甚至怀疑自己穿越到这个时代到底是为了什么?

多年前，那个曾经困扰她的噩梦，再次清晰地浮出脑海。

月亮女神为何不愿转世? 就是害怕因为自己的关系，而伤害了暴风雨神。

老天，是不是不管今生前世，这个结果都是必然的?

泪，悄悄地滑落，她清晰地听到心里曾经坚固的东西正在被打碎，这种破碎的东西让她感到害怕和恐慌。

什么为了解开暴风雨神的心结，什么延续他们的爱，全是骗人的，她连保护他的能力都没有。

“你哭了? ”鲁纳斯抚上她的脸，沾上了她的泪，声音因为她的眼泪而嘶哑，“你就这么爱他? ”

抬起泪脸，阿尔缇妮斯眼里充满了哀伤以及对鲁纳斯的愤恨。

“是，我爱他，我爱他！”她嘶叫，好似这样才能阻止心的破碎。

“住口！”鲁纳斯狠狠地抓住她的手腕，凶狠得像要吃了她。

“放开我！放开……”她用力挣扎。

话还没说完，她已经被拉入一个坚硬的怀抱里。毫无防备地，唇被压住，鲁纳斯毫不留情地蹂躏着她的唇。那是一种将怒火全部倾泻出来的疯狂。像是还不知足，吻蔓延到她的颈上，他吮吸着她娇嫩的肌肤，强迫地在她身上留下他的印记。

他发狂地只想现在就要了她，但当手碰触到她隆起的肚子时，蠢蠢欲动的情欲被硬生生地压下。

他在干什么? 狂吼一声，他冲出寝殿。

是劫数吗? 为什么上天偏偏要让他遇到她?

又为什么，她的心是属于另一个男人的?

他就像一头从牢笼中放出来的野兽，一路嘶吼，一路发泄。

当一切停歇的时候，他心中只有痛。

他愤然捶击着近在咫尺的廊柱，金色妖媚眸子里的伤痛化作一股杀气。

他无法放手，因此只能掠夺。

但掠夺需要庞大的权力和武力来支持。

第一步——他必须比谁都强大。

沙龙就是他的垫脚石。

冷静后，他招来宰相乌克。

“联盟书拟定好了？”仰望天上的月，他问。

乌克作揖道：“是的陛下，只是……”

“你有顾虑？”

乌克的确有顾虑，只是他看得出皇帝陛下也如此，要不然，在沙龙找他密会的当晚，他们就可以签订联盟书，何必只是口头答应，而要等到现在。说是要签订联盟书，只是个缓兵之计，实则是要细细思量其中的利害关系。是告发还是相助，必须要全盘计划好才行。

第19节：第五章 亚述王的阴谋(4)

“现在的亚述皇帝阿达德尼拉里一世和他的父亲完全不一样。他是个好战分子，而且城府极深，现在正着力想要和赫梯结盟，知道为什么吗？”

“不过是想让赫梯对他们减少防范。他真正的目的是米坦尼。”乌克毕竟是政坛老手，其中的猫腻，自是看得格外清楚。

“没错，目的就在此！”

鲁纳斯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很了解亚述皇帝夏尔曼打的算盘。

由于前一位亚述皇帝的打拼，以及与赫梯的联手，亚述终于摆脱了米坦尼的统治，真正地独立起来，并成为一个帝国。但米坦尼却在这次重创之后沦为了赫梯的附属国，并改名为奴孜。亚述除了独立，实际上什么都没得到。

亚述刚刚独立没多久，阿舒尔乌巴里特一世——也就是夏尔曼·阿达德尼拉里一世的父亲，就对北部山区发动了进攻，战果颇丰，接着便对他的老邻居——被赫梯打得苟延残喘的加喜特巴比伦，采取了怀柔政策。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加喜特巴比伦当时的一把手——布尔纳布里阿什二世。亚述独立后发展势头很是凶猛，引起了赫梯人的严重不安。赫梯人想挑拨一下亚述和加喜特巴比伦的关系，让他们来个两败俱伤，没想到两家对赫梯的挑拨离间根本没反应，结果赫梯忙着和埃及争斗，也懒得再去管他们，但对亚述却仍有防范，这使得亚述只能在原地打转。

阿舒尔乌巴里特一世驾崩后，夏尔曼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巩固王权，给自己增加了“里木”这一职务。古亚述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是长老会议，贵族占统治地位。而“里木”则是长老会议中一年一任的官，通常是由抽签选出，其职能是管理财政经济，但他却独揽了，并摈弃了以往贵族长老会议的监督，开始专制的君主制度，成为真正有实权的一把手，还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打算来个西征。但是西征最大

的阻碍就是赫梯，因此夏尔曼先是斗垮了加喜特巴比伦，重新与加喜特人签订了边境协定。而他的下一步就是米坦尼，因为他需要把米坦尼的部分国土并入亚述，以此达到控制两河流域到小亚的商路的目的。

夏尔曼想拿赫梯当垫脚石，却不能让对方知道，最好的方法就是结盟。但是赫梯如今国势昌盛，与不与亚述结盟对它来说根本没区别，他必须有一个让赫梯皇帝愿意与他结盟的理由。

倘若赫梯皇帝知道他的皇妃在埃勃拉会怎么样？他一定会攻打埃勃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夏尔曼就有机会了。为了达成结盟，他必定会和赫梯同仇敌忾地对付埃勃拉。

到时候，埃勃拉会有全身而退的机会吗？

没有！

因此，鲁纳斯必须拔掉这根刺，一根随时都有可能让他丧命的刺，也是一根让他会失去阿尔缇妮斯的刺。

恰巧沙龙给了他机会。

“沙龙那个庸才，更容易控制。”鲁纳斯一语就道破这场协议背后更大的利益价值。

推翻夏尔曼，让沙龙这个庸才当皇帝，而他则会趁机杀了他，彻底消弭亚述对埃勃拉可能存在的威胁。沙龙一死，亚述就会成为埃勃拉的囊中物，他的国家也就更加壮大，壮大到赫梯皇帝都无法对付的地步，壮大到谁也无法从他手里夺走她。

乌克立时就明白了鲁纳斯的计划，佩服地呼喊道：“陛下英明！”

此时，在埃勃拉以南的迦玛克留山的山顶上，出现了一批穿夜行装的人，估计有十人左右，他们分成两列站在一个男人身后。

月光倾泻下来，照亮了那男人的容貌。

很难想象一个人的五官、身形和气质可以搭配得如此天衣无缝，从而散发出难以言喻的神秘感与魔性般的魅力。

倘若死神生成他这副模样，估计人们在面对死亡时，一定会被他那魔性美的魅力和神秘感摄去心魂，而忘了害怕和抵抗。

但相较于他俊美的长相，却没有比“残”这个字更能形容他带给人的直观感受了。

他仅是眼里闪着寒光，就已经森冷可怖极了。

“皇帝陛下，事情已经办妥，就等信号了！”他身后的一个黑影恭敬地说道。

“很好！”黑影口里的皇帝陛下，正是亚述的现任皇帝夏尔曼·阿达德尼拉里一世。他轻舔了一下嘴角，那动作却令他像是刚饮饱人血的魔王。

“大军会在稍后赶到，陛下是否要休息一下？”

“休息？”夏尔曼眼里放出某种光彩，接着狂笑起来，“我兴奋得根本睡不着！”

“是！”黑影退了下去。

夏尔曼遥望着沙漠之中的埃勃拉皇宫，眸色阴冷，却也有种莫名的欢快，两种情绪交织，让他看起来更是恐怖。

他在等，等人帮他清除影响到自己帝位的障碍。尽管是一根杂草，但他依然要毁得干干净净，而且不会脏了自己的手。

他黑眸一闪，流露出阴鸷之色，唇角的那抹弧线代表着——杀戮！

第20节：第六章 鲁纳斯的失算(1)

第六章鲁纳斯的失算

心在鼓噪，脑中千回百转，逐渐汇聚成一条线索——他被设计了！

是夜，埃勃拉皇宫专为安置贵宾而建的寝殿里，沙龙冷汗淋漓地从睡梦中惊醒。

“瓦根——瓦根——”他呼喊着贴身侍卫的名字。

寝殿的殿门被人推开，瓦根急忙奔入昏暗的殿内，“殿下，发生什么事了？”

沙龙颤抖着唇，取来手帕，擦着汗，“掌灯，掌灯！”恐惧让他迫切需要光明。

瓦根急忙将一室点亮。

“殿下？”点完烛火，他走到床榻边。

“瓦根，我突然好害怕！”沙龙捏紧手里的手帕，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说着他眼珠子来回在寝殿里搜索，活像一只受惊的小动物。

“殿下，您只是做噩梦了。”瓦根斟了杯酒，递给他，让他压压惊。

咕咚一声，沙龙仰头饮尽，酒下肚后，他似乎清醒了一些，但还是有着一份心惊，他抓住瓦根的手，“我有点儿后悔了！”

瓦根蹙眉，“殿下，不能后悔，难道您想死吗？”

由于现任亚述王夏尔曼的专横，什么长老议会、里木辅政的制度全部遭到歼灭，他不仅独揽了一切权力，并且开始清除与他的父皇阿舒尔乌巴里特一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准备让亚述成为他一人的天下。一时间，亚述到处腥风血雨，人心惟危。

因此，一干心有不服的老臣决定推翻夏尔曼，另立新君。沙龙便是他们要立的新皇帝，尽管他生来就好逸恶劳，资质也很平庸，但好

在本性不坏，绝不会像夏尔曼那般残忍无道，他懂得什么叫劳苦功高，对一干老臣也极为礼遇。就算他不是做皇帝的料，但年纪尚轻，还能调教。他们这些老臣对亚述忠心耿耿，势必能让他当好这个皇帝，最重要的是在他手下当臣子，远比在夏尔曼手下来得安全。

于是，沙龙被推上了这场内乱的浪尖刀口。起先他是不愿意的，因为他根本没想过做皇帝，只想舒舒服服地过他的贵族生活。但夏尔曼知道那些老臣的想法后，怎可能放过他，就算他无心争位，光凭那些老臣的拥护，就足以成为夏尔曼的眼中钉、肉中刺，杀之而后快。

这也是后来沙龙决定当这个皇帝的主要因素。

他怕死，就这么简单。

“但是，皇兄他……”沙龙从小就害怕夏尔曼，自知敌不过他，却又怕死，矛盾啊！一想到夏尔曼的心狠手辣，他就心颤。

“殿下，都到这个时候了，您还犹豫什么？他不死，就是您死！”瓦根皱眉看着这个贪生怕死的皇子，和夏尔曼一比，他不仅是个庸才，更是个废物。

“瓦根，你说计划能成功吗？”沙龙总觉得心里不安，倘若失败，依照夏尔曼的个性，他估计会被活生生地剖开肚子，挖出心脏。

“只要与埃勃拉皇帝签订联盟书，殿下就可以放心了。鲁纳斯·尤拉三世绝对有能力和夏尔曼一拼，再加上国内还有一些老臣里应外合，这场仗，我们有十足的把握。”

沙龙听他这么一说，心里安稳了些。他听过一些对埃勃拉皇帝的评价，说到狠，说到谋略，他的确和夏尔曼相当。

“事到如今，殿下现在只要想着尽快和埃勃拉皇帝签订盟约，便可以高枕无忧了。”瓦根极力安抚他。

第21节：第六章 鲁纳斯的失算(2)

“你说得对，你说得对。”沙龙总算安下心来。

只要明早签订盟约，就是埃勃拉皇帝和夏尔曼斗狠了，他只要站在后面看就行了，到时候，他便可以坐上亚述皇帝的位子，继续他的享乐生活。

至于国事……

他嫌恶地撇了撇嘴，那些拥护他的老臣会解决的，他只要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就行了。

瓦根看出了他的心理，什么也没说，扶他躺下后，抽出他手里因擦汗而湿透的手帕，然后换了块新的放在他床边。

“殿下，好好睡吧。”

第二天一大早，埃勃拉宰相乌克亲自来到寝殿，请沙龙去议事殿，签订联盟书。这让沙龙万分雀跃，赶紧穿戴整齐，与他同去。

临行前，瓦根提醒道：“殿下，您的手帕。”

沙龙一摸身上，“对，对，我可少不了它。”

接着，瓦根跟在他身后，一起进入议事殿。除瓦根之外，随行的还有沙龙的十名亲卫队队员。

议事殿里，鲁纳斯已在上座坐下，身边的书记官高捧着呈有联盟书的托盘。

见此，沙龙满心欢喜，捏紧手帕，依照乌克的指示，坐上鲁纳斯对面的位子。

“殿下，睡得可好？”鲁纳斯亲和地问。

“好，睡得太好了。”沙龙心里光想着美好的日子离自己不远了，就已经乐开了怀，哪还记得昨晚的噩梦。

“那么，我们就来签订盟约。”鲁纳斯金色的眼眸中流淌着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快乐。

“我签，我签。”沙龙摸出自己的印章，那上面有他专属的标徽。

鲁纳斯微笑，笑意却未到眼底，他挥手，身边的书记官将盟约书摆放在两人面前。

这时代还没有纸，如文书之类的东西，都是黏土打造，呈方形，像块砖，上面密密麻麻地写了条约。

沙龙仅看了一眼，见和当初说的没有什么不同，便将自己的印信按了上去。

等他印好后，鲁纳斯取下自己左手上的一枚戒指，黄金打造的，极为精致，上面还雕刻着栩栩如生的九头巨蟒。他打开戒指上的盖子，赫然出现了属于皇帝的印信，跟着将印信按在同盟书上。

盟约成立。

沙龙大喜，“以后，我们就是同盟国了。”

鲁纳斯依然保持微笑，笑得有点儿嘲讽，“自然，自然。”

依照这时代的盟约制度，双方达成约定之后，必会同饮一壶酒，共饮三杯，称为“同盟酒”，意为签订盟约双方的关系如酒香般绵长。

乌克吩咐侍从送来埃勃拉最好的葡萄美酒，分别替沙龙和鲁纳斯斟上。

鲁纳斯举杯，“祝殿下……”他顿了顿，“该称呼殿下为皇帝陛下才对。祝亚述未来的皇帝陛下一切顺利。”

鲁纳斯先干为敬。

“好，好！”沙龙被这个称呼熏得陶陶然，赶忙举杯饮下。酒毕，他习惯性地用手帕擦拭嘴角，“好酒，好酒！”

鲁纳斯脸上带笑，眼中却是寒冰一片，暗道：蠢货！

沙龙高兴异常，让乌克再斟满一杯酒。

乌克依言斟满后，这次沙龙先举酒杯，一饮而尽。但是，他酒杯还没放下，就觉得腹部异常绞痛，猛地吐出一口鲜血，飞溅在鲁纳斯脸上。

“殿下！”沙龙身后的瓦根赶忙扶住他往后倒的身体。

沙龙此时脸色发青，再由青转黑，不敢置信地看着歪倒的酒杯，“酒里……有毒！”

面对这突如而来的巨变，鲁纳斯脸色一阵发白，大叫道：“不可能！”沙龙还有利用价值，他根本不可能现在杀他。

瓦根听到沙龙的话后，伸手夺过乌克手里的酒壶，喝了一口。只是一口，他就难忍腹中的疼痛，忙将剩余还没吞下的酒吐出来，厉声道：“果然有毒！”尽管只喝了一小口，他的脸色已转青，看起来已有中毒的迹象，他强撑着身体，目光狠狠地射向鲁纳斯，“你竟然背叛我们！”

话毕，他身后的皇子亲卫队即刻拔剑，将沙龙和瓦根围护起来。

沙龙又是一口鲜血，脸色已经黑得发紫，他伸出手，指向鲁纳斯，但毒已攻心，根本来不及说出话，就一命呜呼了。

第22节：第六章 鲁纳斯的失算(3)

“殿下——”瓦根凄厉地呼喊，两眼充满血丝地看向鲁纳斯，“你卑鄙！”

鲁纳斯早已被眼前的事情弄得呆愣不已，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根本没有下毒。他的厉目射向负责斟酒的乌克。

乌克慌忙跪下呼冤：“陛下，臣没有，绝没有下毒！”

“兄弟们，殿下已死，就算豁出性命，也要杀了这个狗皇帝为殿下报仇！”瓦根痛心疾首，怀抱着沙龙的尸体命令道。

乌克见他们拔剑相向，也急忙大呼侍卫：“保护陛下！”

顷刻间，局面一团混乱。

就在此时，议事殿外急奔而来一名侍卫，大叫道：“陛下，亚述皇帝率领三万军队，在埃勃拉以南的迦玛克留山上出现。”

“什么！”鲁纳斯震惊。

“他们说……”侍卫慌张地跪在地上，将传令兵的讨伐宣言转述，“他们说皇帝陛下杀了他的皇弟沙龙。”

惊愕，难以自制地出现在鲁纳斯俊美的脸孔上。

沙龙刚死，亚述皇帝就亲率大军讨伐，这是……他看着沙龙的尸体，心在鼓噪，脑中千回百转，逐渐汇聚成一条线索。

他被设计了！

他竟然被设计了！！！

“陛下！”乌克慌乱不已，好好的计划怎么就被全盘打乱了？

“乌克，传令下去，关闭城门，全城戒备！”鲁纳斯狠戾地张开金色眸子，赤色的头发如无数条小蛇般猛蹿而起。

“是！”乌克夺门而出。

“你这个卑鄙的狗皇帝！”嘴角溢出鲜血的瓦根捂着疼痛难忍的腹部吼叫道，“这就是你的下场！”

面对瓦根的指责，鲁纳斯狂舞起一阵旋风，将他和身边的侍卫震出三尺开外。

瓦根即使被他震得五脏六腑都移了位，但仍拔出剑，向他砍去，可是他连鲁纳斯的衣角都没碰到，又再次摔飞了出去。

下一刻，他就被埃勃拉的侍卫团团围住。

鲁纳斯恼怒地挥袖，看着满地的酒液，还有案几上的盟约书，整个人就像被当头浇了一盆凉水，从头到脚都觉得寒意入骨。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和沙龙明明同饮一壶酒，怎么可能沙龙被毒死，而自己无事?

想不透，他想不透。

他只有一种感觉：他无形中早已被一根看不见的、名为阴谋的蜘蛛丝困住，被牢牢地黏在了一张网上，动弹不得。

夏尔曼……他低估了。

失算，天大的失算。

与此同时，埃勃拉以南的迦玛克留山上，夏尔曼的黑发迎风狂舞，诡异的阴风从他周身散发出来，阴冷到烈日之光都像是承受不住似的，躲入了云层。

他抬起手，大声喝道：“为沙龙报仇！”

一语落下，空旷的山脉上即刻出现点点黑影，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土黄色的山层。

“为皇子报仇，为皇子报仇！”

如雷鸣般的喊声震彻云霄，山脉阵阵颤动。

令旗一挥，士兵潮水般地向山下涌去，他们挥舞着手里的武器，每个都如魔似鬼，不一会儿工夫，就在山下的沙漠中围聚起来。

夏尔曼夹紧胯下的坐骑，嘶鸣一声，如神般降落在沙土上。他身后十个黑衣打扮的护卫，扯开身上的衣服，露出一身银色盔甲，闪闪夺目，其中最靠近夏尔曼的一名护卫高举亚述军旗，挥舞如飓风。

旗语一下，三万士兵密集前行，步步逼近埃勃拉皇城。

这时的埃勃拉面对兵临城下，只有紧闭城门，狂放箭雨，只见如蝗虫过境般的箭遮盖了整个天空。

亚述军队的队伍立刻发生了变化，最前排的人不动，第二排的士兵迅速跃到前排士兵的肩上站稳，然后展开巨大的盾。一时间，盾牌如盛开的花朵，遮挡住箭雨的袭击。有了遮挡，他们继续前行，就像不畏岩石的浪涛，不断地冲向海岸。

面对如此战阵，埃勃拉只得继续放箭，一波又一波，一次比一次黑沉。

夏尔曼舔舐嘴角，发令道："冲上去，爬上城楼者，无论生死，赏金赏银。"

军令一下，亚述军士气更盛，如发狂的牛般冲入敌阵，争相爬上城墙。

面对此状，埃勃拉军队只得推落巨石，射火箭，上滚石，再上滚木，惨叫声、厮杀声绵绵不绝。一会儿工夫，城墙上已是血迹斑斑，红得触目惊心。但是亚述军毅然前赴后继，攻城的士兵一层层倒下，又一层层扑上去，像洪水猛兽般驱散不尽。城墙下已是横尸遍野，干涩的沙漠吸着漫溢的鲜血，整个战场俨然是修罗地狱。

第23节：第六章 鲁纳斯的失算(4)

厮杀之中，埃勃拉城楼上突现三名男子，气势凌厉，分外惹眼。

“是契约者大人！”埃勃拉的某个士兵喊道。

疲惫不堪的埃勃拉守备军立时精神一振，齐喊道：“杀！杀！”

夏莱、菲诺斯率先发出神力，水龙、雷龙齐舞动，攻向亚述军，阿贝尔则筑起火墙帮助守卫。

下一秒，密布在墙上的亚述士兵倒了大半。巨大的神力让前赴后继的亚述士兵慌忙退后，不敢轻易上前。

后方的夏尔曼眯着眼睛，没有震颤，依然镇静自若。

“陛下，再战恐怕不利。”身后的护卫道出此刻的形势。

风起，吹动夏尔曼的黑色长发，如黑绸舞动，看着亚述士兵节节后退，他却笑了出来。

“多美啊！”声音冷得让人发颤。

眼前满布血色，大地像是块巨大的红玛瑙，红得仿若地狱。

差不多了！

“退！”夏尔曼下令。

银甲护卫即刻挥动军旗。

亚述军一看，又如退潮般远离了埃勃拉城。

埃勃拉的守备军眼见他们退兵，欢腾一片。

“陛下，是否还要驻扎在此，或者……”并不是只有埃勃拉才有契约者。

“不用！”夏尔曼的眼中透着血色。

“那……”银甲护卫始终不明白他此举是为何，这样的奇袭，对方抵抗不了多久。

“这个结果我很满意！”他回头，目光冰冷，看不到一点儿人性，像讲故事般地继续说道，“沙龙是被埃勃拉皇帝杀死的，亚述皇帝因悲愤攻打埃勃拉，却遭到顽强抵抗，不得不退兵。亚述皇帝虽然败了，

但报仇心切，于是向赫梯皇帝要求结盟，助他攻打埃勃拉，为皇弟报仇，赫梯皇帝会不会答应？”

银甲护卫顿时明白了他话中的含义：败，并不代表没有利益可图。“虽然目前赫梯与埃勃拉井水不犯河水，但如有亚述相助，攻打一个强国，只有利没有弊，我想赫梯皇帝一定会答应。”

夏尔曼轻笑着点头，转首看向埃勃拉城，血色依然在他眼里流窜。

没错，就是这样，这样就足够了。

他看向埃勃拉城，暗笑道：“谢了，埃勃拉皇帝！”

第24节：第七章 毒杀之谜(1)

第七章毒杀之谜

鲁纳斯在解惑之后，眼中狠色尽显，一使力，咔嚓一声，手下的案几瞬间破裂。

埃勃拉城外厮杀号叫，尸横遍野，城内更是人心惶惶，家家户户都紧闭门扉，仿若一座死城。埃勃拉皇宫内守卫兵突然激增，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宫女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被这突来的凝重气氛感染得惴惴不安。

皇帝的寝殿内，阿尔缇妮斯虽然看不到城外的情况，但那些厮杀喊叫，除非是死人，否则不可能听不到。这也更加深了她的慌乱。

是萨鲁来了吗?

她不敢想下去，怕自己猜对了。她踱步的脚猛然转了方向，向寝殿大门冲去。

“皇妃殿下！”寝殿外的侍卫见她刚跨出门槛一步，就将她拦了下来。

“走开！”她厉声喝道。

“请皇妃殿下回寝殿。”侍卫仍不放行。

她无奈之下，只得抓住离自己最近的一个侍卫，劈头就问：“是不是赫梯攻进来了？”

侍卫不解地皱起眉头。

只是这一个细微的动作，却足以让阿尔缇妮斯松了一口气。

不是萨鲁！不是，太好了！

欣喜过后，她又疑惑了。

那城外的厮杀是怎么一回事?

刚想出口再问，就看到布玛从殿外走进来，她后面还跟着一个女子和一个戴着蛇头面具的男人。

她认识他们——那次在花园里偷窥的两个人。

“皇妃殿下，拉拉小姐求见。”布玛恭敬地作揖。

见她?

她蹙起眉头，看向拉拉。

“参见皇妃殿下。”拉拉恭敬地说道。

这是她第一次正式会见阿尔缇妮斯。自从知道自己心爱的皇帝陛下纳妃之后，她就下意识地不常来皇宫里走动。或许是嫉妒，又或许是伤心，她从没有想过要来见阿尔缇妮斯。上次在花园里偷窥，阿尔缇妮斯由于被纱帘遮盖，她也没看清楚。

原本，他们是想借帕卡拉女神的神言，由她这个女神代言者宣称赐福于埃勃拉的新皇妃殿下，然后让皇妃殿下独自去帕卡拉神殿接受女神的赐福，制造独处的机会。哪知这事还来不及向皇帝陛下禀明，亚述就攻来了。她本来不想来的，只想着皇帝陛下是否安好，但阿鲁却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力荐她过来见阿尔缇妮斯一面。

于是，她就来了。

拉拉身后戴着蛇头面具的阿尔玛本该跟着行礼，但他却说不出任何话来。

他的母后……他看着阿尔缇妮斯那高高隆起的肚子，震惊得难以言喻。尽管他才三岁半，可是那个明显隆起的肚子，他不可能不知道那代表了什么意思！

母后怀孕了，怀孕了……他的脑中一阵轰鸣。

上次因为有纱幔遮掩，他没有看到，如今看见了，原先好不容易压抑住的激动，化为震惊，然后是愤怒。他眼中蹿起一片火海，死命地盯着阿尔缇妮斯的肚子。

拉拉在看到阿尔缇妮斯的肚子后，却是苦涩极了，虽然早已知晓，可是亲眼看见，她心里五味杂陈。再看向阿尔缇妮斯那美丽的容貌，虽极不愿意承认，可她心里有个声音很小声地说：她真美，真的好美。

看着看着，她在心里“咦”了一声。

这张脸，她好像在哪里看过耶，可是却又想不起来。

布玛此时咳嗽了一声，她顿时回过神来，发现身后的阿尔玛竟然呆立着，都没有行礼，心中大呼不妙，赶忙扯扯他的衣袖。

这时的阿尔玛哪里还有心思去关心繁文缛节，他的思维全集中在自己母后怀孕的事情上。想他才三岁，虽然知道怀孕是怎么来的，可怎能看出这肚子里的孩子有几个月了。

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母后肯定是被强暴了。

他眼里的怒火烧得更烈。

母后一定受了很多的苦，一定是！

杀千刀的埃勃拉皇帝，非宰了他不可！

面对他的目光，阿尔缇妮斯却是一片茫然，这人为何看起来那么火大？虽然看不到他的容貌，但那双因为愤怒之火而看不出原本颜色的眼睛，倒让她有点儿熟悉。

“阿鲁，跪下行礼！”拉拉更用力地扯住他的衣袖。

“免了。”阿尔缇妮斯从来就不喜欢这些动不动就让人下跪的礼节，转身进入寝殿。

除了上次的偶遇，这还是她们第一次见面，拉拉为何而来？这让她百思不得其解。

“皇妃殿下，请恕罪，他是刚进宫的小神官，对于宫中的礼节还不是很熟悉。”拉拉怕她降罪于阿尔玛，急忙为他开脱罪责。

“不碍事，倒是……”她看着这个名叫阿鲁的小神官，他的眼睛一直死死地盯着她的肚子，仿佛想要瞪穿了才肯罢休，不禁出声说道，“我的肚子，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这一问，才让阿尔玛从激愤中回过神来，他抬头，对上阿尔缇妮斯的明眸。母后常常这样看着?，柔柔的，暖暖的。又想到她受的苦，他心里一酸，眼泪吧嗒吧嗒就落下来了。

阿尔缇妮斯怎么可能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倒是他的眼泪让她吓了一跳。他怎么哭了？还哭得凄凄惨惨的。

“阿鲁，你干什么？！”拉拉也被他弄得一头雾水。

一路来的时候，她就发现阿鲁不对劲儿，又是高兴，又是激动，就像飞出笼的鸟儿，幸福得跟吃了一缸蜜似的，怎么这下却哭得稀里哗啦的?

不要说拉拉了，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禁纳闷：他哭什么啊？还哭得像被母亲抛弃的孩子似的。

阿尔缇妮斯看着他的眼泪，说不清楚是什么感觉，那些眼泪烫得她心里很难受，就像是被挖了一块肉似的，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走上前去，抬手替他抹泪。

柔柔的声音很自然地流泻而出：“别哭了，嗯？快别哭了。”

温柔的抚慰就像是最暖的春风，她抹泪的动作更是像极了一个母亲在安抚哭泣的孩子，还怕他哭得岔了气，轻轻地拍着他的背。

这一幕让拉拉和布玛都傻了眼。

这个叫阿鲁的小神官，足足高过阿尔缇妮斯一个半头，怎么看都是个成年人，但是他却在阿尔缇妮斯的抚慰下哭得更凶了，惨兮兮的，就像个受了欺负的孩子，急切地寻求着母爱的关怀。

第25节：第七章 毒杀之谜(2)

阿尔缇妮斯活脱脱就是他的母亲，让他尽情地发泄，还……还掏出手帕，让他擤鼻涕。

明明怪异得要命，却让人觉得很自然，仿佛他们本来就是一对感情深厚的母子。

“皇妃殿下，您这……”布玛已经看不下去了，莫说男女有别，就算是同样的性别，身为尊贵的皇妃，怎么可以给下人抹眼泪?

“你没看到他哭得那么可怜吗？”阿尔缇妮斯实在不忍心看他哭得那么可怜，酸涩的滋味在胸口发酵，她舍不得啊。

布玛眼见她不肯罢手，一把拉开阿尔玛，呵斥道：“放肆！”

阿尔玛这下子清醒了，急忙刹住眼泪，被泪水清洗得格外晶亮的眸子愣愣地看着拉拉那张好似能吞下鸵鸟蛋的嘴，心里咯噔一下，惨了，他在干什么？！

虽然见到暌违已久的母后，又知道她受了很多苦，心里难受，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但是这场合不对啊，他现在是成年男子，是埃勃拉的小神官，而他的母后是……打死他也不愿意承认母后现在的身份。

完蛋了，这样一闹，就算是笨蛋，也会发现这其中有问题。

他得赶快补救，现在不是愤怒的时候，更不是伤心的时候，他来是有目的的。

脑中灵光一闪。

他装作诚惶诚恐地跪下，很努力地装出害怕的声音，“皇妃殿下恕罪，臣看到殿下的容貌酷似自己许久未见的母亲，一时思念，就……”眼神瞄向拉拉，暗示她赶快救他。

拉拉收到了，急忙附和道：“是的，皇妃殿下，阿鲁从小就和母亲相依为命，甚为孝顺，本来是来埃勃拉经商的，可是却没有成功。为了不让母亲失望，更为了能让母亲过上好日子，他才做了神官。”拉拉

把阿尔玛与辛克斯初见时编的谎话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又像是想到了什么，她很惊讶地看着阿尔缇妮斯美丽的脸，很夸张地惊呼一声，“对哦，皇妃殿下，您和阿鲁长得真的很像。”怪不得刚才觉得她熟悉呢。

单纯的拉拉毫不犹豫地相信了阿尔玛的说辞。

事实上没人会想歪，这世界上本就有很多相似的人，加上阿尔缇妮斯和现在的阿尔玛年龄相差无几，谁会想到他们真是一对亲生母子。

这也正是阿尔玛想要的。有时候越是不合理的东西，越是容易让人相信。

“他长得很像我？”阿尔缇妮斯看着跪着的阿尔玛，让他抬起头来。刚才一直在哄他，没有注意，现在瞧仔细了，突然发现他的眼睛是紫色的，像极了自己，于是十分好奇地说道，“能让他脱下面具吗”

“非常抱歉，皇妃殿下，按照埃勃拉的习俗，小神官的容貌除了帕卡拉女神及相关祭司，还有同为男性者之外，谁都不能看。”拉拉恭敬地禀明。

阿尔缇妮斯心里有点儿惋惜，但也没有强求。她觉得这个叫阿鲁的小神官和自己很投缘，在埃勃拉这么久，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她心里很欢喜，加上她本身阶级观念就很薄弱，自然没有责罚的意思，赶紧叫他起来。

但是布玛可就不一样了，在她眼里，这是以下犯上。“皇妃殿下，如此放肆的小神官，必须受到严惩。”

“严惩什么？他不过是思念母亲而已。”阿尔缇妮斯的好心情被她冷冰冰的话给破坏了。

思念母亲，这句话让她想到了自己的儿子。阿尔玛，凯洛贝罗斯，她已经好久没看到他们了，他们是不是也像阿鲁一样，正思念着她？

想着想着，她就觉得心痛。

她强忍着眼泪，装出笑容，“拉拉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吗？”

拉拉一愣，这才想起刚才被阿鲁那么一闹，差点儿忘记了来此的目的——看埃勃拉的新皇妃是不是妖女。

可是，这怎么看，用眼睛看吗？

她迷茫了，一时接不上话来，转头看了看阿尔玛，寻求帮助。

阿尔玛领会到了，恭敬地作揖，“拉拉小姐是帕卡拉女神的代言者，净身回来后一直繁忙，今天才有空晋见皇妃殿下，为的就是替女神赐福于皇妃殿下。”

阿尔缇妮斯对于神论之言向来不重视，再说了，这个女神能让她离开埃勃拉吗？

第26节：第七章 毒杀之谜(3)

“谢谢。”她随便应了一句。

拉拉左瞧右看，怎么瞧，怎么看，她都看不出阿尔缇妮斯会是个妖女。

妖女会有这种如女神般的气质吗？还是妖女都是这种气质？她发现自己就算想嫉妒也嫉妒不起来。

拉拉一会儿张望，一会儿迷茫，模样煞是可爱，让阿尔缇妮斯很有好感，只觉得她像个洋娃娃，“拉拉小姐，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拉拉的脸一红，话就脱口而出了：“不是，只是觉得皇妃殿下很漂亮，很美！”

阿尔缇妮斯一愣，被女人这么直接地赞美还是第一次，尤其她知道拉拉喜欢埃勃拉皇帝。看来，这个女孩儿很单纯，或许她可以问些关于城外发生的事情。

“谬赞了！”话锋一转，她又问，“刚才听到一些厮杀声，拉拉小姐知道是为什么吗？”

“那是亚述的军队攻打埃勃拉城。”拉拉没有丝毫隐瞒。

亚述？阿尔缇妮斯蹙起眉头。

拉拉以为她是在担心，又说：“皇妃殿下放心，陛下神勇，亚述已经退兵了。”她说得很是骄傲。

阿尔缇妮斯却在想亚述为何要攻打埃勃拉城。

拉拉见她不说话，不禁唠叨起来：“那个亚述皇帝说什么皇帝陛下杀了他的弟弟。这怎么可能？他的弟弟沙龙来到埃勃拉后，好吃又好喝，杀他干吗？”拉拉说得愤慨，还气鼓鼓地嘟起嘴唇。

沙龙？难道是……

“是住在皇宫右侧寝殿里的那位皇子吗？”阿尔缇妮斯问。

“嗯，就是他，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拉拉一脸的厌恶，前天来皇宫的时候正巧遇到他，还被他非礼了一下，想起来就掉鸡皮

疙瘩。

拉拉的回答让阿尔缇妮斯胸口的大石落了地。原以为这个叫沙龙的皇子是和埃勃拉皇帝合谋对付萨鲁的，现在他却死了，而他的皇兄又攻打埃勃拉，看来完全不是她之前所以为的。

只要不是来对付萨鲁的，她就安心了。

拉拉可没有注意到她沉浸在自己的思考里，又径自说道："那个沙龙皇子自己想要夺位，来找陛下联盟对付他的皇兄亚述皇帝，却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死了，害得陛下被当成杀人凶手，现在埃勃拉全城戒备，亚述随时可能再次攻来，真是害人又害己的家伙。"这些都是从她父亲口里听来的，太过具体的事情她也不清楚，反正她是恨死沙龙了。

听到这些话，阿尔缇妮斯又忧心起来。亚述攻打埃勃拉，埃勃拉全城戒备，这岂不是意味着她更没有办法逃出去了吗？现在估计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了。

她忽然神色一凛，想到亚述攻打埃勃拉，觉得这是个更糟糕的事情，先不论她现在逃不逃得出去，万一埃勃拉败了，那么她这个名义上的埃勃拉皇妃会怎样？

就算她不是学历史的，也知道亚述这个国家，这是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以残忍著称的国家，什么剥皮、五马分尸、活生生地取心，还有……总之，世界历史上那些残忍血腥到发指的酷刑都源于这个国家。

满清十大酷刑？根本是小巫见大巫。

万一埃勃拉战败，她的处境岂不是更惨。

"对于这场仗，拉拉小姐觉得能赢吗？"这才是她最关心的。

拉拉看见她脸上的忧色，以为她是在担心国家的安危，不免对她的敌意又少了一分。"情势对埃勃拉很不利，那个沙龙一死，亚述皇帝就攻过来了，埃勃拉根本防不胜防，虽然他们现在已经退兵，但是我

们元气大伤，如果他们再犯，恐怕……”拉拉说到这儿，也是满脸的担忧。

相比起拉拉的担忧，阿尔缇妮斯的忧心更加深一倍，但是她也听出拉拉话里隐含的矛盾。

“你说沙龙皇子刚死，亚述皇帝马上就攻过来了？”

拉拉点头，“没错，沙龙刚死，他们就突然袭击。”

阿尔缇妮斯脑袋里瞬间有了答案——这是一个阴谋，很明显，沙龙的死并不是埃勃拉皇帝所为，反而是……

她顿了顿，发现自己的职业病又开始犯了。

不可以，她不能帮埃勃拉皇帝，不能帮。但是如果不帮，万一埃勃拉打输了……

第27节：第七章 毒杀之谜(4)

心中的天平在摇摆，衡量着她在埃勃拉皇帝手里比较安全，还是在亚述皇帝手里比较安全。

答案昭然若揭。

她是个侦探，还是有执照的法医——一个专门为死者说话的职业。

许久许久，她才出声："拉拉小姐可否帮我一个忙？"

拉拉看着阿尔缇妮斯，猛地被她眼睛里那抹光彩所蛊惑了，那是一种仿佛将黑暗瞬间击破的光亮。她点点头，"皇妃殿下要我帮什么忙？"

阿尔缇妮斯的嘴角勾起一抹绝色的笑，"破案！"

夕阳西下，照红了整座埃勃拉城。经历了一场大仗，虽然逼退了亚述军队，但埃勃拉军队也死伤惨重，元气大伤。为了避免城池被攻破，鲁纳斯下令埃勃拉最优秀的沙漠伏兵将整座城池团团围住，不漏一个角落，以防敌方有机可乘。

菲诺斯、夏莱、阿贝尔则各自负责统领三军，在城楼上守备。

整个埃勃拉城都弥漫着一种紧迫感。

在议事殿里，鲁纳斯对于沙龙的死百思不得其解。沙龙刚死，亚述即攻城，这就说明他们早已有备而来，而且十分清楚沙龙会死，他甚至可以很肯定地说：沙龙的死和亚述皇帝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他们怎么毒死沙龙的，如果无法解开这个谜题，那么他势必得背上毒杀亚述皇子的罪名。

夏尔曼就是笃定了这一点，才会如此迫不及待地攻打埃勃拉。即使世人会怀疑他为何如此迅速地赶来，但在没有证据显示是他所为的情况下，埃勃拉永远是理亏的一方。

回想当时的情况，他和沙龙的酒是从同一个壶里倒出来的，如果酒里有毒，他不可能安然无恙。自己当然不可能下毒，那么只有内奸

了。但负责斟酒的乌克也不可能，因为他根本没有机会下毒，那些酒全部是封存好了，当场才解封的。

那么是沙龙的杯子吗?

也不对。因为那名沙龙的护卫——瓦根，经御医诊治，的确有中毒的迹象，这说明他在沙龙死后，从乌克手里抢过酒壶喝下酒的时候中了毒。那只酒壶里的酒的确是有毒的，经过与沙龙杯子里剩余的酒检验，属于同一种毒。

那么是为什么？明明同一壶酒，在壶里没有暗藏什么机关的情况下，为什么沙龙死了，自己却没有中毒?

思来想去，他始终无法参透其中的奥秘。

正烦恼时，议事殿的门被推开，走进来的侍卫恭敬地作揖，“陛下，拉拉小姐求见。”

拉拉？鲁纳斯蹙眉，这时候她来干什么?

“让她进来！”

不一会儿，拉拉就走了进来，看样子她似乎很紧张，嘴上正念叨着什么。

“拉拉。”鲁纳斯唤她。

拉拉一震，赶忙行礼，“皇帝陛下。”

“起来吧，找我什么事？”

拉拉点头，抬起脸，又垂下去，目光闪烁，小声说道：“我知道沙龙是怎么死的。”

“拉拉，你知道对我说谎是什么下场吗？”鲁纳斯厉声喝道，拉拉有几斤几两重，他十分清楚。

拉拉被吓着了，赶忙下跪，“我没有说谎，我真的知道。”她是有苦难言啊，是皇妃殿下叫她来的，她又心急着救埃勃拉，只好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来了。

“那你说他是怎么被毒死的？”鲁纳斯沉住气，尽量让自己温和些。他对拉拉一直如对妹妹，见她吓得一脸惊慌，他也不忍。

拉拉没有立即回应，像是在背着什么，等背完了，她才抬起头，“沙龙的死，是那个瓦根下的毒。”

“不可能！”瓦根自己都中毒了，试问下毒的人会让自己中毒吗?

“陛下认为不可能是瓦根，是因为他自己也中毒了，对吗？”

“没错！”见她还跪着，他又说，“起来，好好说话。”

拉拉起身，接着说道：“陛下，这正是瓦根让我们无法怀疑他的一种手段。”

鲁纳斯皱眉，有点儿不明白她话里的意思。

拉拉咽了一口口水，很小心地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掌，那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接下来是……她抬起头，继续说道：“其实一开始，不管是杯子还是酒壶，里面的酒都是没毒的。”

第28节：第七章 毒杀之谜(5)

“那么沙龙为什么会中毒？”鲁纳斯没有忽略她刚才的小动作，但是现在他不去计较。

“陛下，沙龙有一个习惯，不知道您注意了没有。”拉拉已经没有像刚才那么紧张了，话还说得挺顺的。

习惯？鲁纳斯仔细回想，突然惊呼：“手帕！”无论吃什么、喝什么，哪怕只是沾一下，沙龙都喜欢事后用手帕拭唇。

拉拉高兴地点头，“对，就是手帕！”

鲁纳斯有些明白了，为什么在喝第一杯酒的时候，沙龙没有毒发，而是在第二杯酒喝完了的时候，却中毒了。这其中他只做过一件事情，就是在喝完第一杯酒后用手帕擦了一下嘴。

如果说手帕上有毒，擦嘴时自然会沾在唇上，喝酒时沾到毒药的唇会碰到酒，毒自然会进入他的嘴里。

原来是这样！

但是……既然是手帕上有毒，而非酒，那么酒壶里的酒为何有毒？

“拉拉，酒壶里也有毒。”

拉拉笑得好粲然，“陛下，谁是最后碰酒壶的人？”

鲁纳斯经她这么一问，有片刻的呆愣，想了想，最后一个碰酒壶的人……乌克？他一直都端着酒，后来沙龙死了，接着……

“瓦根！”他惊呼，沙龙死后，瓦根第一时间抢过酒壶，饮了酒，然后说酒里有毒，而他自己也有中毒的迹象。

“没错，是瓦根。陛下，您想，自己的皇子中了毒，任谁都会想到酒中有毒，可是他为何还要再去喝酒壶里的酒？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是我，肯定连想都不想，就认定酒里有毒，根本不需要自己去喝。”

鲁纳斯这下子明白了，酒壶里本来就没有毒，是瓦根让它变成了一壶毒酒，他不是要去检测，而是去下毒——在他喝酒壶中的酒的时

候。

“他在牙齿缝里塞了毒，喝酒的时候，咬破了毒囊，因此和沙龙一样，毒便在喝酒的时候溶入了酒壶里。”拉拉眼神里透着解惑后的快感，“陛下，毒杀沙龙的人即是最后碰酒壶的人。也就是说，杀沙龙的只有可能是瓦根。再说了，手帕属于沙龙的随身物品，只有他这个亲信才可以碰触。”

精妙的解答，完全没有任何破绽。

鲁纳斯在解惑之后，眼中狠色尽显，一使力，咔嚓一声，手下的案几瞬间破裂。

这真是好毒的一条计谋啊！

拉拉看着轰然倒塌的案几，被吓着了，赶忙下跪，“陛下，我只是把事实说出来，如果不信，就当我没说过。”心里却在嘀咕：这和皇妃殿下说的不一样啊！她明明说为陛下解惑之后，他一定会对自己另眼相看的。

哪有啊，他分明是在生气，而且是很生气。

面对拉拉的惊恐，鲁纳斯的眼光不禁放柔和，走到她身边，扶起她，“吓着你了？”

“没有，没有！”是吓破胆了，但是不敢说，她拨浪鼓似的摇头。

“怎么，你这么不信任自己的答案？”柔和的声音从拉拉的头顶上传来。

她惊诧极了，“陛下……”

“拉拉……”鲁纳斯的眼里流转着一种感激，“告诉我，谁让你来的？”

“咦？”她刚想张口，但是又想起了某人说的话——

“记住，这是你自己找出的答案，无论如何都不能让皇帝陛下知道。”

“为什么？”她当时问。

“没有为什么，你照做就行。”

“我自己来的。”她只好硬着头皮说。

“那么我换个问法，来见我之前，你去过哪里？”

拉拉眨了眨眼睛，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不假思索地回道：“去见了皇妃殿下。”

鲁纳斯金色的眸子瞬间溢满了温柔。拉拉第一次看见他眼里有那么温柔的光，就像是最柔软的丝绵，丝丝缕缕地将她包起来，好柔，好暖。但那目光不是在看着她，而是透过她在看另外一个人。

良久，他淡淡地说了句：“下去吧。”

“是。”拉拉以为他相信了，心里一喜，走到门口，又问，“陛下，我是不是帮到您了？”这才是她最关注的事。

鲁纳斯笑颜绽开，“你救了埃勃拉。”

“真的？真的吗？”她好高兴，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第29节：第七章 毒杀之谜(6)

“真的，回去吧，好好休息。”

她点头，行了礼，蹦蹦跳跳地离开了。

议事殿里，鲁纳斯独自坐在椅榻上，先是轻不可闻地一叹，而后望向窗外——月亮升起来了。

“为什么要帮我？难道你不知道，这样更让我无法放开你吗？”

悠长愁苦的声音，被风渐渐吹散了。

天明之时，一直按兵不动的亚述军营里，亚述的皇帝夏尔曼收到了一份埃勃拉使者送来的礼物。

人头一颗——瓦根的。

简书一份，上面写着：凶手已缉拿。

还有一样东西——一块白净的手帕。

看到此礼物，夏尔曼的脸色立时变得恐怖如魔，旁人莫不胆战，只见他抄起手，就将瓦根血淋淋的头捏了个粉碎。

“废物！”他冷哼。

过了一会儿，夏尔曼的军帐中急奔而来一个侍卫，他双手捧上一份密函。

夏尔曼看后突然狂笑不止，让旁人更是惊恐不已，他这种模样更比先前恐怖三分。

他下意识地舐唇，眼中射出一抹冷光。

密函上写着：赫梯皇妃现在身处埃勃拉皇宫。

“来人，备马，我要去见一见埃勃拉皇帝！”

第30节：第八章 阴谋下的合作(1)

第八章阴谋下的合作

两人视线相交，眸色不同，可是隐藏在表象下的那份算计和城府却是相当的。

夜幕再次降临，却没有繁星，厚重的风吹过埃勃拉皇宫的一隅，燃起的烛火照得一室透亮，也将两个对立的身影拉得长长的，透着一股难言的诡异。

静默了很久，终于有人开口了，“合作？凭什么？”鲁纳斯看着眼前的男人，就在不久之前，这个男人不仅陷害他，还想杀了他。

这个男人正是现任的亚述皇帝——夏尔曼。

“凭你一个人对付不了赫梯皇帝。”夏尔曼张狂地开口。

鲁纳斯金色的眸子闪过一道光，他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不可能！他不可能知道。但是，他前一刻还对着埃勃拉喊打喊杀的，后一刻竟然会只身前来，要求共同对付赫梯，如果他不是傻子，那就是有十足的把握，自己会答应他。

显然他不可能是傻子，会用借刀杀人的手段让自己置身事外，就足以证明这点了。

“还用考虑吗？”夏尔曼拿起静置在桌上的酒杯，把玩着、欣赏着，黑色的眸子里却看不出丝毫玩味。

“你当埃勃拉是什么，又当我是什么，可以任你玩弄吗？”这个男人太危险了，不能不防。

放下酒杯，夏尔曼狭长的双目中露出寒光，冷笑道：“抢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难道不该付出一点儿代价吗？”

愕然的表情出现在鲁纳斯的脸上，“你……”

“这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他示意着。

他果然知道了！

鲁纳斯的瞳孔猛地收缩，像极了处于攻击状态的蛇眸。对于阿尔缇妮斯的身份，他的保密工作已经做到十足了，难道真是应了那句“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你怎么知道的？”

“你说呢？”夏尔曼没有正面回答他。

这个回答让鲁纳斯如临大敌，难道说是赫梯皇帝……

夏尔曼光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已经明白了，“赫梯皇帝已经亲自率兵，在沃伦纳山驻扎了半个月有余。不过也对，他一直以游牧的方式驻扎，除非能混入其中探查，否则从外界看来只会以为那不过是一拨散人。”

沃伦纳山？

鲁纳斯暗忖赫梯皇帝的聪明决断。虽然离埃勃拉的边界还有一段距离，但在那里不仅可以有效地保护身份不破露，还可以随时以游牧人的身份进入关卡，查看敌情。

沙漠国家就是这样，为了找绿洲迁徙，游牧生活的人非常多，根本无法引起怀疑。

树叶藏在哪里最安全？答案就是藏在森林里。

看来埃勃拉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这就是你认为我一定会答应的理由？”要么合作，共赢；要么腹背受敌，亡国。

“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现下你最需要的是什么。”

鲁纳斯不是蠢蛋，断然不相信夏尔曼会帮自己，联盟，只是因为合作对他也有利。

稍早一些，他就收到消息，赫梯拒绝了亚述的联盟请求，虽然他有些费解赫梯皇帝为何如此做，但冥冥之中却是帮了他一个大忙。

想必夏尔曼对于赫梯皇帝的拒绝也是恼怒的。他也知道单单一个亚述绝不是赫梯的对手。虽然夏尔曼一开始只是想利用为亡弟复仇却战败的事情来博取赫梯皇帝的同情，进而慢慢地蚕食赫梯，但是现在

不一样了，因为只要有埃勃拉的协助，他不需要蚕食，而是鲸吞。一个人打不过，那么两个人呢?

明知道夏尔曼是个危险的人，鲁纳斯却无法拒绝，因为他想要得到阿尔缇妮斯，就一定要除去赫梯皇帝。与亚述合作，对他来说并不是没有好处。

“看来瓦根的头没有白砍。”鲁纳斯知道夏尔曼绝对不会承认沙龙的死是他亲手设计的，但是自己也不能戳破了，一旦戳破，对他来说没有好处。

夏尔曼也不是省油的灯，知道他是在指桑骂槐，而自己要的是合作，其他的根本无所谓。

至于以后……他心中已经有了思量。

“这次合作我想会比上次有趣得多！”鲁纳斯的话意味深长。他和夏尔曼是同一类人，一样的狡黠，一样的阴狠。

“那是当然的！”夏尔曼握住酒杯，“干一杯如何？”

鲁纳斯嘲讽道：“确定酒杯里没毒？”

夏尔曼一饮而尽，才说道：“现在你不可能杀我。”

两人视线相交，眸色不同，可是隐藏在表象下的那份算计和城府却是相当的。

“干杯！”举起酒杯，鲁纳斯也一饮而尽。

月影西移，在沃伦纳山脉上一个四周都有人护卫的山洞里，萨鲁秉烛看着桌上的地图。地图上用红色颜料勾画出多种战略方式的进攻防守路线，兀地，他手中的一把匕首直接插入地图中艳红的叉号。

他翠绿色的眸子中有着必胜的灼热，弯起的嘴角说明了他有十足的把握。

就是这个地方——决战的最?地点。

“陛下，又有消息了！”梅诺疾步走进山洞，手中捧着一个竹筒。

萨鲁伸手接过，迅速拆开阅读。

不大的羊皮上写着简短的一句：时机成熟。

萨鲁敛下眼眸，思索着这句话的含义，随即，他的眸色更为阴沉，凝聚了一股汹涌的波涛。

善于察言观色的梅诺发现了他的异状，“陛下？”

“终于是时候了！”他的语气中有一种杀之而后快的兴奋。

“陛下，我军士气高昂，一定可以将埃勃拉打得片甲不留。”

萨鲁冷笑，“何止片甲不留，我要埃勃拉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冷酷到能够冻结天地的言语，让人不寒而栗，听得梅诺只觉得埃勃拉这次铁定要完蛋了。

萨鲁看着匕首插入的地方，“明日深夜，全军潜入拜玛沙地。”

“是！”

待梅诺走后，萨鲁才将匕首拔下，微眯着的双眼血红，像只开始捕猎的野兽，不动则已，一动便是见血封喉。

同一时刻，阿尔缇妮斯整夜都睡得极不安稳，不知为何，她觉得全身都发冷，不自觉地惊叫一声，从梦中惊醒。

寝殿里只燃着少许烛火，有些昏暗，但足以看清周围的一切。过了好些时候，她才逐渐清醒，抹去额际的汗珠。

寂静的夜里，她能够很清楚地听到自己急速的心跳声，莫名的不安和恐惧贯彻全身，让她坐立难安。

她有一种预感：有事情要发生了。

她掀开落地窗前的纱幔，夜空中没有一点星光，夜色低沉而凝重，甚至没有一丝风，整个气氛浓重得让她有些压抑。

不安加剧，她觉得有种暴风雨前的宁静。

“萨鲁……”

深深藏在心底的这个名字，被她轻轻呢喃出来。

“你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

以往这句能够让她安定下来的咒语，却没有起到效果，反而让她越来越不安，无论说几遍，依然难以平复心中的焦躁与不安。

从来都是无神论者的她，第一次双手合十，祈祷上天的庇佑。

她就这么倚在窗边祈祷了一整夜，直到天空大亮。布玛进来伺候她起床的时候，发现她不知什么时候就这么靠在窗边睡着了，因此免不得引来布玛一阵惊呼尖叫。

第31节：第八章 阴谋下的合作(2)

直到中午，她的耳根子才清净下来，心仍是惴惴不安，她却苦于无法，思来想去，只好踱步出寝殿，想吹吹风让自己清醒一下。当然，身后的布玛依然亦步亦趋地跟着，但此时她已经没有心思去制止了。

走着走着，她也不知道到了哪儿，尽管埃勃拉的皇宫素有迷宫之称，她也懒得寻路，反正身后的布玛认得路，总会把她带回去的。

就在这时，不远处似乎走来一群人，为首的是一个高壮的男人，身后还跟了一群打扮相似的人，只有其中一个人虽然衣饰相同，但气质却截然不同。

一种难以言喻的压力仿佛在空气中挤压着，让风都变了味道。

天生就比别人敏锐的直觉让她下意识地想回头就走。

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腿比较长，还没等她转身，他们就靠近了，她只好硬着头皮与他们擦身而过。她回头看了过去，却发现他们之中那个气质独特的男人也回首看了她一眼。

那个男人有着黑色的头发，黑色的眼睛，虽然看起来很普通，却有着难以磨灭的魔性。

在目光交会的当头，她仿佛有种被雷劈到的感觉，全身一颤。

好邪恶的眼神！这种邪恶不是欲念，而是一种更为深沉的东西。

突然，他笑了。

却更让她心惊。

等他走远了，她都无法从中转醒。

所有的疑问都指向了一点——他是谁?

她以为惊鸿一瞥后他们不会再见，但是当天夜里，她又看见了他。

大殿里，歌舞升平，酒酣耳热。对于这样的宴会，她本来是没有兴趣的，但是经过沙龙一事后，她对来到埃勃拉的宾客却不能不理，

尤其是能够让埃勃拉皇帝备上酒席亲自接待的人，她就更不能置之不理了。

不过，她没有现身，只是躲在内殿的纱幔后观察，因此她又看到了他，那个中午有过一面之缘的男人。他坐在下位，一个看起来只是仆从的位子，而坐在上位的便是她中午看到的那个高壮的男人。

然而她也发现了一件事：虽然殿堂上热闹非凡，美女加美酒，但是一同参与宴席的埃勃拉高官们却个个面色凝重，舞女们婀娜多姿的舞蹈始终没有吸引到他们分毫的注意力，就算看，也只是匆匆一眼。

酒在喝，舞在跳，但是气氛却有种剑拔弩张的感觉。

鲁纳斯坐在最高的位子上，嘴里说着随意，可是眼神中却一点儿都没有好客的成分。

蹊跷，一定有蹊跷！

他们到底是谁?

隔着纱幔，阿尔缇妮斯仔细地观察着这些黑袍打扮的男人，希望能从中找出一点儿蛛丝马迹。

“皇妃，您怎么在这儿？”拉拉从她身后突兀地探出脑袋。

阿尔缇妮斯吓了一跳，差点儿惊叫出声。

拉拉歪着脑袋，不明白阿尔缇妮斯为什么出现在这里，还躲在这个无人的角落，要不是自己刚巧路过，还不知道原来皇妃有这种癖好。

“没什么，只是闲着无聊，看看皇帝陛下在宴请什么人。”既然猜不出他们是谁，或许拉拉会知道，她旁敲侧击地问。

“他们啊，不提也罢。”拉拉哼了一声，看起来很讨厌这些客人。

“怎么了？”她果然知道。

“他们是亚述来的使者，说是来赔礼的。”

“什么？！”阿尔缇妮斯的心猛地一跳。

“赔礼啊！我们不是抓到真正杀害沙龙的人了吗，他们知道错怪我们了，因此代表亚述皇帝来赔礼道歉，赔了我们不少金子，看起来亚

述的皇帝还不错。”拉拉单纯地说道。

不，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明明就是设计陷害，又怎么可能来赔礼道歉?

“皇妃，你怎么了？”拉拉觉得她的脸色很难看，于是担忧地问道。虽说是情敌，但是平心而论，自己真的比不上她，就像之前她三两下就破解了沙龙被毒杀之谜，光这点就自叹不如了，除了佩服，拉拉甚至还有点儿喜欢她。

阿尔缇妮斯摇头，心里的不安更加重了。

她不是拉拉，缜密的心思让她知道这其中必定隐藏着什么秘密。

她回首，隔着纱幔看着大殿上的这群亚述人，眸子像雷达一样在探查着。她再次看向那个气质迥异的男人。

第32节：第八章 阴谋下的合作(3)

“拉拉，你知道那个男人是谁吗？”

“那个啊，长得不错，不过只是个仆从！”

仆从？不，他绝对不可能是仆从。

虽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但她知道，他是在隐瞒自己的身份呢！这一点逃不过她的眼睛，最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要隐瞒身份？

还有，中午在花园，他那抹笑容……

她在深思，在考虑，在推测。突然，一种想法在她脑海里形成。

他……知道她是谁，知道她是赫梯的皇妃阿尔缇妮斯。

她猛地抓住拉拉的手，询问道：“拉拉，告诉我，最近军队是不是要出征？”

“哎！皇妃您怎么知道？我也觉得纳闷呢，明明和亚述停战了，但是陛下最近似乎在部署什么。”

果然！

阿尔缇妮斯骇然地倒退了一步，“你知道出征的日期吗？”

“这个啊，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比萨亚应该知道，我记得陛下昨日找过他。”

“比萨亚？”

拉拉点头，“就是埃勃拉的近卫长官。”

近卫长官，就是武官的最高军衔，每逢大战事，如果皇帝不能亲征，那么必定由近卫长官率领。

阿尔缇妮斯的脸色明显苍白了几分，这么说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拉拉，我要见他，你是不是可以帮我？”为今之计，她只有自救了。

“让陛下叫他来见您不就行了，哪需要我啊？”

“不，这件事情……”阿尔缇妮斯住了口，她如何说不能让鲁纳斯知道？如果真这样说，拉拉肯定会起疑心，她和拉拉的关系还没到互

相信任的程度。

“皇妃，你怎么不说了？”

“没什么，我只是说说而已，有点儿好奇，因为听过他的事迹，有人说他是埃勃拉的第一勇士。”她随口搪塞道。

“嗯，比萨亚可厉害了，不过阿妮塔可惨了，每次比萨亚出征，她都是担心得要死，我看这次也不例外。”拉拉心思单纯，并没有怀疑，自顾自地说着。

“阿妮塔是谁？”

“比萨亚的妻子，也是我的好朋友。对了，下次我让阿妮塔进宫，您也认识一下。不过阿妮塔生性就很柔弱，有时候我都觉得她太依赖丈夫了，如果比萨亚真的为国捐躯了，我看她都可能活不下去。这次出征，我看她一定又会哭上个三天三夜，就像上次……”

拉拉之后说的话，阿尔缇妮斯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但是从拉拉的话里，她找到了一缕曙光。

“拉拉，我想明天就见阿妮塔，不，现在……可以吗？”

“咦？”

这么快！

第33节：第九章 露娜的棋语(1)

第九章露娜的棋语

露娜，你是在告诉我，埃勃拉有诈，切不可以深入，对吗?

“阿妮塔”在亚述语中是怜惜的意思。人如其名，阿妮塔·米玛从头到脚都透着一股惹人怜惜的柔弱。她的容貌只能算得上清秀，但那种楚楚可怜的气质却足以让男人一头栽进她那双看起来总是充满水汽的眼睛里。

如果要用一种东西来形容她，那么就非丝花莫属了。那是一种不依赖身旁的植物就活不下去的花，她便是这种女人。

来到埃勃拉这么久，阿尔缇妮斯习惯性地去了解一些事情，比如埃勃拉的四大贵族中，哪些是真正掌握实权的，哪些是野心家，又有哪些是对赫梯构成威胁的，她都已经有了大概的了解。

米玛家族虽然是埃勃拉的四大贵族之一，却已经濒临没落，一是米玛家的男丁少，二是不知道是不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为数不多的几个男丁都因为资质和能力的问题而没当上什么大官，且不受埃勃拉皇帝的重用，家族便开始萧条起来。为此，米玛家的族长只能选择联姻的方式，将自家的女儿分别嫁给埃勃拉的其他贵族，搞好人脉。可惜嫁出去的女儿终归是泼出去的水，根本无法力挽狂澜，恢复米玛家往日的辉煌。

幸好有阿妮塔这个嫡长女，嫁的是埃勃拉四大贵族之首的犹塔家，否则米玛家早从四大贵族里除名了。

至于阿妮塔本人……

只是一眼，阿尔缇妮斯就看清楚了。

这个女人或许柔弱，但心思绝不简单。

光看她那身穿着，就知道了。

昨晚为了能顺利达成预想的目的，她暗中从布玛口中得到了一些信息，比如阿妮塔喜欢的东西，她的个性，还有爱好，也知道她特别

喜欢穿白色的衣服，几乎总是白衣飘飘的。但是今天却不同，她穿了一件米色的长裙。这个时代可没有什么撞衫之说，皇家和贵族的衣服自然不可能一样，但她却偏偏舍弃了最喜欢的颜色。看那衣料，应该是新做的吧，这才多少时间，她为何如此大费周章？想必她已经知道，阿尔缇妮斯和她一样也喜欢穿白色的衣服。她的身份也不低，论女性地位，除了皇帝的嫔妃，也就她最高贵了，因此她选择了米色。米色和白色看着很相近，可是放在一起的话就有明显的差别了。此举不仅没有舍弃她的偏好，还能在这场会面中突显一下“皇妃”的独一无二，可谓一举两得。

这样的女人，绝不会愿意失去现在的一切——近卫长官夫人的头衔以及荣耀。

这真是好极了！阿尔缇妮斯果然找对人了。

于是，从初次见面的寒暄，到后来的闲谈，阿尔缇妮斯和阿妮塔一见如故，让一旁的拉拉瞠目结舌，以她的智商实在分不清什么是做戏，什么是真实。过了一会儿，她也不那么惊奇了，反而为她们俩之间萌生的友情感到高兴。

见鬼的友情！阿尔缇妮斯笑容不减，心里却是在隐忍，做戏做久了，也会不耐烦。

或许上天怜悯她，终于等到了阿妮塔的诉苦。

尽管等到了，但是阿尔缇妮斯也实在很惊讶，人的表情可以转变得这么迅速，刚刚还喜笑颜开地说着家长里短的事情，突然之间，这位近卫长官夫人的眼泪就像泉水一样往外涌。

于是，阿尔缇妮斯很自然地赶忙询问：“怎么哭了？”

阿妮塔楚楚可怜的面容看起来是那么凄楚和心酸，活似遭受了天大的冤屈，泪水如涌泉，很快就泛滥成灾。

“阿妮塔，你哭什么？”拉拉似乎是习以为常了，很麻利地将手帕递过去，并歉然地看着阿尔缇妮斯。

“我……”阿妮塔接过手绢，又是一阵猛掉眼泪。

她做戏都做到这个田地了，阿尔缇妮斯知道自己再不登场，可能会被她的泪水淹死。

阿尔缇妮斯清了清嗓子，一副为姐妹出头的正义凛然的样子，“谁欺负你了？说出来，我为你做主。”

阿妮塔的泪水奇迹般地减少了流量，只剩下几滴泪珠还挂在眼角，看起来更为惹人怜爱。

“没什么。”咬着唇，她吐出一句。

“没什么怎么会哭成这样？”阿尔缇妮斯状似不信，“一定是受了什么委屈。”

“没有。”她拭泪，顿了一会儿，又吞吞吐吐地说道，“只是……比萨亚他……”仿佛这个名字是一道催泪符，让她快要干涸的眼睛又开始发起洪水来。

“他欺负你了？”为避免被她的眼泪冲走，阿尔缇妮斯赶忙接口。

阿妮塔摇头，但又十分凄楚地看向拉拉。

“是担心比萨亚的安危啦。”心思单纯的拉拉替好友解围。

阿妮塔的眼眸中闪过一道精光，拉拉没看到，阿尔缇妮斯可是看得分外真切，心里已经有谱了——终于是时候了。

“原来是为这件事情啊！听说比萨亚十分善战，近几年打了不少胜仗，陛下说他是个难得的将才，勇猛得很，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担心什么？”

阿妮塔似乎想说什么，来回绞着手?，却欲言又止，紧接着又是一阵抽泣，眼睛却不停地看着拉拉。

拉拉摸了摸脑袋，又替她说话：“她是担心比萨亚会出事，毕竟打仗都是你死我活的，稍不留意就会一命呜呼。比萨亚每次出征，她都担心得要死，这个还请皇妃殿下见谅。”

“原来如此！这么说阿妮塔是不想比萨亚出征，扬名立万了？”

“也不是啦，她只是担心他。对不，阿妮塔？”

听闻，阿妮塔点头，低泣着说道：“我只是很担心他，我知道身为军人的妻子不该说这些话，可我真的很担心他，一想到他可能回不来，我就……”还没说完，她就又是哭声一片了。

第34节：第九章 露娜的棋语(2)

拉拉急忙安慰她。就在这时候，阿尔缇妮斯眼尖地看到阿妮塔偷偷地扯了扯拉拉的裙摆，似乎在打什么暗号。

拉拉一副想说又不敢说的模样，而后像是耐不住阿妮塔的哀求，她深吸一口气，说道："皇帝陛下很宠爱皇妃殿下，不知道可不可以……"拉拉的声音渐渐轻了，不知道是想起了自己无疾而终的恋情，还是因为所说的是属于大逆不道的事情，有些胆小了，音量小得让人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阿尔缇妮斯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接话道："要我和皇帝陛下说，不让比萨亚出征？"

这话一出口，阿妮塔的哭声戛然而止，泪水涟涟地抬起头，又低下去，再次绞着那条可怜的手帕。

拉拉却涨红了脸，急忙摇手道："不是的，不是的，只是想……只是想……"声音又低了下去。

"想让我和陛下说，派一个危险少点儿的差事给比萨亚？"

阿妮塔绞手帕的手终于停了下来，脸庞上还有眼泪，眸中却有一抹算计的精光。

反观拉拉，她好似想要找个地洞钻下去，显得十分无地自容。在这个时代，军人为国家出生入死乃天经地义的事，做妻子的理应支持，而像阿妮塔的这种行为，分明就是陷自己的丈夫于不义，只为了她那份深藏在楚楚可怜外表下的虚荣心。

虽然没见过比萨亚其人，但对他的事迹也有所耳闻，是个货真价实的英雄。

可惜，娶错了妻子啊。

"这个我办不到。"阿尔缇妮斯猛地泼了阿妮塔一盆凉水。

阿妮塔的眼泪立马又开始泛滥了。

要命，她怎么那么会哭！阿尔缇妮斯在心里惊叹，忙不迭地说道：“但是我或许有办法可以让他安全回来。”

洪水又退了。

阿妮塔急忙问道：“什么办法？”

阿尔缇妮斯没有立即言明，只是说：“你得先答应我一件事情。”

“好，我答应。”她甚至没有问是什么事情。

虽然得到了她的承诺，但是阿尔缇妮斯仍然说道：“你要保证绝不可以让除了我们三人之外的其他人知道这个方法是出自于我手。”

阿妮塔疑惑不解，但是一想到自己的丈夫能够平安归来，也就忽略了，重重地点头承诺。

阿尔缇妮斯这才从身后拿出一张羊皮纸，“你把这个交给他，我保证，他会毫发无伤地回到你身边。”

阿妮塔接过来，急忙打开，看了一眼，却不是很懂，难免有些惴惴不安，看向阿尔缇妮斯。

“事到如今，你还有其他办法吗？”

阿妮塔默然。对于像她这样的女人，已经找不出其他方法来保护她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了。她将羊皮纸小心地收好。

“切记，不能让他知道这是出自于我手。”阿尔缇妮斯再次叮嘱。

“为什么？”阿妮塔突然很想知道。如果这个真的有用，为什么她不能让别人知道？

“因为我是女人。”阿尔缇妮斯说得有些嘲讽。

阿妮塔却恍然大悟。在这个男尊女卑的时代，男人不可能相信女人是有用的。

拉拉更是满头雾水，一直想着那张羊皮纸上写的是什么。

“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借助拉拉。”这是阿尔缇妮斯给她的建议。

阿妮塔了然地点头，紧接着便起身告退离开。拉拉也急忙跟了上去。

出了寝殿，拉拉和阿妮塔并排走着，突然说道：“我们是不是很过分？”

“什么？”

“我们这样做，岂不是让比萨亚变成孬种了？”拉拉心里很不是滋味，比萨亚也是自己的好朋友啊。

“你懂什么！”阿妮塔的语气很冲，表情变得狰狞。她和拉拉虽然都是贵族，但是拉拉的身份却略高一等，拉拉的父亲是人人敬仰的大祭司，而自己的父亲却是无能之人，家里的那些弟弟们也都是窝囊废，如果不是自己想尽办法嫁给比萨亚，她哪里会有现在的贵妇人生活？这一切是她好不容易得来的，绝不能失去。

尤其是现在，比萨亚的母亲一直以她无所出为由，让比萨亚纳侧室。如果比萨亚这次出征出了什么差错，那她所拥有的一切都会失去，很有可能会被赶出尤塔家，到时候她就会像她那些庶出的妹妹们一样，不知道会被父亲送给谁。

第35节：第九章 露娜的棋语(3)

她不要过那种日子！她要的是尊贵奢华且有权力的生活。

因此，她绝不可以让比萨亚出事！

拉拉被她吓了一跳，第一次看见阿妮塔露出这么尖锐的表情。

似乎是发现自己说错话了，阿妮塔又摆出那副楚楚可怜的表情来，柔声道："对不起，我只是担心比萨亚的安危。"

这番说辞，让单纯的拉拉没有起疑，"你不要担心了，我跟你说，皇妃是很聪明的。"她将沙龙被毒杀的事情说了一遍，脸上也情不自禁地露出敬佩之色，"所以，你放心吧。"

阿妮塔实在不知道该不该相信阿尔缇妮斯，仍是忧心忡忡。

直到她假借帕卡拉女神的名义，让比萨亚看了那张羊皮纸——比萨亚看后连晚饭都没有吃，一直研究着那张羊皮纸上的一切，深夜还在那儿大呼"精妙绝伦"四个字，让阿妮塔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而在皇宫的寝殿里，阿尔缇妮斯静静地坐在一张空无一物的圆桌旁，她的眼睛却像是看到了什么，笑得无比灿然。

"萨鲁，我们下棋。"

幻想中，又仿佛回到了月色笼罩下的赫梯皇宫。在皇帝的寝殿里也有一张圆桌，圆桌上金、银色的棋子在棋盘上挪动着……

萨鲁，这是我和你才知道的暗号。

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

三日后，当萨鲁站在高山上指挥军队作战的时候，他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棋盘，错落却有序的敌军仿若他最熟悉的棋子，每一步都是他所熟知的。

"陛下，埃勃拉军队的列阵似乎有点儿奇特。"梅诺站在萨鲁身旁，一脸的迷茫。何止奇特，没见过打仗时会把自己的军队分成那么多列的。不仅仅是排列的问题，那些队列的人数和形状都很相似，只

不过排得有点儿乱，好像把军队分割成很多方形，他们无从得知这些队列会从哪条路线攻过来，会有什么举动。

面对此阵仗，就连卡鲁伊这种老将也有点儿无从下手，不敢轻举妄动。

两军只隔了三百米，人数很明显地是赫梯有利，但是埃勃拉的这种举动反倒让人不安了。

站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当然看不出什么来，但是萨鲁却看明白了，眼前的一切让他陷入了某种回忆——在赫梯，在那个圆桌前，露娜被月光笼罩，狡黠的紫色眸子玩味地看着他面对棋盘的无措。

“认输吧，皇帝陛下！”她拨弄着吃掉的棋子，眨着眼睛威吓他。

“等一下！”他看着棋面上明显陷入困境的金色棋子，无论怎么走，似乎都逃不掉被包围的局面。

“已经很久了，我困了。”

萨鲁却似乎没听到，只管想着如何逃离这个困境，他愁眉苦脸的模样让阿尔缇妮斯咯咯直笑。

“早说了，你赢不了这局的。”

“你又偷藏了绝招，没告诉我。”萨鲁咬牙，看着眼前笑得像狐狸似的女人。

“哎呀……哪有。”她无辜地摆手，可是眼睛骗不了人，她的确私藏了。

他的气不打一处来，猛地起身，将她抱了起来。

“你干什么？”她吓了一跳。

“惩罚你的私藏。”他磨着牙，目露凶光，双手开始呵痒。

“别……哈哈哈……”她双腿乱蹬，想要逃脱，“别，我最怕……哈哈……”她被逗弄得笑声连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说！你刚才到底做了什么？”

“你停下来，我就说。”她讨饶。

萨鲁松开手，将她拥进怀里，指着棋面，“赶快说！”虽然只是游戏，但是输给自己心爱的女人实在是丢脸，他非得知道其中的秘密。

“不就是‘瓮中捉鳖’嘛！”

“嗯？”

“就是……”

那一夜仿佛近在眼前，幻化成他现在所看到的一切——瓮中捉鳖！

露娜，你是在告诉我，埃勃拉有诈，切不可以深入，对吗？

对吗？

没人回答他。但是眼前埃勃拉军队的阵型却变成了一张巨大的棋盘，而在棋盘的另一边，那骄阳似火的天空中，却出现了阿尔缇妮斯美丽的脸庞。

“陛下！”梅诺见他一直没有下令，以为他是无计可施了。

第36节：第九章 露娜的棋语(4)

站在高山上，萨鲁握紧拳头，全身都在颤抖，他多想现在就见到他的露娜。

“陛下！”

但是不能，现在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梅诺，传令下去，重新摆阵。”

梅诺一惊，“陛下，可是……”

“去！”萨鲁喝道。

“是！”

于是，原先数量众多的赫梯军只留下三分之一的士兵在前线，而其他人则全部往后退。

得到梅诺下达的指示后，卡鲁伊率领三分之一的士兵冲入敌阵。埃勃拉的阵型便开始出现了变化，分为四列，将卡鲁伊的军队团团包围起来。

寡不敌众的卡鲁伊却没有撤退，而是将阵列变成了圆形，并开始抵抗。埃勃拉军队逐渐收拢阵型，将卡鲁伊率领的军队逼迫得越来越紧，使其逐渐开始出现不敌之势。

就在此时，另一列赫梯军队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冒了出来，突袭埃勃拉军队的左翼，开出了一条缝隙。然后右方也出现了一列赫梯军队，开始突袭埃勃拉军队的右翼。

面对此阵法，埃勃拉军队被打乱了阵脚，不知道是攻击左边好，还是防御右边好，一片大乱。

形势开始对赫梯有利，站在高山上看到这一幕的梅诺喜不自胜地大呼起来：“陛下，趁这个时候再上一队人马，这样埃勃拉就输定了！”

“不，那不是我要对付的。”萨鲁一点儿也没有为显而易见的胜利感到高兴，反而好像在等待着更大的猎物，眼露精光。

埃勃拉军队已经大乱，赫梯明明可以乘胜追击，可是他们的脚步却放慢了，并没有穷追不舍，甚至只是自守，没有过多的攻势。

梅诺看得一头雾水，每次看到卡鲁伊已经快逮到埃勃拉的近卫长官了，却似乎有意放跑他。

正在此时，赫梯军的外围又出现了军队，将赫梯军包围了起来。

“这不是埃勃拉军队。”梅诺发现他们的战服并不是埃勃拉的。

“终于出现了。”萨鲁眼中乍现喜色，亲自挥动起军旗。

下一秒钟，更大批的赫梯军自外围涌现，将敌军再次团团围住。

这样的战阵彻彻底底打乱了埃勃拉军队以及那支陌生的军队，他们被冲散了，无法团结起来，只能各自为战，凌乱不堪，无法看见自己的军队挥舞的是什么旗语，只能乱打一通。

“陛下，先把埃勃拉的近卫长官抓起来。”梅诺兴奋地说道，想着一定要给埃勃拉一个痛击。

萨鲁却说：“不，放了他。”

“咦？”梅诺差点儿滑下山。

良久，萨鲁看着被杀得片甲不留的无名军队，说道：“保护皇后的骑士，我不能杀。”

“陛下，您说什么？”

萨鲁没有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埃勃拉的近卫长官带着军队撤离。

回忆又重现他的脑海……

“它为什么纵横都可以走？”又是宁静的夜晚，又是那张摆放着金、银棋子的棋盘，萨鲁看着那个出现在“皇后”面前的棋子。

“当然，它是骑士，专门保护‘皇后’的！”

“你说它吗？”萨鲁指向那枚形状似马头的棋子。

“嗯，它是骑士，只为保护‘皇后’，因此可以纵横行走。”

“麻烦！”萨鲁嗤之以鼻。

“所以啊，如果它被吃了，那么‘皇后’也就输了。”阿尔缇妮斯不厌其烦地教导着他国际象棋的规则。

是的，骑士，只为保护皇后的存在。

所以不能杀，否则露娜会有危险。

日落，赫梯与埃勃拉首战，实为埃勃拉完败，但他们没有损失多少兵力。而那支无名的军队，可是被杀得七零八落，堪称完败中的完败。

露娜，你的棋语我听见了。

很快，我们就能听到你真正的声音了。

很快……

我发誓！

第37节：第十章 摊牌(1)

第十章摊牌

她来这里还有一个目的：要和他摊牌！

埃勃拉输了，却输得毫发无伤；亚述也输了，却输得一败涂地。

两者虽说都是输，却有着天壤之别，就算是不懂军事的人，都知道这其中一定存在着某种蹊跷。

于是，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比萨亚。

比萨亚则是百口莫辩，因为连他本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赫梯军会让他毫发无伤地回来?

他被押解到议事殿，面对的自然是鲁纳斯的质问。为了公平起见，鲁纳斯安排夏尔曼躲在内殿的纱幔后旁听。

此时夏尔曼是一肚子的火，他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一切都是鲁纳斯秘密策划的，但是又觉得不合乎常理，因为这么做埃勃拉根本得不到什么好处。

“比萨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鲁纳斯坐在上座，面色冷凝。

“陛下，臣真的不知道。”战前，他对这次使用的阵法是信心十足，却没想到结果是如此的不堪一击，也无法明白，为什么赫梯的士兵不对他赶尽杀绝。

“这次与你往常使用的阵法不同，是你自己想出来的？”鲁纳斯一直对这次使用的阵法有些疑惑，与其说这个阵法不堪一击，不如说赫梯皇帝对这个阵法非常之熟悉。

“不，这不是臣想出来的。”

“哦？”鲁纳斯蹙起眉头，“那你是从哪儿得来的？”他知道比萨亚一直对兵法很有研究，研读了不少此类书籍，这也是他一直被埃勃拉人民称为勇士的原因之一。

“这是……”比萨亚正踌躇着要不要说出实话，他怕阿妮塔因此遭到牵连。

“说！”鲁纳斯掌击椅榻的扶手。

比萨亚非常清楚他的脾性，只好老实说道：“是臣的妻子告诉我的。不过，她只是担心我而已，才会把这个阵法交给我。”

“和阿妮塔有关？”鲁纳斯没想到是这个答案。比萨亚的妻子阿妮塔，他不是没见过，不过对她的印象不是很深，“你不会说，这个阵法是阿妮塔想出来的吧。”

“当然不是！臣的妻子绝对没有这种本事。是这样的，阿妮塔因为担心我这次出征会遇到危险，因此去了帕卡拉神殿为臣祈求平安，这个阵法就是在那儿获得的。”

“神殿？”

“是的，据臣的妻子说，是女神赐予的。”比萨亚据实说道。

“你没有详细问吗？”

比萨亚摇头，“臣当时如获至宝，拿到手后就研读起来，所以并没有细问。”况且阿妮塔是他的妻子，根本没有理由怀疑她。

鲁纳斯思索着比萨亚的话，他相信比萨亚绝不会背叛他，也没有必要说谎话。如果说受到女神的赐予，他唯一能联想到的就是拉拉。

拉拉？不，她绝对没有这个本事，能够想出这么高明的阵法。那么是辛克斯？不，也不可能，他也没有这种能耐。

事实上，他认为在埃勃拉还没有这样的能人，可以想得出如此出神入化的阵法来。

难道真是女神显灵了？

“陛下，臣说的句句都是实话。”见鲁纳斯不说话，比萨亚以为他不相信自己。

“我知道，你向来忠诚，绝不会有这个异心。”

“陛下……”比萨亚很是感动。

鲁纳斯沉思了一下，随即招来侍卫，“去，把拉拉给我找来。”

看来一切的症结，应该问拉拉可能更清楚。

很快，拉拉就被带到了议事殿，她显得有点儿紧张，入殿后一直没敢抬起头来，当她看到比萨亚也在时，却现出一脸愧色。

这一切，鲁纳斯都看在眼里，“拉拉！”

“是的，陛下，我在。”拉拉慌忙下跪。

“比萨亚说，这次使用的阵法是帕卡拉女神赐予的，是不是有这回事？”鲁纳斯金色的眸子一眨不眨地盯着她，看得她有点儿犯憷。

“这个……”拉拉手脚冰凉地跪在地上，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说！”拉拉心思很单纯，什么都可以从脸上看出来。

“我……我不知道。”

拉拉没有说实话，因为在她的认知里，这次事情的起因是自己和阿妮塔，是她们去央求皇妃殿下的，而皇妃殿下也帮了她们，虽然和原先的结果大相径庭，但是她不可以因此出卖人家，把一切过错都推到皇妃殿下身上。

“拉拉！”鲁纳斯呵斥道，“说实话！”

拉拉显然被吓着了，脸色霎时苍白，却还是摇头。

鲁纳斯见她如此反应，更觉得事情有些蹊跷，拉拉的个性他非常清楚，她似乎是在维护着什么人。

第38节：第十章 摊牌(2)

“拉拉，不说实话的话，我就砍了比萨亚的脑袋！”鲁纳斯撂下狠话，他知道拉拉和阿妮塔情同姐妹。

这一下，不要说拉拉了，比萨亚也是脸色惨白。

拉拉辩驳道：“陛下，这不关比萨亚的事情，都是我……”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脑袋瓜子可想不出这种东西来。”

“我……我……”拉拉一连好几个“我”字，却又说不出其他的话，一着急，眼泪就哗哗下落，“我……真的不知道，我……”

“到底是不知道，还是不愿说？！”鲁纳斯显然没有闲情逸致和她耗下去了，“是不是要我把你关进大牢，你才肯说！”

“不要！”拉拉害怕地大叫，哭得也就更凶了，简直是泪雨滂沱。

鲁纳斯觉得额际突突地疼起来，心情也瞬间恶劣起来，“既然不说，那我就只能按照国法来办了。”说完，就下令招来若干个侍卫。

“不要，陛下！陛下……”眼看着自己要被带走，拉拉是惊恐万分，脸色呈现一片死灰，再加上涕泪横流，看起来可怜至极。

正当她快要被拖走时，殿外却响起了阿尔缇妮斯的声音——

“放了她，这件事和她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没料想到她会出现，不仅仅是鲁纳斯，连拉拉也忘记了啼哭。

“皇妃殿下……”拉拉看着她缓缓走进殿内，拼命地对她摇头。

阿尔缇妮斯朝她一笑，告诉她不用担心自己，心里却着实有些愧疚，这个女孩儿真是既单纯又善良，想到刚才她死都不肯把自己供出来，阿尔缇妮斯就觉得很过意不去，毕竟幕后策划这一切的都是自己，而拉拉不过是被自己利用了。

没有理由让拉拉承担一切。

她又看向跪在地上的比萨亚，这个男人也是被她连累的。

最后她才将视线转移到先是震惊，而后转为冷酷的鲁纳斯的脸上。

她明白自己不该出现在这里，但是她的个性却不愿意任何人因她受到牵累。从事件的一开始，她就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但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所要传达的信息已经让萨鲁知道了——他要对付的不仅仅是埃勃拉，还有隐藏在埃勃拉后面的另一个黑影。

澄澈的目光越过鲁纳斯，锐利地射向隔离着内殿和外殿的那层纱幔上。

她来这里还有一个目的：要和他摊牌！

纱幔后的夏尔曼被这种视线镇住了，竟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

收回视线，阿尔缇妮斯又再次看向鲁纳斯，他的脸色阴沉得吓人，邪魅的金色眸子冷冷地眯起。

顿时，整个议事殿里的空气也好似凝固起来。

比萨亚和拉拉连大气都不敢喘，只觉得这个地方让人莫名地胆战，未等他们反应过来，就被人带出了议事殿，或者说是被拖出来的。

殿门被重重地关上，像一道地狱之门。

“我早就应该想得到。”鲁纳斯暴戾的目光射向阿尔缇妮斯，其中竟还含着一种悲凉。

他现在是爱恨交错，不知道是爱她多一点儿，还是恨多一点儿。

“现在想到了也不晚。”阿尔缇妮斯平静地回答。

这样的对话，让躲在纱幔后的夏尔曼颇为吃惊。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

“既然已经摊开了说，那么躲在纱幔后的那一位，是不是可以出来了？”

夏尔曼没有任何迟疑，缓步走了出来。他俊美的脸庞已经从震惊转为阴暗冷魅，眸中闪烁着对阿尔缇妮斯的探究。

沉默了许久，他才开口，对着鲁纳斯说：“我开始有点儿明白了……”他明白了鲁纳斯明明握有一张王牌，却迟迟不用的理由。

鲁纳斯倏地皱起眉头，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但似乎已是避无可避了。

夏尔曼再次把视线凝固在阿尔缇妮斯身上。

这样的女人还是第一次见到。

让他觉得……危险！

“你知道我的身份。”这不是疑问句，而是肯定句，或者说是想试探她知道了多少。看到她镇定的表情，他就知道自己猜对了，她果然知道！“什么时候？”

第39节：第十章 摊牌(3)

除了鲁纳斯之外，埃勃拉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一直用仆从的身份掩饰自己。

“从一开始！”阿尔缇妮斯回答。

这可让鲁纳斯吃惊不小。

“你是说那次在花园擦肩而过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一开始只是怀疑，之后我才肯定了我的怀疑是对的。”

“我哪里让你起疑了？”连负责接待他的埃勃拉宰相乌克都不知道他的身份，仅仅一面之缘，她又怎么可能知道，这真是让他好奇。

“鞋子。”

“鞋子？”夏尔曼显得有些疑惑。

阿尔缇妮斯轻笑，“你不觉得你的鞋子比起你的手下，质地更好、更华丽吗？”

夏尔曼身形一僵。

“一个仆从，虽然衣着很普通，却穿着一双比主人还要好的鞋子，不是很奇怪吗？”阿尔缇妮斯的语气更像是一种嘲笑。

夏尔曼的眸子冷冷地眯起来，死死地盯着她，然后又突兀地一笑，“我真是失策！不过……”

“不过？”阿尔缇妮斯听出他话里有话。

“我不是忽略了，而是当时我没找到适合自己尺码的鞋子。”他在笑，可是眼里一点儿笑意都没有，看着阿尔缇妮斯的黑色眸子阴沉无比，就像暴风雨前的宁静。

“是吗？那真是我的运气了。”

夏尔曼冷笑几声，“我还有个疑问，想请你解答一下！”

“什么？”

“以你的头脑，我想不透，你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夏尔曼别有深意地说道，这个女人完全超出了他的料想，回想起与赫梯对战的场

景，他觉得有种被愚弄的感觉，他的骄傲和自尊被人狠狠地击碎了。

他一如刚才那样深沉地探究着阿尔缇妮斯，未曾想过那样出色的阵法竟是出自一个看上去柔弱至极的女人之手。

在不久之前，这个女人是他认为最有利的一颗棋子，没想到……这个被他认为是棋子的女人却让他尝到了初次的失败。

尽管有种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的耻辱，他也没有忽略她出现在此的目的。

这个女人的谋略让他不容小觑。

“你以为呢？”好似在挑衅他，阿尔缇妮斯平淡地开口。

“警告我！”这是夏尔曼想出的唯一答案，“当然了，不光是在警告我，你也是在警告埃勃拉皇帝。”说着，他看向一直沉默的鲁纳斯。

此时鲁纳斯的表情是难以言喻的复杂，从他知道这个惊人的策略出自她手之后，就已经明白这其中的含义了。

警告……

警告他如果要和亚述合作，那么下场就跟这次亚述军队一样，会输得一发不可收拾。

她也在警告夏尔曼：胆敢与赫梯为敌，就是这种下场。

甚至，她顺利地通知了赫梯皇帝，他要对付的不仅仅是埃勃拉而已。

想到这些，闪烁在他眸中的不只是炽热的眷恋，竟还有着更深的恨意。

恨她为何可以如此聪慧，也恨她为了赫梯皇帝可以不顾一切，把自己暴露在了敌人面前，把自己推到了浪尖刀口。

“当然，这个计谋是在你笃定埃勃拉皇帝不会杀你，而我如果要杀你，他也会阻止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你很清楚即使暴露了自己，也是性命无忧。”夏尔曼开始分析她的策略，“我甚至还可以补充一点，你在警告埃勃拉皇帝的时候，还加了个提醒——提醒他不要和我合作，对吗？”最后两个字夏尔曼说得咬牙切齿。

不过，他不得不承认，这个计谋实在缜密得让人惊叹。

一石三鸟，尽在她的掌握之中。

“可怜啊……”夏尔曼极为反常地叹息道。

鲁纳斯冷眼射向他，明白他嘴里的可怜指的是谁。

阿尔缇妮斯当然也清楚，他这是在暗指她无情地利用了鲁纳斯·尤拉三世对她的痴恋。

“说不定埃勃拉会毁在一个女人的手里。”

“住口！”鲁纳斯喝道。

“被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你还要袒护她？”夏尔曼讥讽道。

“这是我的事情！”鲁纳斯狠狠地打断他的话，眸子里涌动着杀气，“你管得太多了！”

第40节：第十章 摊牌(4)

“恼羞成怒了？”他似乎是在故意激怒鲁纳斯。

阿尔缇妮斯冷眼瞧着这一切，对于夏尔曼的挑拨，用意何在，她心知肚明。

只不过……

“现在杀了我，你认为有价值吗？”

夏尔曼回首看她，“现在杀你，只会让事情更不好办。不过，我有必要提醒一下自己的合作伙伴，你的存在有多么危险。”

“你在害怕我？”阿尔缇妮斯讽刺道。

夏尔曼猛地板起脸来，“不要试图激怒我。”

她笑，“何必说那么多话呢？”

夏尔曼暴戾地看向她，阴风阵阵。

阿尔缇妮斯一点儿都没有被他吓着，反倒悠闲地站起身，“很晚了，我想大家都应该好好休息一下。”

要比谋略，来日方长啊。

说罢，她自顾自地走出殿外。

见她离去，夏尔曼才收起冷厉的目光，“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对她那么执著了。”

“你最好不要动她！”

说话的同时，鲁纳斯已经把剑抵在夏尔曼的脖颈处。

“信不信，我可以现在就杀了你。”鲁纳斯眼里有着警告，以及杀气。

“真是开不起玩笑的人。”脖子上虽然架着一把剑，夏尔曼却没有丝毫惊慌。

“别动她！”剑又逼近了一分。

“对这样的女人，我很难不感兴趣！”

“别——动——她——”鲁纳斯吼道，锋利的剑划破了夏尔曼的皮肉，血腥味儿在空气中散发开来。

夏尔曼露出狠辣的眼神，“最好收起你的剑，否则……”电光石火之间，他的动作快得几乎看不真切，鲁纳斯的脖子上也架起了一把剑。

两人对视，目光相撞，似乎形成了一阵暴风，谁也不让着谁。

像是明白对方都是不好惹的对手，静默片刻，他们又同时收回了剑。

夏尔曼抹了一下脖子上的血，“放心，对不属于自己的女人，我不感兴趣！”

“最好如此！”

夏尔曼舔了舔指尖上的血，邪魅地一笑。

那种笑莫名地让鲁纳斯感到不安。

离开之际，夏尔曼说道：“看来我和你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什么意思?

殿内，独留鲁纳斯一人思索着这句话的含义。

另一边，阿尔缇妮斯没有回到寝殿，而是站在某个长廊的角落，正在等待着什么，她的嘴角噙着笑容。

不久，就有一个黑影靠近她。

她没有看向来人，直接说道：“怎么样？相信我的话了吗？”

黑影僵直着身体，久久才吐出一句：“你为何笃定我会帮你？”

阿尔缇妮斯回头看向他，眸子里精光四射，“赌你对埃勃拉的忠诚。”

黑影笑了起来，那笑声听起来格外爽朗，“这就是这次策略的第四个用处？”

“是的！”

那人的身子颤了一下，像是在挣扎什么，又过了许久，他才缓缓吐出一口气，“好，我帮你！”

他从阴影处走出来，赫然是埃勃拉的第一大神官——辛克斯·摩纳。

第41节：第一章 统一阵线(1)

卷二名动天下篇

第一章统一阵线

这时候，摩纳父女俩算是正式地站在了同一条阵线上。

月光笼罩在辛克斯和阿尔缇妮斯的身上，两人因为达成了某种协议，都暗自吐了一口气。

阿尔缇妮斯正准备离开时，辛克斯喊住了她。

她诧异地回头。

拥有一张娃娃脸的辛克斯虽然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但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小了许多，一身红袍衬得他的皮肤更是比女人还要白皙，尽管如此，他依然有着身为长者的沉稳。

“或许是我多问了，但是在帮你之前，我还是想再确定一下，你真的不能留在埃勃拉吗？赫梯皇帝能给你的，尤拉三世陛下同样能给你。”

辛克斯知道此时不该说这样的话，但是他更加明白，眼前的这个女子，是可遇不可求的。

阿尔缇妮斯没有丝毫犹豫，断然答道：“我还是之前的那句话——这里不属于我，我的心、我的人，都属于赫梯。或者我可以换成另一种意思来回答你——我的存在，对于埃勃拉只会是一种威胁。”

辛克斯幽黑的眸子闪了闪，而后轻轻地叹息道：“真可惜，真是可惜啊！”

“我想现在没有人能比摩纳大人更明白这个道理了。”阿尔缇妮斯并不是在说服他，而是提醒他。

“不瞒你说，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我觉得杀了你可能会比较好。”辛克斯说此话的时候，眼里并没有杀意。

听到这话，阿尔缇妮斯非但没有觉得害怕，反倒显得有些高兴，“看来我选择辛克斯大人作为合作对象是一件很明智的事情。”

他非常的坦白，这样的人心地必定是十分纯净的。

“恭维的话少说。”辛克斯板起脸来，这样的事情他还是第一次做，心里还没有底。“我想今天就到这儿吧，之后的事情我会来安排，到时候我会想办法通知你。”

“我明白。”阿尔缇妮斯露出优雅的笑，“那么我等您的好消息。”

话刚落音，两人突然听到一声抽气声。

慌忙回头，两人便看见不知道何时躲在角落里的拉拉。她看起来惊恐异常，瞠目地看着他们，脸上写满了不敢置信。

“拉拉！”辛克斯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会突然出现。

这样事出突然，也是阿尔缇妮斯没有预料到的，未等她做出反应，辛克斯已经开口了：“请皇妃殿下先行离开，余下的事我自会处理。”

阿尔缇妮斯很快就明白，辛克斯不想把自己的女儿拖下水。而且自己并不适合出面处理，反倒他来处理会更加妥当。

于是，她没有停留，立马离开。

拉拉很显然还没从刚才的震惊中转醒，直到阿尔缇妮斯走远了，她才急忙抓紧辛克斯的衣襟追问道：“父亲，这是怎么一回事？什么赫梯，什么埃勃拉，还有您要帮她离开埃勃拉吗？父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辛克斯现在是一个头两个大，他反握住拉拉的手，试图让她冷静下来，“拉拉，这和你没有关系，你不知道比较好。”

“父亲！”思维混乱的拉拉依然沉浸在刚才所听到的事情当中，她因为担心皇妃殿下会被皇帝陛下迁怒，回到神殿后一直坐立不安，于是就想到宫里来看看情况，却未曾想到会看到刚才的一幕。

“拉拉，听话，走，你先跟我回去。”辛克斯觉得久留在此地，恐怕会被人发现，加上拉拉现在很惊慌，他必须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让她冷静下来。

娇小的拉拉本来就没什么力气，根本挣脱不开父亲的牵制，被他半拉半扯地带回了帕卡拉女神神殿。

一到神殿，辛克斯就让在场的小神官们退下，并下令没有他的准许谁也不能进来。等所有人都离开，只剩下他们父女之后，他才开口道：“拉拉，忘记刚才的一切，什么都不要去想。”

“不！”拉拉激动地大叫，“父亲，不要瞒着我，我有权利知道实情。”她有些害怕地颤抖着手，扯住辛克斯的衣袖，“告诉我，父亲，您是不是要做什么对埃勃拉不利的事情？”她对先前听到的谈话内容并不是很明白，但是大体意思还是清楚的。

她的父亲要帮助皇妃殿下逃离埃勃拉。

更甚者，她听到皇妃说，她的心、她的人都是赫梯的。

这是什么意思？

她是埃勃拉的皇妃啊！为什么会和赫梯有关系？而且还是用“回去”这个词。

辛克斯很清楚自己的女儿是什么个性，就像他一样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尤其是对自己想知道的事情，更是倔得连十匹马都拉不回来，一定要知道了才会罢手。

“拉拉！”辛克斯不得不拿出做父亲的威严来，他紧绷着脸，一副凶狠的样子，可惜他这张娃娃脸，再怎么装凶狠也没用。

“父亲，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不要瞒我！”拉拉依旧固执地追问。

辛克斯显得无措极了，这个女儿真是让他头疼，看来如果他不说，她是不罢休的，甚至可能会捅出娄子来。

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有些犹豫，毕竟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万一东窗事发，弄不好就得人头落地。

“父亲！”拉拉用力地扯着他的衣袖，那模样是铁了心要问出答案。

第42节：第一章 统一阵线(2)

“行了，行了！”辛克斯抽回在她手里的衣袖，“我可以告诉你，但是听完以后，你一定要冷静，一定要记得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明白吗？”

此时的拉拉只想着要知道事情的始末，其他的一概不顾，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

辛克斯虽然担忧，但是此刻也找不出什么搪塞的理由，只好原原本本地都说了出来，不过在开始之前，他先问了拉拉一个问题。

“你觉得皇妃殿下是个怎样的人？”他指的当然是阿尔缇妮斯。

“皇妃？”

“嗯！”辛克斯示意拉拉坐下。

“很漂亮，也很聪明。”她乖乖地坐下来回答，说话的语气有羡慕，也有失落。

“只是这样？”

“嗯……除了这些，我觉得她有时候还挺神秘的。”至于到底神秘在哪里，她也说不清楚，总觉得自己和阿尔缇妮斯不像是一个世界的人，更直白的意思就是：层次不一样。

“神秘？的确如此。我从一开始就觉得她很不一般。”这不是说后话，而是辛克斯一开始就对阿尔缇妮斯的身份起了疑心。起先是她莫名地出现在埃勃拉，那一次的降雨，他是记忆深刻的；而后她一直被皇帝纳在羽翼之下，寸步不离；接下来就是她怀孕了；最后就是她很突然地成为了埃勃拉的皇妃殿下。在这期间，皇帝对她的身份从未做过任何说明，只说她是他在外出时遇到的。

从那时开始，他就觉得这其中一定有问题。他问过菲诺斯，问过夏莱，但他们都守口如瓶，这就更让他起疑了，因为在这之前，他知道菲诺斯、夏莱、阿贝尔曾经去赫梯办过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情他并不很清楚，只知道他们回来的时候，她就出现了。

之后，无论他再怎么问，都被皇帝搪塞了过去。

既然得不到答案，他也没再去问，毕竟皇帝要做的事情，臣子根本无从干预。倒是这个女人让他不止一次地惊叹。女人，他见得多了，就没见过像她这样的，且不说她满身的贵气，就说那场降雨，已经让他惊叹得无以复加了。

所以他笃定：她绝非寻常人！

这种怀疑和猜测一直在他心中盘绕，直到三天前，她以祈神的理由约见他，他才得到了答案。

她竟然是赫梯皇妃，是被皇帝绑架来的！更重要的是，她这个人质并没有在后期产生什么实质性的作用，而是偏离了人质的轨道，当上了埃勃拉的皇妃。

虽然不知道她为什么单单会找上他，但是她从始至终都笃定他一定会帮她。或许是她的这种自信，或许是她之后的晓之以理，总之，最后他连拒绝的念头都荡然无存了。

由此，他惊惧地发现，皇帝为了得到她，而做下了一件极其愚蠢的事情——和亚述合作攻打赫梯。

夏尔曼是个什么样的男人？狡诈、阴狠、毒辣都不足以形容他的万分之一。怎么皇帝可以如此糊涂，难道他不知道这可能会让埃勃拉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吗？

不，皇帝是知道的，只是“情”字让他不得不这么做。

所以他答应了与阿尔缇妮斯合作，他必须拯救皇帝，拯救自己的祖国。

他也想过，干脆杀了她，毕竟她是所有问题的源头。但事已至此，杀了她，只会让事情更麻烦。如果赫梯皇帝知道她被杀，只会更加迁怒于埃勃拉，到时候将是一场灾难，而夏尔曼绝不会向埃勃拉伸出援手，甚至还会落井下石。

埃勃拉会就此毁灭的。

但是，如果他帮助她回到赫梯，那么情形就不一样了。

“我会消弭这场战乱！”当时她就是这么说的。

“而且我保证，只要赫梯皇帝在位，那么赫梯和埃勃拉绝不会有战争。”随后，她又开出了一个十分诱人的价码。

她拿捏得实在很有分寸，字字句句都戳在他的心头上。因此，他更是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女人不仅厉害，更是可怕，而她的可怕正是埃勃拉最大的威胁。

如她所说，她的离开才是拯救埃勃拉的关键。

“父亲，你怎么突然不说话了？”拉拉见他沉思了半晌，一句话都没说，赶紧上前扯了扯他。

第43节：第一章 统一阵线(3)

辛克斯看了女儿一眼，本来事情已经向好的方面发展了，却未曾想到会让拉拉撞见。

他再次呼出一口气，长叹不已，重新回到先前的话题上，“拉拉，这件事有些离奇，更有些荒唐。你知道吗？现在这位皇妃殿下，她真正的身份是赫梯的皇妃殿下。”

父亲冷不丁地爆出这么一句话，让拉拉彻底傻了眼。

“什么！”她震惊得连眼珠子都快凸出来了。

“拉拉，不管你信不信，事实就是这样。之前的谈话，并不是我要做什么对不起埃勃拉的事情，相反，我要做的是一件再正确不过的事情——我要帮她离开埃勃拉，回到赫梯。”辛克斯将所有的事情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

“这怎么可能？她是赫梯的皇妃，可她现在是埃勃拉的皇妃殿下啊。”她喃喃自语，开始念叨起来。良久，像是想到了什么，愤慨道：“一定是她欺骗了陛下。”

这就是拉拉的结论。当然，以她的智商，也就这点儿水准了。

辛克斯翻了一下白眼，觉得这个女儿什么都好，就是思想太过单纯了。“陛下是何等精明的人物，你以为能骗得了他吗？”

“那……那……”拉拉支支吾吾的，除此之外她根本想不出另外的答案来。

“恰恰相反，陛下什么都知道，却刻意地忽略，甚至还替她隐瞒了身份。”

“啊！”震惊，简直是被雷到了。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事情！”辛克斯愁苦地说道，“拉拉，陛下已经陷进去了，陷在了一个名为‘情’字的流沙里，如果没有人去拉他一把，他就会灭顶。”

拉拉并不是很明白父亲的意思，只觉得脑子很混乱。

“我必须拉他一把，否则就晚了。”

辛克斯现在虽然是神官，但埃勃拉前任皇帝在位时，他身兼宰相的职位，如今的皇帝鲁纳斯·尤拉三世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

论智慧、操守、谋略，鲁纳斯在埃勃拉所有皇室子弟中是无人能及的。尽管他的个性有些阴沉，有时候也让辛克斯觉得有点儿害怕，但他在位的五年里，比前任皇帝做得要出色得多。

这才使辛克斯卸下了宰相这个职位，专司神官这份看起来比较轻松的工作。即使现在他不太管辖政务，但臣子毕竟是臣子，适时地提醒帝王，是义务，更是责任。

“父亲，您等一等，我觉得好乱。”不知道为什么，拉拉有种想哭的冲动，“您是说陛下爱她，已经爱得什么都不顾了，是吗？”

辛克斯不忍地看着女儿，她从小就爱恋着皇帝，这份爱足足有十八个年头了，他不该再往女儿的心上刺一刀，可是不说不行啊，否则她不会明白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是的，陛下爱她，或许已经超过他对这个国家应有的责任了。”

“不——”拉拉尖叫，捂着耳朵不想再听下去。

“拉拉！”辛克斯用力扯下她捂着耳朵的手，“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尽管你嘴上说不愿意做陛下的侧妃，可是我知道，你的心还没死，你潜意识里一直在等，你一直在对自己说：还会有机会的。你知道陛下或许爱她，但是他不可能只有一个妃子，所以你还是在等。”说着，辛克斯将她拥入怀里，“傻女儿啊，你和陛下是一样的傻，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为何还要强求？”

“父亲，我是……我是……是不是没有机会了？是不是……一辈子……也等不到了。”拉拉颤抖地揪住辛克斯的衣襟，涕泪交错，已经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辛克斯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以她的性子，认定了谁的话便是一辈子的事情。但他无法这么说，如果拉拉没有听见先前的谈话，那么

他这个做父亲的势必要好好点醒她。但是现在拉拉已经被拖下水了，不管她愿不愿意，都脱不了关系了。

埃勃拉现在基本上就靠他们父女俩了。

“也不一定。”辛克斯抬起她梨花带雨般的小脸。

“父亲？”

“拉拉，如果她回到赫梯去了，或许你还有机会。”辛克斯觉得必须让女儿和他站在同一阵线上去处理这件棘手的事情。

第44节：第一章 统一阵线(4)

“不，不行，这是背叛了陛下！”拉拉死命地摇头，不管爱情把她伤得有多重，她依然有自己的立场：绝不做对不起陛下的事情。

陛下那么爱阿尔缇妮斯，如果她离开了，陛下一定很伤心吧。

想到此，她的眼泪落得更凶了。

“拉拉，这不是背叛，相反，我们是在拯救陛下。”辛克斯有时候真觉得这个女儿善良得过头了。

“可是……”

“拉拉，你是埃勃拉的子民，要为埃勃拉奉献你的忠诚。”辛克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你深爱着陛下，难道想看着他自取灭亡吗？”

“不，我当然不会。”她用力地摇头。

“好吧，我换一种方式说，拉拉是个善良的姑娘，设身处地地想想，如果是你，被迫离开自己心爱的丈夫，被硬逼着嫁给一个不爱的男人，你愿意吗？”

当然不愿意！如果是她的话，宁愿去死。

“拉拉，皇妃殿下如同你的想法一样。然而她却没有想到死，她一直在想方设法回到自己丈夫的身边。最让人敬佩的是，她并没有使用什么卑鄙的手段。但是，现在没有，不能保证将来没有，万一……”辛克斯决定要吓一吓她。

“万一？”拉拉的心瞬间被提到了嗓子眼儿。

“万一她发起狠来，杀了陛下怎么办？”

“不！”

这是对付拉拉最有效的方法，谁都可以死，唯独她爱恋的皇帝陛下不能。

“这就对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救陛下。”辛克斯用袖子擦着她不停滴落的泪水。

拉拉在挣扎，在所谓的背叛和拯救中挣扎。

“我……”她犹豫，却无法违背心中最真实的答案。

“父亲，我要怎么做？”擦干泪，她勇敢地问。

辛克斯大喜，“乖，这才是我的好女儿。”

这时候，摩纳父女俩算是正式地站在了同一条阵线上。

尽管辛克斯一再交代拉拉不可以告诉第三个人，但她还是将这件事情告诉了阿尔玛。

为什么呢?

因为她认为阿尔玛是个绝对可以信任的人。

直白一点儿说，她是不得不吐点儿苦水，而接收者除了阿尔玛，没有第二个人选了。

至于阿尔玛，与其说是震惊，不如说激动比较恰当。

因为他苦思用何种方法解救母亲，几乎想破了头，事情却不知不觉地发展到绝佳的境地了，怎能让他不激动?

于是，当拉拉说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就拍胸脯答应了。

更重要的是，他知道以拉拉的智商，搞不好还会把事情搞砸了，与其让她去干，还不如让他来干更安全。

“你们打算怎么做？”阿尔玛单刀直入，他需要知道他们详细的计划。

“父亲说，因为前次战事对埃勃拉军队的士气很有影响，他会以祈神的方式在大神殿举行祭祀。”拉拉一边说，一边注意过往的人群，以免节外生枝。

“你是说，利用这个祭祀把母……皇妃殿下弄出去？”阿尔玛假意地在神像上东抹抹西擦擦，看起来像是在很认真地工作。

“嗯，不过还有个问题。”

“什么？”

“父亲说，陛下会参与祭祀，皇妃却不需要了。因此，陛下离开的那段时间，就是我们行动的时间。但问题在于布玛，她寸步不离地守

在皇……不，那个女人身边。”自从拉拉知道阿尔缇妮斯的真实身份后，就不再称呼她皇妃殿下了，“要是那个女人突然不见了，布玛很快就会发现，到时候陛下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知道，那么计划就前功尽弃了。”

“有道理。”看来这个问题是行动前必须要先解决的。

“你别看布玛那副样子，其实她很精明，一般人根本骗不了她，而且如果用一些事情支开她，也不太可能，我听说陛下曾吩咐过她，无论何种情况下都不能离开那个女人。”

阿尔玛听见拉拉一直叫着“那个女人”，心里还真有点儿不爽，但是又不好发作，只好隐忍，“那么打晕她，或者干脆杀了她，不就行了。”

“废话，那不就等于告诉陛下，有人要帮那个女人逃走吗？”拉拉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第45节：第一章 统一阵线(5)

“这么说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先找个替身了。”这是阿尔玛得出的结论。

“替身？”拉拉歪着脑袋，不解地问道，“什么意思？”

“就是在皇妃离开皇宫后，还能继续装成她的样子，骗过布玛的眼睛的人。”阿尔玛沉吟道。

“怎么可能？哪有这种人！”拉拉觉得这是个很不可思议的提议。

阿尔玛却不以为然，冲着拉拉明媚地一笑，“你觉得我这张脸像谁？”

拉拉看着他，映入她眸中的是一张比女人还要美丽的脸孔，清灵得如同月光笼罩下的精灵，刹那间，另一张脸孔与之重叠。

“啊！”拉拉恍然大悟地叫了起来。

阿尔玛迅速捂住她张大的嘴，“嘘——”

拉拉也察觉到自己的举动太引人注目了，立马蹲到阿尔玛身边，两个人四双眼睛来回察看周围，看到没人注意他们，才松了一口气。

“阿鲁，你别怪我不提醒你，这很危险，弄不好会死的。”拉拉不是要吓他，而是跟他阐明这其中的危险。

她和父亲不一样，发誓要忠诚于埃勃拉，即使死也不怕，可是阿鲁……

“你就不用担心我了，这是为了国家，不是吗？”他说得很伟大，让拉拉感动得几乎掉眼泪，果然，阿鲁是值得信任的人。

可是……

“可是，阿鲁，你是个男人。”这是拉拉第一个想要反驳的问题。

“你笨啊！又不一定要跟布玛面对面地处着，只要有八成像不就行了。我的身高可以用坐着或者躺着来遮掩，还有啊，可以只让她看见我的侧面。总之，我保证一定行。”

拉拉觉得有点儿道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阿鲁，头发怎么办？”

“啊？”这可真的难倒他了。是啊，母后那头齐腰的银发要怎么办？总不见得戴顶帽子或者顶着个斗篷吧？这样不让人怀疑才怪。

虽说这个世界上银发的人也不少，可是一时间到哪里去找？

等等！

银发的人是很多，而且眼前就有一个。

话说头发短一点儿，某人应该不会生气的吧？

唔……不过，以他的知晓，某人可是对母后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很注重哦，大概连汗毛都不准人碰一下吧。

想着他就觉得心底有些犯憷。

但是，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啊！

他烦躁地搔了搔头。

不管了，到时候再说，先救母后才是最要紧的。

“阿鲁？”拉拉见阿尔玛不知道在想什么，只好推了他一下。

“啊！”

“你想什么呢？”拉拉扳过他的脸来。

阿尔玛俏皮地一笑，示意她把耳朵凑过来。

拉拉依言凑了过去。

“你去对母……呃，皇妃说，问她借点儿东西。”

他在她耳边说着，听得拉拉杏目圆睁。末了，她才爆出一句惊人之语：“阿鲁，你真聪明！”

阿尔玛咧开嘴，心想：很好，万事俱备了。

第46节：第二章 离别赠言(1)

第二章离别赠言

阿尔缇妮斯觉得十分不舍，而阿尔玛也是意犹未尽，下意识地瞪了拉拉一眼。

因为埃勃拉短期内适逢两场大战，先是亚述，而后又是赫梯，弄得整座城里人心惶惶，于是，守备也比原来森严了一倍。为抵御外敌入侵所建的高墙，更是加派人手守在城楼上，三步一人，五步一卫队，到处都是手持兵器的士兵，就连城内的商业区和百姓的住所也有士兵时不时地巡逻一番。此种情况下，莫说是人了，老鼠都无法随意地出入。

既然无法出城，城内大多商客只能下榻在驿站内。幸好埃勃拉是沙漠国家，非常看重贸易往来，城内大大小小的驿站也有十几家，但现在也是僧多粥少，人满为患了。

假扮成商人的奥利和卡布斯在埃勃拉和赫梯开战前就已经潜入了城里，一是好里应外合，二是伺机营救出阿尔缇妮斯，毕竟有一个这么重要的人质在埃勃拉皇帝手里，对于赫梯来说实在不利。

他们待了数日，早已将埃勃拉城的道路都摸熟了，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想办法救出阿尔缇妮斯。

关于这点，卡布斯和奥利都是相当的着急，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接近皇宫，更不要说潜入进去了。

正当他们一筹莫展时，奥利的老鹰“勇者”却奇迹般地带回了一封书信。

书信上写着：三日后卡拉神庙

在这张羊皮书信的右下角，还有一个奥利和卡布斯极为熟悉的图案——白色的月牙。

这是……

“这是皇妃殿下的记号。”奥利喜不自胜地嚷道。

白色的月牙是阿尔缇妮斯最喜欢用的图案，因为比起这个时代的印章或徽记，这个图案更容易让人记住。

卡布斯也是欣喜万分，“奥利，你的办法成功了。”

奥利用力地点头，之前因为无法潜入皇宫，因此他让“勇者”不停地在埃勃拉皇宫的上空盘旋，就是希望阿尔缇妮斯能够看到，从而传达了一个消息——鹰在，主人也在。

“看来，皇妃殿下已经有所行动了。”卡布斯显得有些激动。

奥利将羊皮纸收好，动作迅速地摊开一张埃勃拉城的地图，用手指点着其中一个地方，“皇妃说的卡拉神庙就是这个地方，这座神庙已经荒废了许久，因此不大有人光顾。”

卡布斯揉搓着下巴，“那就是北城了。”

“嗯，不过……”奥利拧紧了眉头，“要从北城出城却没那么简单。”

卡拉神庙位于埃勃拉最偏僻的北城，从环境来看，的确可以掩人耳目，但是埃勃拉可供进出的城门只有两个，一个在南，一个在西，离北城尚有一段距离。如果想要出城，要么走南门，要么就走西门，但是北城在通往这两座城门的道路上都有一座哨岗，想要混过去，根本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要选在北城呢?

相比奥利的忧虑，卡布斯却显得很轻松，他拍了一下奥利的肩膀，俏皮地眨眨眼，“你担心什么？你忘了，皇妃殿下最厉害的是什么？”

最厉害的……

奥利脑中一闪光，是啊，怎么忘记了呢?

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得倒她！

两人相视而笑，然后击掌。

于是，这一头也开始忙碌起来。

而在埃勃拉皇宫里，辛克斯也是紧锣密鼓地筹备着三日后的秘密行动。首先，他必须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怀疑，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净身为理由，不见任何人，而私底下则安排几个心腹打点好一切。

净身的时间为两日，第三日则是祭祀大典，在祭祀前他必须再见一次阿尔缇妮斯才行。但是如果是他亲自约见，可能很快就会招人怀疑，因为他和阿尔缇妮斯在公共场合根本没见过几次面，也就没什么特殊的理由去约见她。

而行动当日，他必须主持祭典，更加无法和她会面了。

于是，拉拉变成了最好的传声筒。

至于约见的理由嘛，是最好找的了，因为埃勃拉皇宫里的人都知道，现任的皇妃殿下差不多快要临盆了，让帕卡拉女神赐福一下，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并且埃勃拉皇帝也因为祭典而需要净身三日，此时见面是天时地利人和俱备，再合适不过了。

因此，拉拉顺利地见到了阿尔缇妮斯。

但对于两人来说，这次的会面和往常不同，两人之间若有似无地存在着某种隔阂。因为拉拉之前也来过几次，所以布玛不会猜到两人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加上拉拉的身份也很尊贵，想要私下和皇妃说几句话，实属平常之事。不过想要打发布玛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最多就是让她退到外殿的门口，已经是极限了。

布玛一退下，拉拉就单刀直入地说道：“一切都准备好了，到时你只要按照计划做就行了。”她的语气极为冷淡，感觉就是想早早地说完，早早地走。

阿尔缇妮斯坐在椅榻上，手中是消遣用的黏土版，上面写了什么，她看过就忘了，纯粹就是装装样子，“我知道了。”

阿尔缇妮斯显得很平静，仿佛她们之间所说的事情根本和自己无关。

拉拉见了，不由得问道：“你怎么能这么平静？”这可是会要人命的。

阿尔缇妮斯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可爱的女孩儿，“正因为如此，我更要保持平常心。”只有冷静下来她才不会犯错。

第47节：第二章 离别赠言(2)

拉拉眨巴着眼睛，对她的话也是似懂非懂，不过她没有忘记来这里的目的，“对了，这个计划还需要一件不可或缺的东西。”

“嗯？”

“你的头发！”拉拉指着她齐腰的长发。

“头发？”阿尔缇妮斯愣了一下，紫色的眸子有片刻的迷茫，但是转眼间又迸射出一抹光芒，“你们打算用替身？”

“哎，你怎么知道？”拉拉瞪大了眼睛，她都还没说详细的计划是什么呢！

“是谁？”阿尔缇妮斯放下黏土版，凝重地看着拉拉。头发对她来说并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反正会再长出来，最多有些舍不得，毕竟留了很多年了，现在她最关心的就是那个替身。

“哦，是阿鲁，你也见过的，上次那个哭得惨兮兮的小神官。”

阿尔缇妮斯记得那个小神官，虽然没看到过他的样貌，但是从拉拉口里得知他与自己十分相像，仅仅一面之缘，却让她莫名地有些在意。

为了能离开埃勃拉，她不得已走了一步险棋，眼下看来，这步棋是走对了，但是有些事情却是在她的意料之外。

“他愿意？”这便是她在意的地方，不知为何，她觉得是谁做替身都无所谓，唯独这个小神官就不行。这是一种她自己也不明白的情绪，感觉就像是要从身上剜一块肉下来。

假设他是被逼迫的，那么她便会在此时提出取消这个替身的方案。

虽然从安全的角度来看，使用替身是最完美的方案，但是一旦替身身份被识破了，便会遭致杀身之祸。

很奇怪的，她就是很在意这个小神官的安危。

拉拉以为她是在怀疑阿鲁的能力，出口反驳道：“你别小看阿鲁，别看上次他哭成那样，其实他很厉害的，用替身来引开注意力就是他想出来的。”拉拉显得骄傲极了，因为阿鲁是她捡回来的。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她觉得心开始有些慌乱了。

“如果你担心阿鲁是男人，没法假扮你的话，大可以放心，他可是全都设计好了，连父亲都说是个绝妙的计划。”

阿尔缇妮斯摇头，“不，我绝没有看轻他的意思，只是，他知道这很危险吗？”

“当然，阿鲁说了，这是为了国家。”拉拉可爱的笑脸也不自觉地凝重起来，“为了国家，为了皇帝陛下，一切都值得。”

拉拉说得那样铿锵，仿佛突然间什么都不害怕了。

“是吗？”阿尔缇妮斯苦笑，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她从没想过要去牺牲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只是眼前的拉拉，还有辛克斯，包括参与到这次行动的所有人，他们都有可能为此付出代价。

这个代价就是死亡。

“我很抱歉！”阿尔缇妮斯轻柔地握住拉拉的手，这是她此刻唯一能说的话。

拉拉有些不知所措，因为她在阿尔缇妮斯脸上看到了担忧和自责，那种表情中含着歉意，一丝一缕地射入她心里。

那是发自肺腑的，没有任何虚假。

真奇怪，自己明明应该讨厌阿尔缇妮斯的，毕竟她抢走了皇帝陛下的爱，也欺骗过自己，利用过自己，还差点儿让比萨亚送命，最重要的是，她肚子里的孩子还不是陛下的，可是现在对她却讨厌不起来。

“你很爱他吗？”拉拉轻轻地问，“那个赫梯皇帝。”

“嗯，很爱，很爱。”阿尔缇妮斯没有任何掩饰，美丽的脸上是无尽的思念，她同样说得很轻柔，可是听起来就像磐石那么坚定。

“他也一定很爱你吧。御驾亲征只为夺回你，必定也是很爱很爱你。”拉拉觉得好生羡慕，想起自己，表情立马显得失落极了。

阿尔缇妮斯无法安慰拉拉，因为她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个立场。

拉拉哀伤地叹了口气，稍微调整了一下心情，才说：“在我来之前，父亲还千叮咛万嘱咐地要我带给你一句话。”

“什么？”

“父亲说，皇妃殿下此刻所需要想的只是如何安全地离开这里，至于其他的都不需要担心。是生是死本来就不是人能决定的，假如死亡能带给埃勃拉繁荣与昌盛，那么死亡也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拉拉甜美的声音转述着辛克斯的话。

第48节：第二章 离别赠言(3)

一字一句都包含着对国家的忠诚。

听在耳边，仿佛是辛克斯在亲口叙述。

如海涛般广阔沉稳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

“假如死亡能带给埃勃拉繁荣与昌盛，那么死亡也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相反我会以此为荣。但请皇妃殿下不要忘记您的诺言——请带给埃勃拉和平。”

“我，辛克斯·摩纳，在此向您献上最真挚的感谢，并祝您一路平安。”

言辞中所代表的含义，阿尔缇妮斯十分感激。

她紧紧握住拉拉的手，语气充满了敬意，以及深深的感谢之情，“请转告辛克斯大人，阿尔缇妮斯绝不会忘记承诺，绝不会！”

她一定能回去！

转眼间，三日已过去，离开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一大早，埃勃拉所有的大小神官都整装出发，去往拉曼大神殿，到达后便开始念诵冗长的祷文，而后百官列位，按照官位大小，逐一敬献供品。袅袅的薰香从巨大的铜鼎中升起，九名头戴蛇形头盔的白衣神官代表了拉曼蛇神的九个头，他们排成一列，向拉曼蛇神的神像祷告。

这时候，在嘈杂的祷文声中，身穿红色长袍的辛克斯出现在神殿最高的祭台上，大声宣读着祭文。

宣读完之后，他用手里的神杖朝九名白衣神官依次轻点。等点完之后，大神殿内殿的纱幔被掀起，踱步而出的便是埃勃拉皇帝——鲁纳斯·尤拉三世。

同其他祭典不同，他所披着的是一件长及拖地的白色腰布，上身赤裸，露出坚实的胸膛，上面画满了红色的文身，其图案是拉曼神的九个蛇头。

他赤红色的长发披散着，妖冶的金眸闪着肃穆的光芒，更透着深沉的光泽，额际佩戴着黄金打造的蛇冠，他张开双臂，昂起尖尖的下巴，然后紧闭双目，开始接受神的赐予。

在场的百官立即全部跪在地上。

祭祀正式开始。

按照埃勃拉的习俗，祭祀大典需要持续到晚上，并有相当盛大的酒宴。

虽然是临时举行，准备上较为仓促，但仍是十分体面的。加上因为两场大战，埃勃拉元气大伤，士兵们都很看重这次祭祀，即便是在巡逻、守卫的时候也是包含着虔诚的心，不自主地放松了警戒。

刚刚入夜，拉拉就带着四个抬着箱子的侍女进入皇宫。

为了不让布玛起疑，拉拉还打开了箱子让她看，里面不过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黏土版。

“这是……”布玛看着满满一箱的黏土版，疑惑地问道。

“都是些杂书，给皇妃殿下解闷的。”她把演练了很久的说辞讲给布玛听，“前天见皇妃殿下一直在看书，我家里刚好有许多书，就带点儿过来，没问题吧？”

“没有，没有，我这就去通报。”布玛不疑有他，直接进入寝殿禀告。

很快，拉拉就顺利地进入了寝殿。

阿尔缇妮斯和拉拉用眼神短暂地交流了一下，拉拉立刻打开箱子，翻出一块黏土版，像献宝一样唧唧喳喳起来，“皇妃殿下，这本书一定不要错过，这可是埃勃拉现在很盛行的故事，我跟你说……”

阿尔缇妮斯看似很好奇，请拉拉坐下来后，两人热切地讨论起来。

布玛见两人无视自己，也犯不着凑热闹，便走到外殿守候着。

待她一走，拉拉和阿尔缇妮斯便开始了行动。

“很有意思的书。”阿尔缇妮斯嘴上说着，一边脱下身上的衣物，换上早已准备好的轻便衣衫。

“是吧，是吧！”拉拉大声回应，然后让侍女将箱子打开。

原来箱子是特制的，有一层隔板，隔板上放了很多的黏土版，看上去整个箱子像是装满了黏土版，而实际上隔板下面是空的，阿尔玛就躲在下面。

像是演练过无数次，即使他们没有对话，也是默契十足。

阿尔缇妮斯看着阿尔玛从箱子里爬出来，他似乎有意不让她看见自己的容貌，还戴着头套，只露出两只紫色的眼睛。

两人的视线交会，阿尔玛见到睽违已久的母后，不由自主地鼻头冒酸水。

又想哭了！他隐忍着眼泪，这个时候可不能哭。

第49节：第二章 离别赠言(4)

他别过脸，调整了心情后，才又回过头来。

阿尔缇妮斯觉得每次见到他，都有种很亲切的感觉，她用眼神说着：我能看看你吗?

“哎？”阿尔玛显得不知所措。

他就是不想让她看到自己的脸，才戴头套的。

阿尔缇妮斯用眼神恳求道：我只想看你一眼。

没有任何理由，她只想看看他，心中有股力量驱使着她，或许因为他是她的替身，心中总觉得有些愧疚吧，毕竟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

拉拉看着两人，又不好出声制止，嘴巴里还在说着关于小说的事情，只能用眼睛瞟来瞟去，看上去活像是眼睛抽筋了。

阿尔缇妮斯一再地恳求，她的眼神让阿尔玛招架不住。

他回头看向拉拉。

拉拉点点头。

他一把扯下头套。

刹那间，阿尔缇妮斯惊呆了。

这发型，这五官，还有瞅着她的眼神，实在像极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儿子。她情不自禁地激动地叫了出来：“阿尔玛！”

拉拉赶忙把食指封在唇上，然后急忙补救，胡乱说道：“是啊，这个主人公就叫阿尔玛。”心底却在想：阿尔玛是谁啊?

阿尔缇妮斯自然明白这时候任何一个错误都是致命的，可是她按捺不住心里的激动，这个小神官实在太像阿尔玛了。

虽然明明知道他不可能是阿尔玛，因为阿尔玛才三岁半，不，都快一年了，他已经四岁了，应该又长大不少了吧。

心中对儿子的思念，让她落泪。

至于阿尔玛，当听到阿尔缇妮斯喊他名字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哭了。他拼命眨动着眼睛，想把眼泪逼回去，可眼泪还是汩汩滑落。

就如同之前那次一样，阿尔缇妮斯像一个母亲般地轻拍着他的背。她轻柔地抚上他的脸颊，明知道对一个成年男子这么做实在很不合适，可是她却觉得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阿尔玛触及她掌心的温暖，下意识地用脸颊磨蹭着，就像一只小猫咪，脸上充满了怀念和幸福。

看到此景，拉拉差点儿尖叫，在她眼里，这种行为简直像是情人在耳鬓厮磨，但又没有那种气氛，总之就是奇怪，奇怪，很奇怪。

她瞪着两人，忙将他们拉开，用眼神怒喝：干什么啊？快点儿！

阿尔缇妮斯觉得十分不舍，而阿尔玛也是意犹未尽，下意识地瞪了拉拉一眼。

拉拉被他瞪得莫名其妙，暗想，他似乎每次见到阿尔缇妮斯时就会变得很奇怪，像个小孩子一样。但这个时候她可没空去深究，她看向阿尔缇妮斯，指指她的头发。

阿尔缇妮斯会意地点头，把齐腰的银发捋到前面，将头发束成一股，握在手中，另一只手则持着一把匕首，快速地一割，整段头发就像一匹丝绸般落在她的手里。

此时，阿尔玛哭得更凶了。

拉拉赶忙捂住他的嘴，凶狠地看着他：哭个屁啊！

阿尔玛很珍惜地捧着阿尔缇妮斯递过来的头发，眼泪吧嗒吧嗒地掉在头发上。

好心疼……

见他没有一点儿动静，拉拉没好气地将头发抢过来，将它扎成假发，再很迅速地为阿尔玛装扮起来。

装扮完毕的阿尔玛像极了阿尔缇妮斯，这让当事人也觉得不可思议，明明没有血缘关系的，可是却如此相似。

拉拉很满意这个效果，招来侍女替阿尔玛换上衣服，再戴上女用的首饰。

顿时，另一个阿尔缇妮斯就出现了。

阿尔玛第一次穿女装，觉得很不适应，还没来得及调整心态，就看到拉拉往他的裙子里塞东西。

肚子，肚子！拉拉的眼神就是这么说的。

阿尔玛只得让她尽情地塞。

他回头看阿尔缇妮斯，发现即使没了长发，发梢只到耳际，他的母后还是那么美，利落的短发将她的五官衬托得更为立体，少了一点儿柔美，可是却多了一分飒爽。

她似乎很舍不得他，一直看着他。

他又何尝不是呢?

一瞬间，他内心有股冲动：想抱抱母后。因为他从来都没抱过。

拉拉催促着阿尔缇妮斯快躲进箱子里。明知道时间不等人，但是阿尔缇妮斯就是下不了决心，那个小神官牵动着她的情绪。

第50节：第二章 离别赠言(5)

拉拉只好将她推过去。

她背对着阿尔玛，那身影让他好怀念。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冲上去了，从背后紧紧地将她拥住。

阿尔缇妮斯吓了一跳，但没有任何反感，所以没有推拒。

拉拉这时都快要气疯了，一脚将阿尔玛踹开，然后与侍女合力将阿尔缇妮斯推进箱子。当然，考虑到她是孕妇，她们的手脚还是很轻柔的。

阿尔缇妮斯还想再说些什么，已经来不及了，隔板直接阻挡了她的视线。

拉拉将箱子关上，狠狠地瞪了一眼不知道为什么傻笑的阿尔玛。

阿尔玛察觉到了，憨憨地从地上站起来，摸着脑袋还在傻笑。

拉拉比了比手指，意思是要他拿着黏土版，躺到床上去。

阿尔玛重重地点头，依言照办。

等他躺好了，拉拉松了口气，喊道："皇妃殿下，这么晚了，我也该走了，晚安。"说完就让侍女抬着箱子走出殿外。

布玛立马迎了上来，"拉拉小姐，要走了吗？"她又看了一眼箱子，"不是说这是给皇妃殿下的吗？"

拉拉装出很失败的样子说："是啊，哪知道皇妃就对一两块黏土版感兴趣，早知道就不带那么多了。"说着让侍女打开箱子，里面的黏土版在布玛看起来还是满满的，拉拉故意问道，"你要不要看？如果有喜欢的，选一些去吧。"

"不了，这可不是我能享受的。"她只是一个侍女而已。

"那好吧。"拉拉让侍女关上箱子，"那我走了，哦，对了，皇妃殿下看书看得正兴起呢，你小心别吵了她。"

布玛听闻，走到隔离着内殿和外殿的纱幔处瞧了瞧，从她的角度看过去，阿尔玛侧卧着，背对着她，银色的发丝像瀑布一样披散开

来，闪着绸缎般的光泽，脸微微侧过去，正聚精会神地看着黏土版，嘴角似乎还挂着笑容，一只手则抚弄着隆起的肚子，看得有滋有味。

做侍女多年了，知道这时候是不能打搅主人的。

她向拉拉感谢地垂首。

拉拉摆了摆手，吩咐侍女抬起箱子，便离开了。

布玛则尽职地待在外殿，继续守候。

内殿的阿尔玛知道计划已经成功了，松了一口气，躺在床上，舒展了一下筋骨，然后又像是想到了什么，继续傻笑。

母后……原来是这么娇小的。

他傻笑着转过身，鼻尖嗅到了枕头上残留的香气。

他一把把枕头抱在怀里。

是母后的味道……

好香啊……

好舒服……

离开寝殿的拉拉，马不停蹄地和侍女一起将箱子抬上早已准备好的马车里。车夫是她家里的，所以不需要搪塞什么理由，只说箱子里是祭祀要用的东西，要带到神殿去给辛克斯，就没什么问题了。

同样的理由，用来对付宫门的守卫也是同样的好用。

趁着月夜，马车一路驶向神殿，等到了拉曼神殿的后门，拉拉打发了车夫，和侍女将箱子搬进神殿一隅。

她打开箱子，把隔板拿走。因为颠簸，阿尔缇妮斯有些难受，但可以忍住。

“好了，到了这里，我就不能送你了，不过你放心，这些人都是父亲的心腹，绝对可靠，她们会送你去卡拉神庙的。”

阿尔缇妮斯点点头，千言万语只有一句：“谢谢你，拉拉小姐。”

拉拉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不要谢了，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为了……”

“我明白。”

“好了，你快走吧。”拉拉扶着她从箱子里出来，再将她扶上守候在一旁的另一辆马车。

正打算离开时，阿尔缇妮斯一把拉住她。

“嗯？”

“拉拉小姐，我有一样东西要交给你。”阿尔缇妮斯从怀里掏出一块黏土版，上面封烤过，所以看不出里面的内容。

“这是？”拉拉疑惑地问。

“请您务必收好。倘若之后因为我而招致杀身之祸，它可以救你们。”阿尔缇妮斯将黏土版放在拉拉的手心里。

拉拉紧紧握住，虽然不太明白，但有总胜于无吧。

“如果不是在这种环境下相遇，或许我可以和拉拉小姐成为朋友也说不定。”

或许是离别的时候总有些伤感，消弭了拉拉心头的疙瘩，她嘴角扬起笑容，“嗯！”

“再见！”

“再见。”

道别后，拉拉静静地目送着马车离去，等马车走远了，她才吩咐侍女将刚才的箱子重新装满祭祀物品，冷静地走进神殿。